

# Ekayana

创刊号

01

2014

一乘



一乘显密佛教中心

Ekayana Sutra and Tantra Buddhist Centre

105 Sims Ave #09-04 Chancerlodge Complex Singapore 387429

Tel: (65)67443171 Email: [info@estbc.org](mailto:info@estbc.org) Website: [www.estbc.org](http://www.estbc.org)

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  
是诸世尊等，皆说一乘法。化无量众生，令入于佛道。

——《妙法莲华经·方便品》

显密本圆融，愚执自他宗。圣法原一味，无偏应普弘。

——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





佛陀教言

佛说七俱胝佛母心大准提陀罗尼经【中日文对照】 .....

04

感应感悟

准提菩萨念诵灵验记 .....

12

先贤足迹

溥益大师年谱 .....

18

经论闻思

随念三宝经释——无尽吉祥妙音【中、藏文】 .....

32

实修引导

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意义【中、英文】 .....

72

末法凡夫，积福为重 .....

92

佛化生活

准提密咒与幸福人生——《了凡四训》的启示 .....

94

提升创造力的秘诀 .....

96

《在家居士修行之道》连载【一】 .....

98

圆护诸宗

略说佛教各派互不相违 .....

102

《密宗断惑论》连载【一】 .....

106

佛法宗派大概 .....

110

一乘快讯

一乘显密佛教中心（新加坡）成立 .....

113

仲田顺和大僧正猊下新加坡传法行报道 .....

114

# 佛说七俱胝佛母心 大准提陀罗尼经

大唐天竺三藏地婆诃罗 译



日本真言宗醍醐寺观音堂秘佛准胝观音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その時、佛、舍衛国の祇樹給孤独園に在り。

是时世尊思惟观察。愍未来诸众生故。

この時、世尊は思惟し、未来のもろもろの衆生を觀察して愍むが故に、

说是七俱胝佛母心准提陀罗尼法。

この七俱胝佛母心准提陀羅尼法を説く。

即说咒曰。

即ち呪を説いて曰く、

南谟飒哆南一三藐三勃陀俱胝南二怛姪他三

ノウマク　サッタナン　サンミヤク　サンボダ　クチナン　タニヤタ

唵折戾四主戾五准締六娑婆河七

オン　シャレイ　ソレイ　ソンデイ　ソワカ

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

「若し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ありて、

受持读诵此陀罗尼满八十万遍。无量劫来所造五无间等。

この陀羅尼を受持し誦誦して、満つること八十万遍なれば、無量劫より來た造る所の五無間等、

一切诸罪皆悉消灭。所在生处皆得值遇诸佛菩萨。所有资具随意充足。

一切のもろもろの罪は、みな悉く消滅して、あらゆる生処にみな諸佛・菩薩に値遇することを得て、あ

らゆる資具は意に随いて充足し、

生生常得出家。具持菩萨律仪净戒。恒生人天不堕恶趣。常为诸天之所守护。

生生に常に出家を得て、具さに菩薩の律儀、淨戒を持して、恒に人、天に生まれて惡趣に墮ちず、常に

諸天の守護する所と為らん。

若有在家善男女等诵持之者。其家无有灾横病苦之所恼害。

若し在家の善男女等、これを誦持することあらば、その家に災横、病苦の悩害する所あることなく、

诸有所作无不谐偶。所说言语人皆信受。

あらゆる所作は諧偶せざることなく、説く所の言語は人みな信受せん。

若有诵此陀罗尼咒满十万遍。

若しこの陀羅尼呪を誦して、満つること十万遍あれば、

梦中得见诸佛菩萨声闻缘觉。

夢中に諸佛、菩薩、声聞、縁覺を見ることを得て、

自见口中吐出黑物。

自ずから口中より黒物を吐出するを見ん。

若有重罪诵满二十万遍。

若し重罪あるも、誦して満つること二十万遍なれば、

梦中亦见诸佛菩萨。亦复自见吐出黑物。

夢中にまた諸佛、菩薩を見て、また自ずから黒物を吐出するを見ん。

若有五逆罪。不得如是善梦之者。

若し五逆罪にしてかくの如きの善夢を得ざるの者あらば、

宜应更诵满七十万遍。是时还得如前之相。

よろしくまさに、更に誦して満つること七十万遍すべし。この時、また前の如きの相、

乃至梦见吐出白色如酪饭等。当知此人即是罪灭。清净之相。

ないし夢に白色なること、酪飯等の如きを吐出するを見ることを得て、

まさにこの人は、即ちこれ罪の滅して清淨の相なるを知るべし。

复次我今说此大陀罗尼所作之事。

また次に、われ今この大陀羅尼の所作の事を説かん。

若于佛像前。或于塔前若清净处。

若しは佛像前に於いて、或いは塔前に於いて、若いは清淨処にて、

以瞿摩夷塗地。而作方坛随其大小。

瞿摩夷を以て地に塗り、而して方壇を作りてその大小に随い、

复以花香幡盖饮食灯烛。随力所办而供养之。

また華香、幡蓋、飲食、燈燭を以て、力の弁ずる所に随いてこれを供養し、





**复咒香水散于四方上下以为结界。**

また香水に呪して四方上下に散じ、以て结界と為し、

**于坛四角及坛中央。皆各置一香水之瓶。**

壇の四角及び壇の中央に於いて、みなおのおの一香水の瓶を置き、

**持咒之者于其坛中。面向东方胡跪。诵咒一千八遍。**

持咒者はその壇の中に於いて、面を東方に向けて胡跪し、呪を誦すること一千八遍なれば、

**其香水瓶即便自转。叉手捧杂花。咒千八遍。**

その香水の瓶は即便ち自ずから転ぜん。叉手して雑花を捧げ、呪すること千八遍して、

**散一镜面。又于镜前正观。诵咒亦千八遍。得见佛菩萨像。**

一の鏡面に散じ、また、鏡の前に於いて正観し、呪を誦することまた千八遍すれば、佛、菩薩の像を見

ることを得ん。

**应咒花百八遍。而散供养。随请问法无不决了。**

まさに花に呪すること百八遍し、而して散じて供養すべし。請いに随いて法を問うに決了せざることな

けん。

**若有鬼病以咒茅草而拂病人即得除愈。**

若し鬼病ありて以て茅草に呪して病人を払わば、即ち除愈を得ん。

**若有幼小为鬼所著。以五色缕应令童女搓以为线。一咒一结满二十一。**

若し幼少ありて鬼の著する所と為らば、五色の縷を以てまさに童女をして搓りて以て線と為さしめ、一

たび呪して一たび結び、満つること二十一して用て、

**用系其颈。以芥子咒满七遍。散其面即便除差。**

その頸に繫け、芥子を以て呪して満つること七遍し、その面に散ずれば、即便ち除差せん。

**复次有法。于病者前墨画其形。咒杨枝打之。亦便除差。**

また次に法あり。病者の前に於いて墨もてその形を画き、楊枝に呪してこれを打たば、また便ち除差せん。

**复次有法。若有病人为鬼所著身在远处。**

また次に法あり。若し病人ありて鬼の著する所となり、身は遠処に在るときは、

**应咒杨枝具满七遍。寄人持打即亦除差。**

まさに楊枝に呪して具さに満つること七遍し、人に寄せ持たせて打たしめば、即ちまた除差せん。

**复次有法。若在路行诵此咒。无有贼盗恶兽等畏。**

また次に法あり。若し路に在りて行くに、この呪を誦さば、

盗賊、惡獸等の畏れあることなけん。

**复次有法。常持此咒。设有诤讼无不获胜。**

また次に法あり。常にこの呪を持たば、設い諍訟あるも勝を獲ざることなけん。

**若欲往渡江河大海。诵咒而渡无有水中恶兽等难。**

若し往きて江河、大海を渡らんと欲るに、呪を誦して渡らば、水中の惡獸等の難あることなけん。

**复次有法。若被系闭枷锁禁其身。诵此咒者即得解脱。**

また次に法あり。若しその身を繫閉され、枷鎖し禁わるるとも、この呪を誦する者は即ち解脱を得ん。

**复次有法若诸国土水旱不调。疫毒流行。**

また次に法あり。若しもろもろの国土の水旱調わず、疫毒の流行するとき、

**应以酥和胡麻粳米。用手三指取其一撮。咒之一遍置火中烧。**

まさに酥を以て胡麻、粳米と和し、手の三指を用てその一撮を取り、これに呪すること一遍して火中に

置きて焼き、

**或经七日七夜。六时如是相续不绝。一切灾疫悉皆消灭。**

或いは七日七夜を経て、六時にかくの如く相続して絶えざれば、一切の災疫は悉くみな消滅せん。

**复次有法。于河渚间砂潭之上。以印。印砂为塔形像。**

また次に法あり。河渚の間の砂潭の上に於いて、印を以て砂に印し、塔の形像と為して、

**诵咒一遍印成一塔。满六十万遍。**

呪を誦すること一遍し、印して一塔と成し、満つること六十万遍なれば、

**或见观世音菩萨。或见多罗菩萨。或见金刚主菩萨。随心所求皆得满足。**

或いは觀世音菩薩を見、或いは多羅菩薩を見、或いは金剛主菩薩を見て、心の求むる所に随いてみな満

足を得て、

**或见授与仙药。或见与受菩提之记。**

或いは仙藥を授与され、或いは菩提の記を与受されん。





复次有法。右绕菩提树像。诵咒满千万遍。

また次に法あり。菩提樹の像を右遶し、呪を誦して満つること千万遍なれば、

即见菩萨为其说法。欲随菩萨即得随从。

菩薩のそれが為に説法することを見て、菩薩に随わんと欲すれば、即ち随従することを得ん。

复次有法。若乞食时常持此咒。

また次に法あり。若し乞食する時に常にこの呪を持たば、

不为恶人恶狗等类之所恼害。

悪人、悪狗等の類の悩害する所と為らざらん。

若于塔前或佛像前或舍利塔前。诵持此咒三十万遍。

若し塔前或いは佛像前、或いは舍利塔前に於いて、この呪を誦持すること三十万遍し、

复于白月十五日设大供养。一日一夜不食正念诵咒。

また白月十五日に大供養を設け、一日一夜、食せずして正念し誦呪すれば、

乃至得见金刚手菩萨。而彼菩萨即将是人往于自宫。

ないし金剛手菩薩を見ることを得て、而もかの菩薩は即ちこの人を將いて、自らの宮に往かん。

复次有法。若于转法轮塔前或佛生处塔前。

また次に法あり。若し転法輪塔前或いは佛生処塔前、

或从忉利天下宝阶塔前或舍利塔前。于如是等诸塔之前诵咒右绕。

或いは從忉利天下宝階塔前或いは舍利塔前に於いて、かくの如き等のもろもろの塔の前に於いて、呪を

誦して右遶すれば、

即见阿鉢罗是多菩萨及诃利底菩萨。随其所愿皆悉满足。

即ち阿鉢羅是多菩薩及び訶利底菩薩を見て、その願う所に随いてみな悉く満足せん。

若须仙药即便授之。复为说法示菩萨道。

若し仙薬を求むれば、即便ちこれを授け、また為に説法して菩薩道を示さん。

若有诵此陀罗尼者。乃至未坐道场。一切菩萨常为善友。

若しこの陀羅尼を誦する者あらば、ないし未坐道場、一切の菩薩は常に善友と為らん。

又此准提大陀罗尼大明咒法。过去一切诸佛已说。

又、この准提大陀羅尼大明呪法は、過去の一切の諸佛がすでに説き、

未来一切诸佛当说。现在一切诸佛今说。

未来の一切の諸佛がまさに説くべく、現在の一切の諸佛が今説き、

我今亦如是说。为利益一切众生故。

われ今またかくの如く説くは、一切の衆生を利益するが故にして、

令得无上菩提故。

無上菩提を得せしめんが為の故なり。

若有薄福众生。无少善根者。无有根器之者。

若し薄福の衆生、少しも善根なき者、根器あることなきの者、

无有菩提分法者。若得闻此陀罗尼法。

菩提分法あることなき者ありて、若しこの陀羅尼法を聞くことを得ば、

速疾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人能常自忆念。

速疾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を証得せん。若し人ありて能く常に自ら憶念し、

诵持此咒。无量善根皆得成就。

この呪を誦持して無量善根なれば、みな成就することを得ん。」

佛说此大准提陀罗尼法时。无量众生远尘离垢。

佛、この大准提陀羅尼法を説く時、無量の衆生は遠塵離垢し、

得大准提陀罗尼大明咒功德。

大准提陀羅尼大明呪の功德を得て、

得见十方诸佛菩萨诸圣众等作礼而去。

十方の諸佛、菩薩と諸聖衆等を見ることを得て、礼を作して去れり。

大明咒藏六万偈中出此七俱胝佛母心大准提陀罗尼经一卷垂拱二年于西魏国寺译

注：本经版本由日本真言宗醍醐派管长仲田顺和大僧正猊下提供，中文依《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20 册

No. 1077校勘，日文依“七观音”经典集（现代语译）校勘。





# 准提菩萨念诵灵验记

日本真言宗如实上人宽延二年(1749) 著

## 缘起

此篇灵验记最早笔者曾在一篇《观音感应初探》（宋道发著）文章见到此书名。文中提到古代文献有记载《准提菩萨念诵灵验记》，当时所知只存书目，而详细内容已经散佚了。



这实在是很有可惜的，对于那个时代修学准提法的了解及对准提菩萨救度众生的事迹，我们又少了一些明证。这些案例更可以作为经文真实不虚的佐证，让大家对佛的圣言量及自己所学准提法门更有信心，这岂非功德一件？

可惜的是古籍散佚众生无福得见，所以笔者尽力搜集当代及散见于古代文献的准提法持验，以为准提法的殊胜性的实例见证，启发众生信心。

在搜寻不着此文后，心中暗自向准提菩萨祈求，希望有天能让我得到此文，广为流布利益众生。因此末学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三十日，在网站上公开向本尊祈求此事成就。

之后有因缘欲出版准提法集，辗转结识了澳门的文殊摩诃居士，他大约在今年七月，来电邮说透过管道已经找到《准提菩萨念诵灵验记》，并提供给我。由于原文是日本语古文，后来因为预定的翻译人员有变卦，文殊摩诃居士又出资请专业翻译公司进行翻译工作，于是在今年九月，已经将灵验记翻译完成。

目前已经与准提法集一起付梓，并公开于准提网站，这是准提法更加兴盛的征象，更多以前没有的文献，经过本尊护法加持、有心人的努力，逐渐地呈现于世人眼前。可谓本尊欢喜之加持。

此文能重见天日，完全是由于文殊摩诃居士热心帮忙赞助，末学不敢掠美，故以此志之，以感念佛菩萨、护法及文殊摩诃居士的功德。

愿见闻者能生起对准提菩萨的大信心，见贤思齐精进修持，改变困境，实现生命的价值。

公元二零零六年九月六日普光谨志

松本驼堂是势州松阪人，平时钻研医术，信奉准提菩萨已经多年。驼堂经常想，我们日本不出产人参，虽然富人可以从外国买到人参，但是价钱十分昂贵，穷人根本负担不起，穷人每天为了衣食住行辛苦劳作，深受风寒湿暑之苦，但家里多贫困，没有能力从外国购买人参治病，为了应付官府的赋税，横死者不计其数。驼堂深感于此，向准提菩萨祈求，想要得到真的人参。

享保年间，得托梦指点，在熊野山中得到了人参，并敬献给了京都的朝廷，之后又奉命前去采集，再次进献给朝廷。官府对其大加封赏，可谓风光无限。借此机缘，驼堂开始将人参种子在全国推广，并分种植、用法和个人感想写了三本著作，与得到人参的过程的记述一起收藏，有需用者即可以很方便地查阅。

从此人们再也不必到外国去购买人参，也不再把人参当成无比珍贵的药品，用其治病救人十治九愈，而且出产人参的山里的人也得到了很好的产业发展，人参取之不尽。本国的人参日渐繁茂。驼堂的志向可谓广大，这正是所谓的上医医国。

另外，享保十二年，驼堂因事渡海，在一个叫玄海滩的地方骤遇大风，船要驶入呼子港避风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船员急忙把船上的十三个锚全部抛下，但因风势过猛，其中的十二根锚链都断掉了。从船长到乘客，大家都惊慌失措。

夜深人静的时候，更有人灭绝人伦地争抢救生艇。因驼堂而信奉准提菩萨的人则将准提镜悬挂于颈上，不停诵咒咏唱心无杂念。不久其它船只听到了诵咒的声音，赶来营救，人们刚刚换乘到其它船上去，原来的船就沉没了。这次死里逃生，大家纷纷相互祝贺着离船登陆，赶来营救的船不知何时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长崎广德院有位名为越岸和尚的高僧，此高僧是本丰前国人，依止圣寿山千呆和尚剃度出家，一直有腹痛的宿疾。求医、服药、针灸全都尝试过了，但都没有效果，因此发心信奉准提菩萨，每天诵神咒千遍，无一日中辍。

尝延宝二年，三十岁的越岸和尚住在圣寿山广福庵，某日突然腹痛不止。晚上，越岸默默地坐在准提菩萨的雕像前面，自忖多年来持续诵咒从未有间断过，但却从来不见灵验，不禁窃感疑惑，想着想着就这么睡着了，梦中忽见一神人翩然而至，神人说：“我可以治好你的病”，遂取出六寸余长的金针，刺入越岸肚脐上方的三处穴道。越岸醒来时仍感觉隐隐作痛，从此开始周身恶疾顿出，全身都轻松起来了。人们听说这件事情后，很多人都开始信奉准提菩萨，百余人结成准提社集体参拜。

这是宽文十年八月二十二日的事情，和尚有次渡海去九岛院，信奉菩萨的禅客云集于此，大家昼夜匪懈地讲经说法。一段时间以后，和尚想要回去，院主坚持挽留，但是和尚没有接受，而是住到了某个医生的家里去了。结果那天拂晓，突然山崩、海啸，巨浪滔天，寺院全部被毁，院主龙溪和尚也淹死了。房屋全部坍塌，死者数以千万。人们都说这是观音大士庇护着越岸和尚，才能让他幸免于海神的愤怒。

元禄十四年，和尚移锡黄檗瑞光院，供奉由隐光禅师护持的准提铜像，铜像高七寸余（两侧则安奉韦陀天尊与坚牢地神两尊像），深感端严殊妙，每日念佛供奉，菩提子的念珠竟变得好像木患子一样了。和尚长期坚修，道德高尚，远近道俗受其慈爱恩惠者甚多。







🌸江州八幡扇子商人传兵卫的母亲兰氏,年轻的时候没有儿子,看经文上说,信奉菩萨则求男得男、求女得女,遂开始向准提菩萨祈祷,发誓要在三年内诵咒百万遍,每天都非常诚心地供奉菩萨。某天夜里,恍惚之间看到准提菩萨示现,醒来时已经怀有身孕了。后来生了一个男孩,就是现在的传兵卫。

🌸天文元年夏天,有位京都某诸侯的仆人已经身故,他有个五岁的男孩是家中唯一的香火。但这男孩生来体弱多病,连在屋子里走路都走不了,而且晚上经常惊呼而醒来,好像是被噩梦吓醒的,但原因却无从知晓。

母亲、姐姐经常为此担心,便去占卜八卦问吉凶,她们找到了一位占卜高人,但非但没有任何作用,反而更加严重了,孩子开始彻夜地啼哭不止了。无奈之下她们找到一位天台宗的僧人,僧人教了他们一段准提观音的咒语,家人遂专心一意地诵念真言,从那天起,连夜来的哭声就再也没有了。

家人不住地向周遭的人讲述这段事情。四、五十天之后,孩子的衣食住行都可以行动自如了,再过了一段时间,孩子的身体也变得结实起来了。

🌸在京都二条附近有个姓上田的武士,原本是东武(江户的别名)出身的下级武士,他因为父亲犯了小错误而被贬为浪人,此后一直衣食不继,但他却一直都有韩信一样忍辱负重的英雄气概,对各种各样的磨难都等闲视之。

上田一直期待着能有一天重新取回俸禄为官场所用,重新回归正途为国尽忠,但是他愈是这么想就愈反而遇不到合适的机会,上田感到自己一直因父亲的过失而受到惩罚非常地伤心。

这时候,有位医生对他说:“要想立身处世,就应该信奉准提菩萨。”并教给他神咒,还给了他一卷《普门品》经文,上田每天诵经持咒极为真诚。过了一段时间,便有三位大名向其发出了邀请,要赐予他俸禄邀他加入。其中两位大名要他担任按月领俸禄的武士,但他都不愿意赴任。最后一位大名甚至应允赐给他封地,双方遂由此确立了君臣关系,上田随大名上京就任官职不到一年的时间,大名就兑现了当初答应给上田的封地。

上田是个很长寿的人,直到寿终正寝都是笃信着准提菩萨,其子孙也都一直受其恩惠。因为这些灵验事多数都是当世的事情,人名的流传往往比事迹流传得要慢,所以这里只能用上田氏某某来作为他的代称了。

🌸京都夷川附近有户很穷的人家,想要让自家的女儿学习歌舞伎,女儿说她想做些对别人有帮助而不是只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现在因为找不到这样的工作而十分烦恼。

于是女儿违背父母的意愿而发大愿,要连续三十七天跳足去黄檗瑞光院参拜准提菩萨,祈求能实现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她已经去拜谒了三天,第四天的时候,脚磨破了疼痛难忍,无法去参拜,遂请人代为参拜,自己则在住处诵念真言。

那天西边某国的诸侯突然来邀请她一起进膳,她说出了自己的宏愿,第三十七天的时候,她果真去了诸侯的国家。

🌸本件也是元文元年的事情。有个女人嫁到了京鸭河以东作人家的妾侍,一直很受婆家的照顾。后来有人怀疑她不守贞节,这让她丈夫非常生气,那情形简直就像是要杀掉她一样。

这让她非常痛苦,幸得一高人传她准提菩萨的真言,每天不分昼夜、平心静气地诵念。某天夜里五更,一位仙人飘然莅临,告诉她说:“我深知你的痛苦,从今天开始我会让你们归于和睦,冰释你丈夫心中的愤怒。如果你能每天都不懈怠,勤奋诵念真言,这将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女人感觉好像在做梦,但却有清晰的印象。

当时是三月十五日,又过了十七天,女人一直觉得受到上天这样的眷顾很不可思议。很快地,当天又是准提菩萨独部别行法的斋日了,女人清净地呈献了供品,面对准提镜,诚心祈祷菩萨能大发慈悲,消除不祥,愿神佛能听取自己的心声。

三个月后,月末某天的五更,神人托梦来讲:“你祈祷的事情,今天中午我就会帮你成就。”女人非常开心,赶紧穿上新衣服,对着镜坛咏唱真言,感谢菩萨。中午时分,丈夫果然不再生气和她和好如初,就连她身上病也全都好了。有经云:“准提菩萨令二圣者常随其人,所有善恶心之所念,皆于耳边一一具报。”这件事情恰好与这句经文相合。

🌸在京都柳马场四条,某人刚刚辞掉了商人家的工作。此人面色一直欠佳,元文五年夏,眉毛也都脱落了,他到处求医问药,去了不少地方诊治,一点都无效,大家都说这是恶疾,问医生该怎么办,医生说:“此病不是药力所能治愈的,你最好去佛堂参拜祈福吧!”随后医生陪着病人去到一位僧人处,僧人把准提菩萨的神咒传授给他。

病人从此开始废寝忘食地诵念,刚刚过了二十天,毛发就都重新长出来了,脸色也恢复了往日的荣光。医生也说:“身体深处的病灶药力不能及,倒不如干脆不要吃药。”病人来到传授他真言的恩人的房间里诚恳地道谢。经云:“加摩罗病尚得除差,何况余病,若不消差,无有是处。”

人们对此都深信不疑。冥冥中感应的迟速是由人们信念的缓急而定的,就好像钟声的大小是由敲钟的力量的大小决定的一样,不撞钟的话,一千年钟也不会响。虽说世间灵验的事情很多,但这桩灵验事还是值得大家传颂的。





🌸 在京都伊豆，有几个小人物因细故而获罪入狱，其中有个叫半兵卫的人平时即笃信准提菩萨，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拜菩萨百次，而且立下志愿，要造立菩萨尊像，谨记在心无时或忘。

有天晚上，梦中忽现一老翁，说：“我只救你一人。”然后半兵卫就惊醒了。第二天对簿公堂，果然只有他一个人被释放出狱了。

经云：“被囚禁系闭者，诵此陀罗尼，速得解脱。”谁说没有这样的事情呢？

🌸 因州鸟取，有个叫小泉仁兵卫的下人，宽保二年，其女脸上生疮，多处求医罔效。其女儿经仁兵卫感化开始笃信准提菩萨，每天诵咒无日间断。仁兵卫劝女儿：“你在七天内诵咒十万遍，疮自然就会痊愈。”女儿听从了他的劝告，学会了真言，一心不乱地诵持，父亲也一起精进诵念，脸上的疮果然在七天之内痊愈了。

🌸 这件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在势州久居的家臣中有个叫押川权八郎的人，平时笃信准胝菩萨。其妹罹患肝病，四处求医都无法治愈，妹妹听从权八郎的建议，在七日内诵神咒十万遍，权八郎自己也每日勤奋诵念。

某天梦中忽现一僧人，僧人说：“跟我来”，又问：“你的病怎么样了？”妹妹向僧人低声祈求其结束自己的痛苦。僧人说：“伸出手来。”妹妹把右手伸出来，僧人让她把两只手都伸出来，然后说：“我在你双手上用梵语写下陀罗尼，你快些把它吞下去。”刚刚吞下，梦就醒了，顿时感觉全身舒爽，病痛马上就痊愈了。

🌸 京东山的大佛附近有座寺庙，有位天台宗的沙门笃信准胝菩萨，每天诵念神咒三千遍。

宽保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早上五时，和尚乘船经过江州大沟河，另外还有两艘船和他乘坐的船一同起航，就在和尚的船后面一点，刚刚航行了五、六里，忽然一阵大风吹袭，船帆都被折断了。

这位僧人本来就在念诵观音大士的真言，看到事情紧急，赶紧咏唱准提陀罗尼，风势顿时锐减，不久就到达了阪本若宫的岸边。

上岸后才发现，另外的两艘船一艘破损沉没，连船长都死了；另一艘早已被大风吹得不见了踪影；只有这个僧人乘坐的船平安无事。

经云：“诵此咒人，水不能溺。”正与此相合。

🌸 在一处叫江州北町屋的地方，某人的妻子年方二十，此女子家里有个代代相传的致死的遗传病，至今已经有六人死于此病了。未久，此女子也发病了，赶忙返回娘家服药，向神佛祈祷，但都成效不彰。幸得一位名为古溪禅师的高僧传她准提陀罗尼，要她在百日内诵念五十万遍，发勇猛的虔信之心。之后竟然真的渐渐恢复了体力，并回到了夫家，还喜得一子。

🌸 江州大沟有位家臣名叫前田长泰，原本就笃信准胝菩萨，经常诵念陀罗尼。延享元年八月十一日，他从京都返回大沟，傍晚六时许乘船由天津出发，刚开出去不到二里，忽然一片乌云铺天盖地而来，月光顿时消失，天色比月末没有月亮的夜晚还要黑暗。

船上的人连东西南北都无法辨认了，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忽然一阵大风袭来，水面顿时波涛汹涌，巨浪滔天，形势很快变得危急起来。船长大声喊着：“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吧，今天我们都要完蛋了！”然后把桅杆丢到了水中。船上的人有的吓得神志不清，有的大呼小叫。

长泰平心静气，立掌置于胸前，双手合十心无杂念地诵念真言，几乎进入了禅定的状态。正在这时，一道月光忽然从云间绽放而出，如同一道闪电般，长泰被惊醒，风云顿时消散，四下张望，原来船就在距离一个叫雄琴的村子一里半的地方。

长泰赶紧安抚被吓坏的船长和其他乘客，大家把淤泥从船里清理出来，死里逃生回到家中。长泰第二天就徒步行走百日，出发去参拜三尾的汕山观世音了。

🌸 长崎有位名叫天朗的僧人，一直笃信准胝菩萨，修持准提咒。延享二年三月，赴黄檗山的临时修行地，和从浪花来的一名叫新州的僧人结伴而行。天朗把准提菩萨的尊像放在脖子上的挂袋里，往淀川出发。归程时风雨大作，船也翻了，很多乘客都淹死了，新州也没能幸免。天朗在水里漂流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在一处浅滩上岸了，虽然喝了点水，但并没有遗失任何东西，看看挂在脖子上的袋子，唯独准提菩萨的尊像不见踪迹。

🌸 平安城的北鞍马有个名叫今井友右卫门的人，五年前患眼疾，各方求医但都无法治愈，双眼已经失明了，他深信这都是前世的业障报应在今生。

延享三年中秋前后，右卫门从某位师父处学到了准胝菩萨的真言，立志诵咒百日，把供奉用的器具都清洁干净。右卫门很快就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一心一意要洗清前世的罪孽，诚心诵念真言，时刻想着种大善根不曾有任何动摇。渐渐地，今井开始有了云开天霁的感觉，第九十九天的时候身体就完全康复了，这实在是件幸事。

佛菩萨救度众生不仅仅是佛菩萨单方面的施恩，同时也需要人们坚定不移的信念，不断结缘，只要这样，金刚的善种不管经过多长时间都不会枯萎，看过此书的人当可坚定信心。

即使是执着于世间的世俗情利，能够口念真言也还是积德的事情。这些就是如何“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的事例。





# 藕益大师年谱

弘一大师 撰



藕益大师法相

依大师自撰八不道人传，及成时续传录写。复检宗论中诸文增改，并参考别行诸疏序跋补订焉。己未，居钱塘，初稿。辛酉，掩室永嘉，改纂。乙亥，住温陵月台再治。老病缠绵，精力颓弊，未能详密校理，殊自慙也。

年谱诸文，虽有撮略，或加润饰，但悉有所据。若述私意，则写双行小字，上冠案字，以区别也。

## 编者按

藕益大师【1599~1655】明朝四大高僧之一，中国净土宗第九代祖师，天台宗灵峰派始祖。大师一生中示现修持法门兼收并蓄，并不仅修净土一种修法。在此年谱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大师一生中示现修持了很多其它法门，最终示现求生西方净土。此乃藕益大师为后代学人所作之示现，可为后世随学的轨范。





【明万历二十七年己亥，一岁。】

【是年五月三日亥时，大师生。】

俗姓钟，名际明。又名声，字振之。先世汴梁人，始祖南渡，居古吴木渚。

父名之凤，字岐仲。母金氏，名大莲。以父持白衣大悲咒十年，梦大士送子而生。时父母皆年四十。

【庚子，二岁。】

【辛丑，三岁。】

【壬寅，四岁。】

【癸卯，五岁。】

【甲辰，六岁。】

【乙巳，七岁。】

始茹素。己巳，大师礼大悲铜殿偈，有云：“我幼持斋甚严肃，梦感大士曾相召。”

【丙午，八岁。】

【丁未，九岁。】

【戊申，十岁。】

【己酉，十一岁。】

【庚戌，十二岁。】

就外傅，闻圣学，即以千古道脉为任，器器自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于居敬慎独之功，致知格物之要，深究之。开荤酒，作论数十篇，辟异端，梦与孔颜晤言。

【辛亥，十三岁。】

【壬子，十四岁。】

【癸丑，十五岁。】

【甲寅，十六岁。】

【乙卯，十七岁。】

阅自知录序，及竹窗随笔，乃不谤佛。取所著辟佛论焚之。

【丙辰，十八岁。】

【丁巳，十九岁。】

【戊午，二十岁。】

诠论语颜渊问仁章，窃疑天下归仁语。苦参力讨，废寝忘餐者三昼夜，忽然大悟，顿见孔颜心学。

冬十一月初五日丧父，享年五十九。闻地藏本愿，发出世心。

（录者注）大师闻地藏本愿，发心出世，故其一生尽力宏扬赞叹地藏菩萨。

弘一法师曾辑灵峰赞地藏菩萨别集一卷，收入地藏菩萨圣德大观内。

庚午，大师结坛水斋持大悲咒愿文，有云：“七岁断肉，未知出世正因。十二学儒，乃造谤法重业。赖善根未绝，每潜转默移。一触念于自知之序，次旋意于寂感之谭。礼药师妙典，知佛与神殊。闻地藏昔因，知道从孝积。既怀丧父之哀，复切延慈之想。书慈悲忏法，矢志尸罗，听大佛顶经，决思离俗。”

【己未，二十一岁。】

至星家问母寿，言六十二三必有节限。遂于佛前立深誓。唯愿减我算，薄我功名，必翼母臻上寿。

【庚申，二十二岁。】

专至念佛，尽焚窗稿二千余篇。

【天启元年，辛酉，二十三岁。】

听大佛顶经，谓“世界在空，空生大觉”。遂疑何故有此大觉，致为空界张本，闷绝无措，但昏散最重，功夫不能成片。因决意出家，体究大事。七月三十日，撰四十八愿愿文。时名大朗优婆塞。

【壬戌，二十四岁。】

梦礼憨山大师，哭恨缘慳，相见太晚。师云：“此是苦果，应知苦因。”语未竟，遽请曰：“弟子志求上乘，不愿闻四谛法。”师云：“且喜居士有向上志，虽然不能如黄檗临济，但可如岩头德山。”心又未足。拟再问，触声而醒。因思古人安有高下，梦想妄分别耳。

一月中，三梦憨师。师往曹溪，不能远从。乃从雪岭峻师剃度，命名智旭。雪师憨翁门人也。

[案]大师字溥益，又字素华，当时诸缁素撰述中，多称素华也。将出家，先发三愿，一、未证无生法忍，不收徒众。二、不登高座。三、宁冻饿死，不诵经礼忏及化缘，以资身口。又发三拌：拌得饿死，拌得冻死，拌与人欺死。

将出家，与叔言别诗云：“世变不可测，此心千古然，无限他山意，丁宁不在言。”

大师出家时，母舅谓曰：“法师世谛流布，吾甥决不屑为，将必为善知识乎。”大师曰：“佛且不为，况其他也。”舅曰：“既尔，何用出家？”大师曰：“只要复我本来面目。”舅乃叹善。

夏、秋作务云栖，闻古德法师讲唯识论，一听了了，疑与佛顶宗旨矛盾。请问。师云：“性相二宗，不许和会。”甚怪之，佛法岂有二歧耶？一日，问古师云：“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且如中阴入胎，念起受生，纵令速觉，如何得脱？”师云：“汝今入胎了也未？”大师微笑。师云：“入胎了也。”大师无语。师云：“汝谓只今此身果从受胎时得来者耶？”大师流汗浹背，不能分晓。竟往径山坐禅。始受一食法。

此时即与新伊法主相识，尔后为忘年交，几三十年，自庚午岁始，每一聚首，辄晓夜盘桓佛法弗置。学人从大师游者，皆令稟沙弥戒于法主。

初出家时，剃度师令作务三年，其时急要工夫成片，不曾依训。始意工夫成片，仍可作务，后以声誉日隆，竟无处讨得务单。

【癸亥，二十五岁。】

是春拜见幽溪尊者，时正堕禅病，未领片益。

大师坐禅径山。至夏，逼拶功极，身心世界忽皆消殒。因知此身从无始来，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但是坚固妄想所现之影。刹那刹那，念念不住，的确非从父母生也。从此性相二宗，一齐透彻。知其本无矛盾，但是交光邪说大误人耳。是时一切经论，一切公案无不现前。旋自觉悟，解发非为圣证，故绝不语一人。久之，则胸次空空，不复留一字脚矣。

秋，住静天台。腊月初八日，从天台蹶冰冒雪，至杭州云栖。苦到恳古德贤法师为阿闍梨，向莲池和尚像前，顶受四分戒本。

【甲子，二十六岁。】





正月三日，于三宝前，燃香刺血，寄母书。劝母勿事劳心，惟努力念佛，求出轮回。

十二月廿一日，重到云栖，受菩萨戒。后一日，撰受菩萨戒誓文。

大师甫受菩萨戒，发心看律藏。阇梨古德师试曰：“汝已受大，何更习小？”对曰：“重楼四级，上级既造，下级可废耶？”师曰：“身既到上层，目岂缘下级？”对曰：“虽升他化，佛元不离寂场”。

### 【乙丑，二十七岁。】

是春，就古吴阅律藏一遍，方知举世积讹。四句余，录出毗尼事义要略一本。仅百余纸。此后仍一心究宗乘。

同二三法友结夏。

寄剃度师雪岭及阇梨古德师书。痛陈像季正法衰替，戒律不明。词至恳切。

乙丑、丙寅两夏，为二三友人逼演大佛顶要义二遍。实多会心，愿事阐发，以志在宗乘，未暇笔述。

### 【丙寅，二十八岁。】

母病笃。四刲肱不救，痛切肺肝。

六月初一日，母亡。享年六十七。大师赋四念处以写哀。

葬事毕，焚弃笔砚，矢往深山。道友鉴空、如宁留掩关于吴江之松陵。关中大病，乃以参禅工夫，求生净土。

### 【丁卯，二十九岁。】

### 【崇禎元年，戊辰，三十岁。】

是春出关，朝南海，觐洛伽山，将往终南。遇道友雪航穢公，愿传律学，留住龙居。是夏，第二次阅律藏一遍，始成毗尼事义集要四本及梵室偶谈。

是年，在龙居阅藏，于一夏中，仅阅千卷。夏初遇惺谷师，乃订交焉。时惺谷师尚未剃染。仲冬，又获交归一师。于是二友最得交修之益，同结冬。

刺舌血书大乘经律。撰刺血书经愿文，及书佛名经回向文。

过携李东塔，见人上堂，有感。赋偈云：“树杪声声泣露哀，岸舟鱼背漫相猜，宗乘顿逐东流下，触目难禁泪满腮”。“一滴狐涎彻体腥，当阳鸦立法王庭，却惭普眼能弘护，犹使天人掩耳听”。“聋人听曲哑人歌，跛臂相将共伐柯，今日已成冥暗界，不知向后又如何。”

### 【己巳，三十一岁。】

正月十五日，为同学比丘雪航智穢师讲四分戒本，并刺血书愿文。

是春，同归一筹师，送惺谷至博山，依无异舛禅师剃发。舛禅师见大师所著毗尼事义集要，喜之。即欲付梓，大师不许。

在博山，遇璧如鎬师，详论律学，遂与订交。

随无异舛禅师至金陵，盘桓百有十日。尽谙宗门近时流弊，乃决意弘律，大师律解虽精而自谓“烦恼习强，躬行多玷，故誓不为和尚”。“三业未净，谬有知律之名，名过于实”，引为“生平之耻”。

是春，撰持咒先白文。愿持灭定业真言（注）百万，观音灵感、七佛灭罪、药师灌顶、往生净土真言各十万。次当结坛持大悲咒十万。

（录者注）指持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

母亡三周年，乞善友课持经咒。撰为母三周求拔济启，及为母发愿回向文。

秋，游栖霞，始晤自观印阇梨。赠以偈云：“举世不知真，吾独不爱假。羨君坦夷性，

堪入毗尼社。”

是冬，同归一筹师结制龙居。第三次阅律一遍。至除夕，第三次阅律藏毕，录成六册，计十八卷。

撰礼大报恩塔偈，持准提咒愿文，礼大悲铜殿偈，起咒文，除夕白三宝文。

撰尚友录序。

### 【庚午，三十二岁。】

春，病滞龙居。正月初一，燃臂香，刺舌血，致书惺谷。三月尽，惺谷同如是昉公从金陵回，至龙居，请季贤师为和尚，新伊法主为羯磨阇梨，觉源法主为教授阇梨，受比丘戒。经三阅律，始知受戒如法不如法事。彼学戒法，固必无此理，但见闻诸律堂，亦并无一处如法者。

是春，归一筹师作毗尼事义集要跋。

撰阅律礼忏总别二疏，安居论律告文，为母四周愿文，为父十二周求荐拔启。

结夏安居，为惺谷寿，如是昉，雪航穢三友细讲毗尼事义集要一遍。添初后二集，共成八册。虽然尽力讲究，不意或寻枝逐叶，不知纲要。或东扯西拽，绝不留心。或颇欲留心，身婴重恙听不及半。其余随缘众，无足责者。大师大失所望。

拟注梵网，作四阄问佛。一曰宗贤首，二曰宗天台，三曰宗慈恩，四曰自立宗。频拈，得天台阄。于是究心台部，而不肯为台家子孙。以近世台家与禅宗贤首慈恩，各执门庭，不能和合故也。时人以耳为目，皆云大师独宏台宗，谬矣谬矣。

[案]大师法语，示如母云：“予二十三岁，即苦志参禅，今辄自称私淑天台者，深痛我禅门之病，非台宗不能救耳。奈何台家子孙，犹固拒我禅宗，岂智者大师本意哉！”复松溪法主书云：“私淑台宗不敢冒认法派。诚恐著述偶有出入，反招山外背宗之诮”。

“然置弟门外，不妨称为功臣。收弟室中，不免为逆子。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撰结坛水斋持大悲咒愿文，为父回向文。

### 【辛未，三十三岁。】

是春，撰毗尼事义集要序于阜亭古永庆寺。先是真寂闻谷老人，博山无异禅师，劝将毗尼事义集要付梓流通。乃同璧如、归一二友商榷参详，备殚其致。惺谷以此书呈金台法主，随付梓人，至今岁于阜亭佛日寺刊成。

春，同新伊法主礼大悲忏于武林莲居庵。

撰楞严坛起咒及回向二偈。

八月，惺谷师示寂于佛日。师病时，大师割股救之。并赋偈云：“幻缘和合受兹身，欲剗千疮愧未能。爪许薄皮聊奉供，用酬严惮切磋恩。”

九月，入孝丰。取道武林，晤璧如师，不旬日，师示寂。著惺谷、璧如二友合传。

始入北天目灵峰山过冬，即灵岩寺之百福院也。有句云：“灵峰一片石，信可矢千秋。”时山中无藏，为作请藏因缘。

是冬，在灵峰讲毗尼事义集要七卷。次夏，续完。听者十余人，惟彻因比丘能力行之。

是冬，有温陵徐雨海居士，向大师说占察妙典。大师倩人特往云栖请得书本。一展读之，悲欣交集。撰读持回向偈。

### 【壬申，三十四岁。】

结夏灵峰。为自观师秉羯磨授具戒。

撰龙居礼大悲忏文，及礼大悲忏愿文。



### 【癸酉，三十五岁。】

是春，为灵峰请藏至，未装。

撰西湖寺安居疏。结夏金庭西湖寺，细讲毗尼事义集要一遍。听者九人。能留心者，唯彻因、自观及幻缘三比丘。

撰前安居日供阄文。前安居日，大师自念再三翻读律藏，深知时弊多端，不忍随俗誦讹，共蚀如来正法。而自受具，心虽殷重，佛制未周。爰作八阄，虔问三宝。若智旭比丘戒从心感得，十夏行持，当得作和尚阄。若得戒前，轻犯未净，当得礼忏作和尚阄，先行忏法。若未得不成遮难，或已得未堪作范，当得见相好作和尚阄，礼忏求相。若不成难而未得，当得重受阄，如法秉受，更满十夏。若成盗难而通忏，当得礼忏重受阄。若已成难，当得菩萨沙弥阄。若不许沙弥法，当得菩萨优婆塞阄。若一切戒法悉遮，当得但三归阄。若得作和尚等三阄，誓忘身命，护持正法。宁受剧苦，作真声闻。不为利名，作假大乘。若得重受等二阄，敦弟子职，誓不藐法。若得菩萨沙弥阄，誓尊养比丘，护持僧宝。若得菩萨优婆塞阄，誓以身命护正法，终不迷失菩提心。若得但三归阄，誓服役佛法僧间，种种方便，摧邪显正。并燃香十炷，一夏持咒加被。至自恣日，更燃顶香六炷，撰自恣日拈阄文，遂拈得菩萨沙弥阄。

撰礼净土忏文二首。

冬，述占察行法。

### 【甲戌，三十六岁。】

癸酉、甲戌之际，大师匍匐苦患。彻因比丘独尽心竭力相济于颠沛中，毫无二心。

是冬，在吴门幻住庵，讲毗尼事义集要一遍。听者仅五六人，惟自观、僧聚二比丘能力行之。

撰礼金光明忏文。

### 【乙亥，三十七岁。】

春，阻雨详符。始晤影渠、道山（字灵隐）二师，为莫逆交。是冬，大师遘笃疾，二师尽力调治，不啻昆季母子也。

撰讲金光明忏告文。

夏初，住武水智月庵，讲演占察经。是时即有疏之愿，病冗交沓，弗克如愿。述戒消灾略释持戒健度略释，孟兰盆新疏。

### 【丙子，三十八岁。】

是春，大师自辑净信堂初集。

三月，遁迹九华，礼地藏菩萨塔，求决疑网，拈得阅藏著述一阄。于彼抱病，腐滓以为饷，糠粃以为粮，忘形骸，断世故。续阅藏经千余卷。

撰九华地藏塔前愿文，亡母十周愿文。

### 【丁丑，三十九岁。】

是岁夏、秋之际，居九子别峰，述梵网合注。先是如是昉公，远从闽地，携杖来寻。为其令师肖满全公，请讲此经，以资冥福。复有二三同志，欢喜乐闻。大师由是力疾敷演，不觉心华开发，义泉沸涌，急秉笔而随记之。共成玄义一卷，合注七卷。

[案]梵网合注初刊之板，存金陵古林庵，后康熙丙辰岁，沈书准应成时师之请，重刻板，送嘉兴楞严寺入藏流通。（见沈书准跋）日本元禄五年所刊之板，即据此也。

撰完梵网告文，赞礼地藏菩萨忏愿仪。

自观印阁梨自武水寻大师于九子别峰，商证梵网佛顶要旨。大师见其躬行有余，慧解不

足，设坛中十问拶之。

梦感正法衰替，痛苦而醒，写怀二偈云：“魔军邪帜三洲遍，孽子孤忠一线微，梦断金河情未尽，醒来余泪尚沾衣”。“休言三界尽生盲，珠系贫衣性自明。肯放眼前闲活计，便堪劫外独称英。”

### 【戊寅，四十岁。】

结夏新安，重拈佛顶妙义，加倍精明。

四十初度诗云：“物论悠悠理本齐，年来渐觉脱筌蹄。拳开非实掌元在，医去惟空眼不迷。流水有心终汇海，落花无语亦成溪，刹那生处生何性，却笑威音劫外提。”

自辑绝余编。

秋，践诵帚师之约，入闽。渡洪塘，往温陵。

十一月撰陈罪求哀疏。

### 【己卯，四十一岁。】

住温陵。

诵帚昉师及一切知己坚请疏解大佛顶经。大师感其意，兼理夙愿。在小开元撰述玄义二卷，文句十卷。

刊佛顶玄义，板藏大开元寺之甘露戒坛。

如是师示寂。助其念佛，并为撰诵帚师往生传。

撰为如是师六七礼忏疏，挽如是师诗。

### 【庚辰，四十二岁。】

住漳州。

述金刚破空论，（在温陵刊）薄益三颂，斋经科注。

### 【辛巳，四十三岁。】

结冬温陵月台。有郭氏问易，遂举笔述周易禅解，稿未及半，以应请旋置。

（录者注）今泉州大开元寺藏有大师施赠之梵网经两部。卷末有大师亲笔题识。文曰：“崇祯辛巳。古吴智旭，喜舍陆部。奉大开元寺甘露戒坛，永远持诵。”

### 【壬午，四十四岁。】

是夏，自辑闽游集。

自温陵返湖州。

述大乘止观释要。

灵峰山中藏经装成。

撰铁佛寺礼忏文。

### 【癸未，四十五岁。】

结夏灵峰。

是岁结制。简阅藏经，仅千余卷。

### 【崇祯十七年 清顺治元年 甲申，四十六岁。】

是秋，居携李，游鸳鸯湖宝寿堂。撰游鸳鸯湖宝寿堂记。

返灵峰。有句云：“灵峰片石旧盟新。”

九月，述四十二章经、遗教经、八大人觉经解。

是岁，大师退作但三归依人。

撰礼慈悲道场忏法愿文，佛菩萨上座忏愿文。





### 【乙酉，四十七岁。】

自去岁退作但三归依人以来，勤礼千佛、万佛及占察行法。于今岁元旦获清净轮相。

夏，撰周易禅解竟。

撰大悲行法道场愿文。

是秋，住祖堂及石城北，共阅藏经二千余卷。

是岁，紫竹林颦愚大师遣七人来学。

### 【丙戌，四十八岁。】

晤妙圆尊者于石城之隈，同住济生庵。

撰占察行法愿文。

### 【丁亥，四十九岁。】

三月，述唯识心要，相宗八要直解。九月，述弥陀要解，四书蕩益解。

去岁，颦愚大师坐脱于紫竹林。门人以陶器奉全身供于林之山阳。今年弟子请归云居，

于是金陵缁素以所存爪发衣钵，就山阳建塔供养。大师为撰志铭。

是冬，自辑净居堂续集。

居祖堂幽栖寺。除夕普说。

### 【戊子，五十岁。】

成时师始晤大师。大师一日顾成时师曰：“吾昔年念念思复比丘戒法，逐年念念求西方

耳。”成时师大骇，谓何不力复佛世芳规耶？久之，始知师在家发大菩提愿以为之本，

出家一意宗乘，径山大悟后，彻见近世禅者之病，在绝无正知见，非在多知见。在不尊

重波罗提木叉，非在著戒相也。故抹倒禅之一字，力以戒教匡救，尤志求五比丘如法共

住，令正法重兴。后决不可得，遂一意西驰。冀乘本愿轮，仗诸佛力，再来兴拔。至于

随时著述，竭力与讲演，皆聊与有缘下圆顿种，非法界众生一时成佛，直下相应，太平

无事之初志矣。

是冬，自辑西有寐余。

### 【己丑，五十一岁。】

九月，从金陵归卧灵峰。

撰北天目十二景颂。

腊月，力疾草法华会议。翌年正月告成。

### 【庚寅，五十二岁。】

结夏北天目，究心毗尼，念末世欲得净戒，舍占察轮相之法，更无别途。

六月，述占察疏。

自癸酉迄今十余年，毗尼之学无人过问者，而能力行之彻因、自观、僧聚三比丘，又皆

物故。毗尼之学，真不啻滞货矣。是夏安居灵峰，乃有心学律者十余人，请大师重讲。

大师念向所辑，虽诸长并采，犹未一一折衷。又问辩、音义二书，至今未梓。因会入集

要而重治之，兼削一二繁芜，以归简切。名曰重治毗尼事义集要。

六月二十一日，撰重治毗尼事义集要序。

安居竟，重拈自恣芳规，悲欣交集，慨然有作。赋偈云：“秉志慵随俗，期心企昔贤。

拟将凡地觉，直补涅槃天。半世孤灯叹，多生缓戒愆，幸逢针芥合，感泣泪如泉。正法

衰如许，谁将一线传，不明念处慧，徒诵木叉篇。十子哀先逝，诸英喜复联。四弘久有

誓，莫替马鸣肩。”

八月初八日，撰重治毗尼事义集要跋。

与见月律主书。谈论律学，冀获良晤。

### 【辛卯，五十三岁。】

夏，结制长干。

九月，重登西湖寺。

是冬，归卧灵峰。重订选佛图。

### 【壬辰，五十四岁。】

结夏晟溪。

草楞伽义疏。八月，迁长水南郊冷香堂，乃搁笔。

秋，辑续西有寐余。

是岁腊月，草自传。先是是秋大师决志肥遁，缁素遮道不得，请述行脚。冬，憩长水营

泉寺，念行脚未尽致，复述兹传，曰八不道人传。取中论八不，梵网八不之旨。又大师

自云：“古者有儒有禅有教有律，道人既蹴然不敢。今亦有儒有禅有教有律，道人又巍

然不屑。故名八不也。”

（录者注）大师一号“西有”，出家前曾用“金闾逸史”号。

住长水，阅藏经千卷。

### 【癸巳，五十五岁。】

是春，大师过古吴。删改自述八不道人传。故从古吴传至留都，与长水本数处不同。后

成时师谓传收著述未尽，请补。于是与古吴本又增数句矣。

夏四月，入新安。结后安居于歙浦天马院。五月著选佛谱。阅宗镜录。删正法涌、永

乐、法真诸人所纂杂说，引经论之误，及历来写刻之讹。于三百六十余问答，一一定大

义，标其起尽。阅完，七月作校定宗镜录跋四则。又汰袁宏道集，存一册，名袁子。

秋，八月，游黄山白岳诸处。

冬，复结制天马。著起信论裂网疏。

（录者注）是岁大师在歙浦栖云院演说弥陀要解，释义分科，间有与前不同。由性旦师

录出。甲午冬，大师病中，复口授数处令改正，名歙浦本。即今十要中之流通本也。

### 【甲午，五十六岁。】

正月应丰南仁义院请。法施毕，出新安。二月后褒洒日，还灵峰。自辑幻住杂编。夏卧

病。选西斋净土诗，制赞补入净土九要，名净土十要。夏竟，病愈。七月，述儒释宗传

窃议。八月，续阅大藏竟。九月，成阅藏知津、法海观渊二书。

九月一日，撰阅藏毕愿文。计前后阅律三遍，大乘经两遍，小乘经及大小论两土撰述各

一遍。

（录者注）大师阅藏毕燃香愿文有云：“窃见南北两藏，并皆模糊失次，或半满不辨，

或经论互名，或真讹不分，或巧拙无别。虽有宋朝法宝标目，明朝汇目义门，并未尽美

尽善，今辄不揣，谬述阅藏知津、法海观渊二书，倘不背佛旨，乞得成就流通。”

又大师佛顶玄文后自序云：“深痛末世禅病，方一意研究教眼，用补其偏。虽遍阅大

藏，而会归处不出梵网、佛顶二经。”

冬十月，病。复有独坐书怀四律，中有“庶几二三子，慰我一生思”之句。十一月十八

日，有病中口号偈。腊月初三，有病间偶成一律，中有“名字位中真佛眼，未知毕竟付

何人”之句。是日口授遗嘱。立四誓。命以照南、等慈二子传五戒菩萨戒。命以照南、

灵晟、性旦三子代座代应请。命阁维后，磨骨和粉面，分作二分。一分施鸟兽，一分施

鳞介，普结法喜，同生西方。十三起净社，撰大病中启建净社愿文。嗣有求净土偈六



首。除夕有艮六居铭，有偈。

是岁多病。寄钱牧斋书云：“今夏两番大病垂死，季秋阅藏方竟。仲冬一病更甚，七昼夜不能坐卧，不能饮食，不可疗治，无术分解。唯痛哭称佛菩萨名字，求生净土而已。

具缚凡夫损己利人，人未必利，己之受害如此。平日实唯在心性上用力，尚不得力。况仅从文字上用力者哉？出生死，成菩提，殊非易事。非丈室谁知此实语也。”

### 【乙未，五十七岁。】

元旦有偈云：“爆竹声传幽谷春，苍松翠竹总维新。泉从龙树味如蜜，石镇雄峰苔似鳞。课续三时接莲漏，论开百部拟天亲。况兼已结东林社，同志无非法藏臣。”

“法藏当年愿力宏，于今旷劫有同行。岁朝选佛归圆觉，月夜传灯显性明。万竹并沾新令早，千梅已露旧芳英。诸仁应信吾无隐，快与高贤继宿盟。”

正月二十日，病复发。二十一日晨起病止。午刻，趺坐绳床角，向西举手而逝。世寿五十有七岁。法腊三十四。僧夏，从癸亥腊月至癸酉自恣日，又从乙酉春至乙未正月，共计夏十有九。

大师生平不曾乞缁素一字，不唯佛法难言，知己难得，亦鉴尚虚名之陋习，而身为砥也。西逝时，诚勿乞言，徒增诳误。

大师著述，除灵峰宗论十卷外，其释论则有：阿弥陀经要解一卷，占察玄疏三卷，楞伽义疏十卷，孟兰新疏一卷，大佛顶玄文十二卷，准提持法一卷，金刚破空论附观心释二卷，心经略解一卷，法华会义十六卷，妙玄节要二卷，法华纶贯一卷，斋经科注一卷，遗教经解一卷，梵网合注八卷，后附授戒法、学戒法，梵网忏法问辩共一卷，优婆塞戒品笺要一卷，羯磨文释一卷，戒本经笺要一卷，毗尼集要十七卷，大小持戒虔度略释一卷，戒消灾经略释一卷，五戒相经略解一卷，沙弥戒要一卷，唯识心要十卷，相宗八要直解八卷，起信论裂网疏六卷，大乘止观释要四卷，大悲行法辩讹一卷，附观想偈略释，法性观，忏坛轨式三种，四十二章经解一卷，八大人觉经解一卷，占察行法一卷，礼地藏仪一卷，教观纲宗并释义二卷，阅藏知津四十四卷，法海观澜五卷，旃珊录一卷，选佛谱六卷，重订诸经日诵二卷，周易禅解十卷，辟邪集二卷，共四十七种。又定嗣注经目，有行愿品续疏，圆觉经新疏，无量寿如来会疏，观经疏钞录要，十轮经解，贤护经解，药师七佛经疏，地藏本愿经疏，维摩补疏，金光明最胜王经续疏，同性经解，无字法门经疏，十二头陀经疏，仁王续疏，大涅槃合论，四阿含节要，十善业道经解，发菩提心论解，摩诃止观补行录要，僧史删补，缙门宝训，共二十一种，俱未及成书。

（录者注）上列著述，系依成时师之藕益大师宗论序说及续传钞录。此外尚有净土十要，四书藕益解，见闻录等辑著行世。

大师示寂，诸弟子请成时师辑灵峰宗论。辑成，成时师燃香一千炷，愿舍身洪流，一、报师恩，助转愿轮。二、供妙法，生生值遇。三、转劫浊，救苦众生。四、代粉骷，满师弘誓。五、忏重罪，决生珍池。

腊月十二日，成时师撰大师续传。后一日撰灵峰始日大师私谥窃议。后二日撰灵峰宗论序。越一日撰灵峰宗论序说。

### 【丙申。】

### 【丁酉。】

是冬如法荼毗。发长覆耳，面貌如生，趺坐巍然，牙齿俱不坏。因不敢从粉骷遗嘱，奉骨塔于灵峰大殿右。

### 【戊戌。】

### 【己亥。】

是冬，灵峰宗论刻板成。

### 【庚子。】

### 【辛丑。】

### 【康熙元年，壬寅。】

大师入灭八年，壬寅七月，门人性旦病逝，先书嘱语，面乞成时师并胞兄胡净广粉遗骨，代大师满甲午腊月初三日所命。先是成时师邀净侣礼佛说佛名经，旦就坛燃顶灯，以报法乳深恩。至是复有此嘱。谨就八月集众修药王本事七昼夜而作法焉。

### 【雍正元年，癸卯。（即日本享保八年。）】

是年孟春，日本京都灵峰宗论重刊版，老苾刍光谦序云：“（前略）昔尝读灵峰藕益大师所著诸书，见其学之兼通博涉，其行之苦急严峻，因窃自叹虽荆溪、四明大祖师几不及也。（中略）古人有言曰，读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余亦尝言读藕益宗论而不堕血泪者，其人必无菩提心。”（后略）

## 藕益大师年谱终







# 随念三宝经释

## ——无尽吉祥妙音

全知麦彭仁波切 著  
益西彭措法师 译







南无格日曼扎郭喀雅！

（顶礼上师曼殊师利！）

解脱三有寂手持慧剑，摧伏轮回欺诳四魔军，

驾馭幻轮文殊勇士者，彼之足莲为我顶庄严。

智慧满分佛陀皎月轮，圣众星鬘围绕而严饰，

散发能消三有瘟疫恼，圣法甘露妙光愿吉祥。

此处，茫茫三有大海之中，自他一切三有有情的希欲，唯一是希求安乐。然而以宿因力所致，从无间地狱乃至有顶之间的苦乐舍受诸显现，犹如多色图画一般，对于彼等善加思惟、斟酌的话，则如一锅沸水中煮着上下翻滚的大米，这尊卑、兴衰、苦乐等一切，必定如瞬间戏剧、闪电一般迁移而不定于一处。

进而言之，以无明一向欺诳的心识，之所以对福善之业，纵以勉强牵引亦不趣入，不善业却自然随转，正是由于宿世积习之力，势如鸭入池塘，鹰赴尸林。因此，以无明之因非但难获幸福安乐，还将转令痛苦加剧。倘离圣道，轮回漂荡，将无休止而流转三有。

对此善思惟后，试问：感受如此广大漫长之苦、曾经为我慈母的遍满虚空界有情，彼等由皈依谁而能从一切衰败之中彻底获救？

智者们善加观察：于此世间，谁方具有通达灭苦方便之智慧、欲拯群生之慈悲，以及具备救护能力之事业？善加思惟时，对梵天、帝释、淡黄仙人等方，不生嗔恨，对佛薄伽梵亦不起贪执，唯以谁能彻底救拔，即应持彼为皈依处。如是以事势理衡量，如导师释迦王，我们虽不能现见，然而其所说正道——以三种观察清净之轨，真实见为是堪能止息三有的方便，从此处推证，宣说此方便而自已具有现见之智慧、为他宣说之慈悲，以及以如是方便从三有衰败中彻底救拔之能力者，唯一是佛薄伽梵。由此引生胜解。

并且，如果以循着依怙所说教法光辉的无垢智慧作观察，则茫茫三有轮回诸苦，并非无因自然而生，若无因生则决定有恒有恒无的过失。同样，也非常法大自在天等非因产生，因为并非因果以彼有则随有、以彼无则随无的缘故。一切万法唯是因缘积聚的缘起显现而已，倘若不是从因缘缘起而生，则如石女儿般无有显现可见，如是以具足正量的定解坚固的方式了知确有能断尽痛苦的正道。复次，譬如将损害有情执为正法的邪道，以及为净除业障依靠五火等的非道，彼等并未与三有之因相违，而宣说能断一切三有轮回之根本——无明种子的无我之理，即是正道。经云：“诸遭怖畏人，多皈依山林，及皈依诸园囿，皈依所供树木。其皈依尊胜，其皈依第一，虽依其依处，不能脱众苦。若时有皈依，佛法及僧伽，由知苦苦集，正超越诸苦。八支圣道乐，当趣般涅槃，以智慧观见，诸四圣谛理。此皈依尊胜，此皈依第一，由皈依此皈依处，能解脱众苦。”

如是唯佛薄伽梵是诸求解脱者的唯一怙主，其教法是唯一途径，其僧伽是无比福田，亦是道伴，以对此确认的胜解信作为因后，应需随念皈依处三宝的功德。如《赞颂韵文论》云：“安住无边底，生死大海中，贪等极暴恶，大鲸嚼其身，今当皈依谁。若谁一切过，毕竟皆永无，若是一切种，一切德依处，设是有心者，即应归依此，赞此恭敬此，应住其圣教。”因此，一切正道的根本即是随念三宝功德的信解，故在此简释《随念圣三宝经》。

本经分四：一、名义 二、译礼 三、正文 四、末义

甲一、名义

梵语云：阿呀曷那扎呀阿呢莫德斯扎

藏语云：帕巴棍秋胜杰色咱布多

汉语云：随念圣三宝经

“阿呀”对应“帕巴”（圣），“曷那”对应“棍秋”（宝），“扎呀”对应“胜”（三），“阿呢”对应“杰色”（随），“莫德”对应“咱布”（念），“斯扎”对应“多”（经）。

所谓“圣”，就某个超胜之境而言，可以从不同侧面解释，此处是对超越世间的一切法，称之为圣。所谓“宝”，即以罕见等六法与宝相似，故名为宝。所谓“三”，即是导师、正法、随学者数目决定为三。“功德”者，即是应赞之差别。所谓“随念”，即对归依境本具的功德，远离增益损减而以无颠倒心随念。“经”者，唯成根本或精华，名之为经。





甲二、译礼

## 【顶礼一切智智尊！】

向对于以如所有法与尽所有法所摄的一切所知法之相无乱无障而遍知的佛陀，译师译前致以敬礼。

甲三、正文分三：一、随念佛陀功德 二、随念圣法功德 三、随念僧伽功德

乙一、随念佛陀功德分三：一、略说差别基导师功德 二、广说差别因与果 三、摄义

丙一、略说差别基导师功德

## 【如是佛陀薄伽梵者，谓：如来、应供、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薄伽梵。】

所谓“如是佛陀薄伽梵”，即是共称的名号，成立彼为无上导师。此又包括自利圆满与他利圆满，前者如下：

诸法实相如实彻悟，即是如来，亦有自己无误彻悟真如后令他趣入彻悟之义。

“应供”，藏译为“灭敌者”，所谓敌，譬如世间共称掠夺吉祥并给予不悦意，此处则以一切过患根源的烦恼为敌，并称断尽烦恼及其习气者，为“灭敌者”。

“正等觉”，梵语“布达”，主要是证德之义，可以理解为觉醒，或如莲花盛开，故此处也以从无明睡眠之中觉醒，并于所知智慧广大，犹如解脱沉溺的莲花盛开一般，是表示证悟之相之义。因此，藏语为了突出声力，将不同诸义集于一处，译为“桑杰”，其前加“三”等，成为真正圆满。即是：仅“布达”之义也可以用于缘觉、第十地菩萨，故为有别于此，称为圆满；此音也可具有如魔王幻化佛形或十地智慧各自究竟之义，故为简别，又称真正。总之，证德智慧并非不清净与不圆满，而是获得无上究竟之义，故称正等觉。

如是“如来”是成为诸法真如中密意一味的自性，对此从所断无余断除的角度，称为“灭敌者”，从所证无余证悟的角度，称为“正等觉”，这也是从不同反体分析，以一本体故，需要能表示其余。

对如是佛陀，若就因果而分类，前者因即是经中所说的“明行圆满”，从因而言，虽有无量道相，但可以正摄于戒定慧三学中。在圣者地安立的八圣道中，正见即是明，其余七支称为行。此处“明”与“见”同义，即是如人行路时，目视之处以足履行，故一般对明行圆满，学道位对应为胜观与寂止，无学道位则对应为宿住智证明等三明与四神足、四圆满，如是有诸多对应的解释，然其实际则是同一关要，因为见义与入义二者何时也需要双运的缘故。因此，分析别位而领取其义，在解释一切教典尤其经典时，不可或缺。是故，正见智慧犹如眼目，即是“明”或“见”，属于慧学范畴，其余正业等七支归摄在前二学中。以遣除对过去、未来、中间分的无明的方式，由必要而安立的无学道三明，亦不出于智慧。

依于如是安乐之道后，获得无上安乐之果，称之为善逝。其道如何安立，如经云：“乘如虚空无量殿，能得喜乐之胜乘，乘彼有情皆灭度。”如是依靠由空性慧与方便——悲、愿、定、通等无量游戏成办二利的不夺之力后，于殊胜之果妙逝、不退逝、无余逝三者。其中前者——杂染轮回方面的苦集过失障垢，纵然微细分亦永尽而逝者——善逝或妙逝，犹如冠如美玉之士夫。以此简别于轮回，以三有众生皆未超出苦因与苦果的缘故。不退逝者，以永断我见种子之故，似薪成灰不可复原，不复退堕轮回之处，犹如传染病痊愈，此处主要指解脱麻疹之人，终生不会复发，以此而作比喻。以此逝相，简别于未断我见种子的外道之道，彼等纵然修至非想非非想天也不能超出三有藩篱。无余逝或圆满逝者，断证究竟功德之法，未获得者丝毫亦无，犹如宝瓶以物充满一般。以此简别于声缘，以彼等虽有不退转，然为断证不圆满的少分之故。

此等之理即是：以心自性光明，障垢为忽尔，并有根断障垢的对治——殊胜证悟无我的智慧，而彼道亦以方便串习究竟之力，堪能圆满断证功德。对以事势理成立之相引生定解极为重要，广于法称论典等中了知。以上自利圆满竟。

以下他利圆满者，为“世间解”等。所谓世间，具有器、情、苦等诸义，而此处于尽虚空界一切有情以智慧彻见之故，具有如所化因缘而幻化游戏的悲智自性，对此称为“世间解”。即佛遍知何者衰败、何者痛苦、谁可调化，昼夜恒时观照整个世间，对所化丝毫亦不越时。此为 he 利圆满之因。

依靠如是大悲为调御丈夫、无上士者。“丈夫”，即具有入道能力的所化；“调御”，如世间共称对马车、马匹等随所欲趋而能自在调御之人，如是薄伽梵乃是从三有险崖之处将诸丈夫自在引往解脱之处的调御者，故说此号。

如何调御之相，并非如国王以刑法施加痛苦而调御，而是在趣入离二边正道时，依于无尽安乐之源导引至解脱。即便极难调伏之人，如贪心炽盛的难陀、嗔心猛烈的指鬘、傲慢的迦







叶、痴心暗钝的周利槃特，亦以无量方便必皆调伏，在无限时方的整个法界中，不曾舍弃一位所化，调伏事业乃至虚空未尽之间转入，由此称为“无上士”。以上即是真实调御之相。

以何种方便调御？经云“天人师”，即佛虽为任一众生的导师，但以人天直接从佛闻法，并是生起圣道的殊胜所依，故“天人师”以主要所化的人天代表对一切有情宣说四圣谛而作解脱相续。如是自己圆满现前断证之后，以慈悲宣说正法，即是无等之导师。了知自他大师的差别后，应发恭敬之心。

对于此等，结说为“佛薄伽梵”。如是二利究竟之佛，称为“薄伽梵”。以佛能显示断证二者，薄伽梵亦能表示断证，其中佛义已述。所谓“薄伽梵”，义为出有坏，即是佛陀能坏四魔，具有自在等六种妙德，出离有寂二边，如是薄伽梵能超外道自在天等。因此，以佛薄伽梵之号实已含摄上述断证功德。有释“佛薄伽梵”为差别基，其上诸号为差别，实际悉无差别，但“如是佛陀薄伽梵者”，以其语气是成为差别基，故如是为合理。

丙二、广说差别因与果分二：一、利他于世间显现之相 二、自利断证圆满之相

丁一、利他于世间显现之相分二：一、如何显现 二、显现后成办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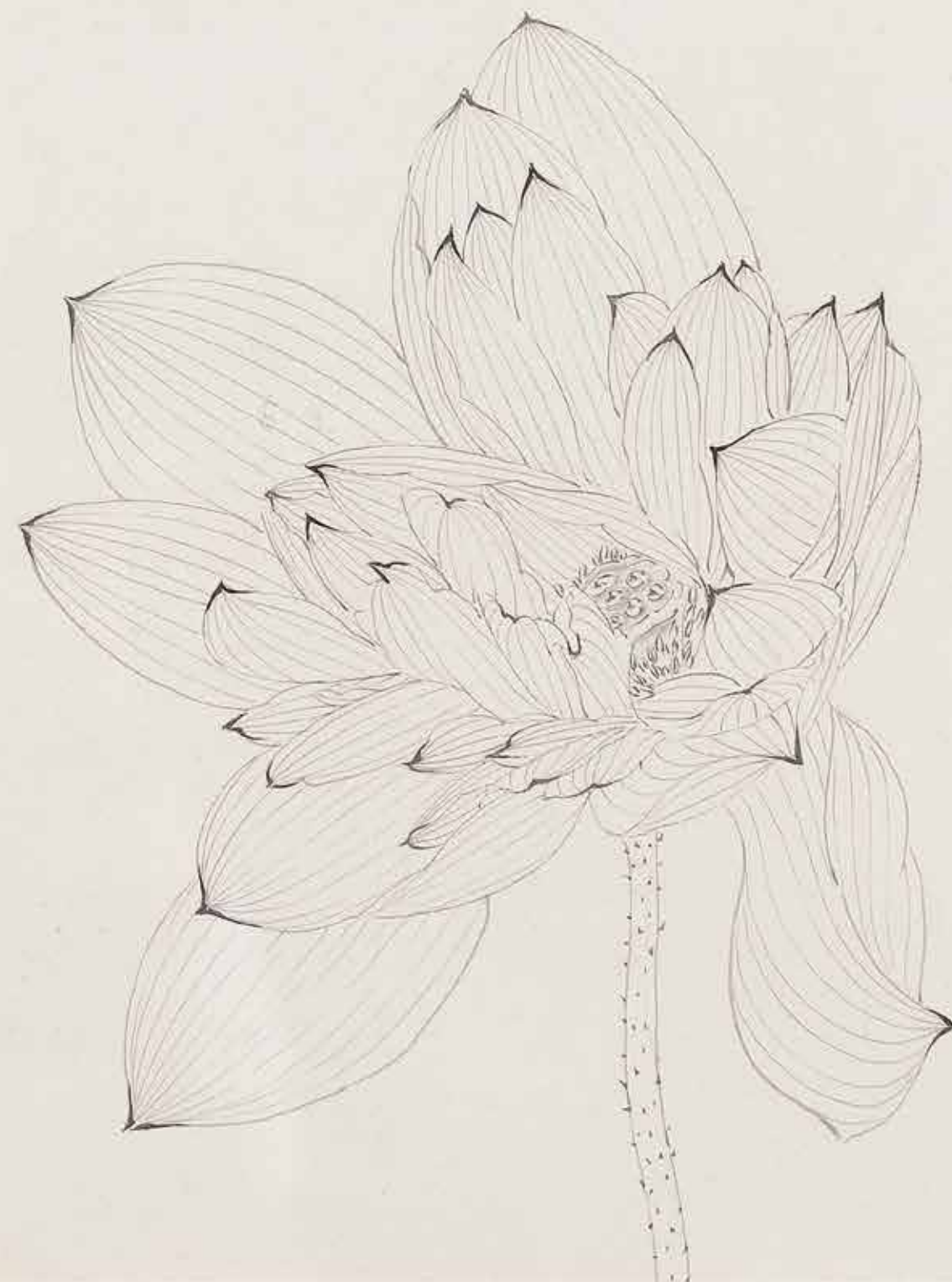
戊一、如何显现

**【诸如来者，是福等流，善根无尽。安忍庄严，福藏根本，妙好间饰，众相花敷，行境相顺，见无违逆。】**

上来如是“诸如来者”，唯以利他大悲圆满无量福德之因而得成就，故说“是福等流”。如经云：“如来者，为无漏善法之影相。”此福非如凡夫善根果熟即尽，亦非如声缘善根，是于无余涅槃时亦无穷尽，即虚空未尽之间永无空耗。彼亦，世俗之中为利他以回向善巧摄持，胜义之中以无缘智慧见善根与法界一味，在真实中获得二谛双运之智慧金刚身，依其加持而令善根无尽。

此外，不但诸佛色身等是福等流，其福并非一次报尽，而是何时亦无空耗，依佛所种一切善根亦成永无空耗。《华严经》云：“见闻供养彼等佛，亦增无量福聚，愚痴轮回苦未尽，有为法间终不亡。”如同经中以滴水喻等种种异门所说，譬如一为鲸咬决定不脱，如来者，获得四时平等无迁金刚之身，纵然于彼仅生一次胜解，亦如滴水堕大海中，永无穷尽。

所谓“安忍庄严”，见佛色身无有违逆之主因，即是安忍，如云：“忍得广大胜妙相，金色





悦意众乐见。”如是由无量安忍波罗蜜多所生之故，就因而说“安忍庄严”。或释为，坚如金刚具无量力之佛身，任以何法亦不能摧，是为“安忍庄严”。即佛以手断取大千世界，掷过无数刹土之外，于有情亦无损害等，佛不食一餐，于无量劫安住，亦无忧愁、疲乏等，以佛身必无不堪能者。

“福藏根本”者，“藏”是无尽之义，如来一毛孔之福亦无限量，故佛身为无量福德所依之根本。又《抛石经》云：“合瞻部洲所有众生福德，较统摄一洲铁轮王之福，百千分不及其一。如是，合二大部洲所有众生福德，较统摄二洲铜轮王之福，百千分不及其一。万亿统摄四洲金轮王福德，较一四大天王眷属之福，百千分不及其一。万亿四大天王眷属福德，较一四大天王之福，百千分不及其一。万亿四大天王福德，较一切利天眷属之福，百千分不及其一。万亿忉利天眷属之福，较一切利天王之福，百千分不及其一。例此，夜摩天众夜摩天王，兜率天众兜率天王，化乐天众化乐天王，他化天众他化天王，大梵天众大梵天王，乃至色究竟天，前前福德万亿倍，较后后福，百千分不及其一。万亿色究竟天天王福德，较一独觉罗汉之福，百千分不及其一。万亿独觉罗汉福德，较一安住慈心三昧菩萨之福，百千分不及其一。万亿安住慈心三昧菩萨福德，较——来菩萨之福，百千分不及其一。恒河沙数一来菩萨福德，较一佛陀之福，百千分不及其一，乃至算数譬喻亦不能及。”

又如云：“以十倍所有有情福聚，成就佛一毛孔；以百倍所有毛孔福聚，成就佛一随好；以千倍所有八十随好福聚，成就佛二十九相之一相，除白毫、顶髻、法螺三相；以万倍所有二十九相福聚，成就佛白毫相；以十万倍白毫相福聚，成就佛顶髻相；以万亿倍顶髻相福聚，成就佛法螺相。”

此外，因地所修施等无量善行亦以智慧神变成熟之力，下地所集尔许功德，上地刹那即可成办，以及佛身如何修持深广二谛行境的修因圆满之理，应以诸经及《行愿品》为例而了知。

又不仅为福藏根本，且依所依亦将增上无量福德，如顶生王、金色童子等因缘所说。如经云：“由具众多福德相，天众世间福藏依，见闻慈颜即获益，成办有情无量利。”

又果色身自功德者，以佛指赤铜色等八十随好严饰，故为“妙好间饰”；以手足掌千辐轮等三十二相庄严，故为“众相花敷”，譬如鲜花开敷，悦人心目，三十二相妙花，以八十随好差别花蕊严饰，以此增长所有众生之欢喜。

如是因圆果满之佛身，无论行住坐卧，甚至动一毛孔，无不成为利益众生。故谁人见佛，即显现相应其根机意乐之行境，故为行境相顺，“行境”属佛，“相”为所化相续，“顺”为随顺适合，是就悦意之德而言。又见佛身时，见者绝无心生违逆，故从离过而说

“见无违逆”。

戊二、显现后成办事业分二：一、别说佛前覲见 二、总说

己一、别说佛前覲见

## 【信解欢喜，慧无能胜，力无能屈。】

往诣佛所，有以信心及问难前往二种，其中初者，或为往观，或以宿善发动，或信解后为供养等，彼者一见如来，当即垢灭信生。对此，以信为因欲见佛者，增上比丘入定之乐亦不可喻的解脱忧恼大欢喜心，故为“信解欢喜”。欲来问难者，亦至佛前，不禁战慄，故如日出星光隐蔽，顿息骄傲而获寂静之乐。

又如来相续智慧，于一切法无著无碍，故佛智何时亦无能胜。譬如，提婆达多各处收集碳灰，及释迦大名从劫毗罗城逐户索要一把大米，一一记下处所姓名，同米放入袋中，令象驮至佛前，问属何人何处，佛陀——回答，无不知见，决无差错，故谓“慧无能胜”。

如《抛石经》云：“譬如有一大海，深达八万由旬，广阔无量，以等量墨块投入，令海水悉成墨汁。复以山王置于海中，海面上下各八万由旬，山王四面悉以金银珠宝合成，四方复有四大部洲，如是尽成纸张。大地所有树木草干，作成笔管，四洲众生皆共书写，直至墨干笔枯，如是于长老舍利子点滴智慧亦难描述。若有智慧如舍利子者，遍满三千大千世界，其智总和，亦不能比如来智慧，百分千分不及其一，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不但佛陀相续具有无边智慧，如来身力等其余所有之力亦皆无上无比，故以十方三世何人亦不能夺，此即是“力无能屈”。对此，有将“力”解释为十力或身力，实际十力仅是以所缘划分而已，均为智慧之力，又不但指身力，亦定须包括神变等力。如来身力虽为广大无量，此处仅略作表示而说：

往昔，世尊在多恶蚕之地的森林中暂住，当地力士请佛应供，拘尸那城与那提城之间的道中，有块巨石，高十五庑，宽七庑半，力士们心想：应将道中巨石挪开，不仅请佛应供便利，我们也会声誉鹊起。

拘尸那城的力士们聚会后，有些将数百只牛、马、骆驼、小象、大象赶至石旁；有些用绳将石捆住；有些架云梯，用菟丝草绳等缠绕，拉动巨石；有些以铁犁锄出石底；有些挥斧劈石；有些楔入铁钎，想把石头撬开，人与牲畜来来往往，亦有依仗药咒之力欲将巨石摧为粉







末，但巨石却岿然不动，人们因此而疲倦。

此时世尊莅临，人们喜迎世尊。

世尊安住一处后，问道：“你们辛苦吗？”

力士们述说：“连续二十九日，未能让巨石移动，人很疲倦。”

世尊说：“是否想把巨石挪至它处？”

人们回答：“是的，世尊！”

世尊走到巨石前，以右脚拇指举起巨石，还以手接，安置在右掌之中。世尊沉思片刻，顺手一抛，便抛至梵天世界，巨石顷刻无影无踪，所发声响令人惊怖。

世尊说：“不必畏惧！”

随着巨石呼啸而去，空中出微妙音，其音演畅“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不久，石头从天返降，落于世尊掌上，世尊吹令碎末，再撒向四方，碎末纷纷飘落。

世尊了知力士无石将会不悦，便将碎末复合如初，放置它处。

力士们叹未曾有，问道：“如是举指之力，为如来父母所生之力，或神变力与修习力？”

佛言：“此为父母所生之力，出生无常等妙音是神变力，以佛吹气令石成粉，又复还原置于它处，则是修习之力。”

力士又问：“父母所生之力，量有几何？”

佛言：“先以十人力如一凡牛力，依次，十凡牛力如一青牛力，十青牛力如一小象力，十小象力如一大象力，十大象力如一青象力，十青象力如一赤象力，十赤象力如一白牙象力，十白牙象力如一宾陀山象力，十宾陀山象力如一香象力，十香象力如一力士力，十力士力如一大力士力，十大力士力如一猛象力，十猛象力如一章住罗夜叉力，十章住罗夜叉力如一半那罗延力，二半那罗延力如一那罗延力，三百二十那罗延力，即是如来父母所生之力。如来节节之中，都有那罗延力自然而生。”

又如《广大游戏经》宣说技能时云：“金刚围绕须弥王，并及十方诸余山，佛手尚能揉为末，无实人身有何奇？”

此外，佛陀具有无量神变力，彼经云：“当嘎树下，世尊席地而坐，地面长有布拉那草，形如夜叉芦苇。彼时当地出现饥荒，乞食十分困难，尊者目连请问世尊：‘大地之下具足妙味，以我能翻大地，易于力士翻一树叶，我以左手任持大地所有有情，右手一刹那间即能在大地及其周围寻出妙味。’世尊告言：‘以你虽能如是翻转，然而众生一向贪执妙味而愚痴，且妙味不会长久留存，将会隐没。’世尊未予开许。假使有神力如目键连者，遍满三千大千世界，合其神力，与佛比较，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又如如来修力，亦如经云：“假使四大部洲，天空乌云密布，大雨滂沱，四洲百川江河，巨浪涛天，源源不断汇入大海，如来悉知每一水滴源自何处，亦即任一水滴属何部洲、属何城市、属何区域，以及是何树叶花果所滴等，乃至水滴之极微尘，一刹那间皆能分别了知。”诸如此类，仅作表示而已，具体需从经中了知。

如云：“三千大千世界人天二趣众生，极其稀少，远远不及一具足五通的外道离欲仙人，以神通所见一车轮范围内的众生。离欲仙人于三千大千世界所见所有众生，极其稀少，远远不及声闻罗汉以天眼所见一车轮范围内的众生。声闻罗汉于三千大千世界所见所有众生，极其稀少，远远不及独觉罗汉以天眼所见一车轮范围内的众生；独觉罗汉于三千大千世界所见所有众生，极其稀少，远远不及菩萨以天眼所见一车轮范围内的众生；菩萨于三千大千世界所见所有众生，极其稀少，远远不及佛陀以天眼所见一车轮范围内的众生，极多无量。以此理，十方无边世界中安住的所有有情，已生及当生的一切心与心所，住不思议解脱诸大菩萨，纵于恒沙劫中计算思量，亦为不易。然而于三世所有有情一切心与心所，佛陀一刹那间无一错乱，一一任运了知。”

另外，诸如来从悲因出生，亦为大悲之自性，故佛慈力等同众生数量根机而无量。即因地唯以利他悲心圆满一切圆净熟，当究竟彼等而现前空性大悲双运的无学道智慧时，佛陀大慈力之量，何时能量其一分，遍一切处、遍一切时之故。

如是经云：“大王，释迦沙门具足大慈之力，即具有于所有有情不生刹那嗔恚之心，此大慈无著无碍，且恒时出生而任运自成，增上充溢，遍满一切世间，遍入一切有情之心。”

如云：“一切时方刹土中，佛陀大慈遍世间，所有有情诸心识，悉皆遍知具大慈。能仁无比之大慈，无有不遍于世间，根机意乐亦周遍，由此遍知无过失。譬如欲使浊水清，以清水珠置其中，如是大仙清净意，亦令凡夫烦恼净。”





《广大游戏经》云：“菩提树下金刚座，猛力魔军魔眷众，大慈之力作调伏，获证菩提寂灭果。”

如是应知，如来因地果地一切事业，以大悲力而转入，如是如来一一毛孔之中，时方所摄所有轮涅诸法，无余各不错乱而能无碍映现，又遍虚空器情世界能无余纳入一尘之中，微尘不粗，世界不细。又一刹那间能显示等同三世无量所知法数的事业游舞。

经中说：有一湖泊，八千由旬，湖水充盈，莲花遍满，某人乘一辆“赛风马”拉的马车，马蹄和车轮离水面飞行，亦不碰沾莲花枝叶花瓣。湖面上，马车疾驰如电，马车刚到对岸尚未返回之际，有一毒龙仗神力已从湖心飞来，绕完马车八圈。毒龙旋绕一圈之瞬间，阿难尊者可讲解八种法门；阿难尊者仅讲一句时，目犍连尊者可讲解八种法门；目犍连尊者讲一句时，舍利子尊者可讲解八种法门；舍利子尊者讲一句时，独觉罗汉可讲解无量法门；独觉罗汉讲一句时，菩萨可说不可思议无数法门。菩萨讲一句时，目犍连尊者依神通力可飞越八万世界；目犍连尊者飞越一世界时，如来发菩提心乃至涅槃之间一切事业，于无边刹土之中皆能示现。

又于十方刹土每一方，以如目犍连之神通，于七昼夜不断行走，尔后将所经世界围成圆周，令地平整，覆以芥子，渐满地面。过芥子数世界界中有情，证入菩提，行持六度，乃至显示各自十二相事业，均为如来眼见，此等一切仅是性别、面容同类者，其性别、面容不同类的诸佛菩萨，见者更多，何须言说。如是所有世间界中，佛陀出世和菩萨行持六度的刹土，犹如大海之沙及恒河沙中金沙罕见一般，极为少数，以此理，周遍虚空界的无量刹土，在无错乱观照彼等之中，显现一切神变游戏彼彼调伏的身语相，如如意宝一般利乐的事业恒时周遍转入而无分别任运自成者。即时方一切所知法安住自性本空如是现前，虚空与手掌平等、刹那与大劫平等之后，以法界离垢清净而现前的如来者，有寂无二不坏智慧金刚身，超越微尘与刹那法，胜义中无言，而以名言正量衡量，一切过失断尽，一切功德圆满，智慧力三者无

有边际，常坚寂固之自性，于彼自性无移动的同时，身口意三密显现无尽者。由等同所知法数量而放射之故，以分别心如何分析亦难测边际，是如以庹测量虚空一般，故需了知为无量。

又一切诸佛的无量幻化也是安住于一佛的自性而远离异体之法，以一佛周遍一切时空，显现各种调伏游舞，远离一实有自体法等，是不可思议智慧之身。

因此，尽佛地所摄一切诸法，唯是现空平等智慧的自性，故佛身一毛孔及所发一光的功德也能周遍虚空界，是故纵然诸佛于无边际之间以金口演说其功德，亦无穷尽。对此应从深处发起定解，应以应持菩萨观察佛身之量及以目犍连观察佛语边际等表示而了知。

己二、总说分二：一、堪任诸有情导师 二、显示导师事业之相

庚一、堪任诸有情导师分二、一、略说 二、广说

辛一、略说

## 【诸有情师，】

于一切时方无偏所有有情，佛陀开示利乐之道，故称“诸有情师”。经云：“若见痴黑暗，常覆众生心，陷入生死狱，胜仙发悲心。”如是以大悲恒时开示解脱之道。

辛二、广说

## 【诸菩萨父，众圣者王，往涅槃城者之商主。】







志求无上菩提而不退转的诸勇猛菩萨，续佛慧命，于圣法藏获得自在，护持所余所化，将于不思议智慧之佛果自在而转，故如转轮王子本具王相，由此称为佛子。“诸菩萨父”，即初播种性之种、中间养育断证、后于十地授职灌顶之佛，称之为“父”。

“众圣者阿罗汉等之王”，即如大阿罗汉长老舍利子、目犍连，也于佛制学处纵微细分亦舍命不犯，而需要唯一安住世尊法王之善说，获得自道之果，故称“众圣者王”。

又以佛亲自及佛种种事业，将众生安置于道之所依、道以及道之究竟中，而能去往究竟三菩提任何一者的安乐城，即是度越轮回苦海犹如引领商队之商主，故称“往涅槃城者之商主”。

庚二、显示导师事业之相分三：一、显示佛之意业 二、显示佛之语业 三、显示佛之身业

辛一、显示佛之意业

## 【妙智无量，辩才难思。】

安立成办利益所化之主要方便——十力，安立宣说正法时主要方便——四无碍解，智慧自性就不同侧面所分之五智，于三世无著无碍转入之三智，归纳而言，即如所有智与尽所有智二种，再归纳即摄于唯一自然智慧一切智智之中。彼智慧等同时方所摄所知法数而无量，以比喻、计算、推理等何时亦难测边际之故，以分别心无法衡量，故称“妙智无量”。

获得如是不思议智慧之故，从一词或一事敷演，经无量劫宣说，辩才亦无穷尽，故说“辩才难思”。如经云：“若诸有情于一时，发多定语而请问，一刹那心遍证知，由一音酬各各问。”以四无碍解于大会中作狮子吼，如是方名辩才难思。对此虽有释为语之事业，然为语之因——意之事业。

辛二、显示佛之语业

## 【语言清净，音声和美。】

“语言清净”，是就离过而言，即无论句义，以懈怠等八种所表示的诸过失，极微尘许亦无有。以彼语遣除毛发竦然，唯令众人欢喜，犹如极度黑暗中的月光一般。

“音声和美”，即语言柔和委婉等，具有如海妙音支分，由此现前能令众生心生喜悦，最终赐予究竟利乐之果。如《大乘无上续论》云：“总之宣说尽世间，天及地住安乐因，此等无

余皆依靠，普世遍现佛圆音。”

辛三、显示佛之身业

## 【观身无厌，身无与等。】

“观身无厌”者，即——身分殊妙端严，能悦众心仰瞻无厌，犹如乍见稀世奇珍，悦意喜筵恒时不退之佛身，于彼仰瞻，心无厌足。

“身无与等”者，下至佛一毛孔放一光明之微妙，亦皆映蔽世间一切圆满，故能相等者丝毫亦无。或者，不论应机化现何种，不能取其时方之量。

无论何人见佛身时，身心剧苦亦如梦醒般能获止息之相，详应以经典公案庄严而宣讲。

丁二、自利断证圆满之相分二：一、断圆满相 二、证圆满相

戊一、断圆满相分二：一、佛住三有无染 二、佛自性超越三有

己一、佛住三有无染

## 【不染诸欲，不染众色，不染无色。】

佛住欲界从母胎降生等，相应世间游舞示现，然以欲界法贪欲盖等丝毫不染，如泥中出生新莲而安住，是为不染诸欲。如是，佛现前所有禅定而不味著定乐等，是为不染众色；得无色定而不味著，且彼中无说法等，亦不安住彼处，故为不染无色。

己二、佛自性超越三有分二：一、超越苦果 二、超越集因

庚一、超越苦果分二：一、略说 二、广说

辛一、略说

## 【解脱众苦，】

佛已永断三有种子而灭一切痛苦，故为解脱众苦。





辛二、广说

## 【善脱诸蕴，不成诸界，防护诸处。】

从痛苦所依蕴界处解脱之相者，所谓善脱诸蕴，即从具有生灭的近取五蕴中极为解脱，故说此相；“诸界”，义为持各自种类种子，如来远离生灭戏论，故为“不具诸界”；防护诸处者，以六外处为所缘、六内处为增上缘后，于境流趣而生识，称为生处，如来寂灭戏论之自性，故无生处流而动摇，故称“防护诸处”。未能防护诸处之众生，眼见色法，由于可爱境乐受而生贪染，由于非爱境苦受而生嗔恚，由于中庸境舍受而生愚痴等。总之，呈现蕴界处之相，然为超越蕴界处之一切相智身，故何时亦无平凡五蕴等自性。

庚二、超越集因

## 【永断诸结，脱离热恼，解脱爱染，越众瀑流。】

一般烦恼有诸异名，如“结”、“热恼”、“瀑流”、“结使”、“坚固”等，此处前二者是就作用而言，后二者是就体相而言。一般，一切烦恼可称为结，此处特指转生轮回之主因“爱”，能系三界犹如紧结之爱，以无我慧剑永断，故是“解脱爱染”。“热恼”者，能令痛苦的烦恼——见及无明等，具有如瀑流般不自在的冲力，彼亦断除之故，“脱离热恼，越众瀑流”。如是即从“以爱染如结系缚”及“以烦恼瀑流漂激而热恼”此二层因果中解脱。

戊二、证圆满相分三：一、体相 二、功德 三、作用

己一、体相分二：一、广大 二、甚深

庚一、广大

## 【妙智圆满；】

二十一聚无漏法所摄一切智慧，佛无余具足，是为妙智圆满。

庚二、甚深

## 【住去、来、今诸佛世尊所有妙智；】

安住与三世一切如来秘密心不异的无二无别之法界与智慧无差别平等性的自然智慧，是为

“住去来今诸佛世尊所有妙智”。

己二、功德

## 【不住涅槃，住真实际。】

佛陀证悟有寂平等而与大悲法尔无离无合之故，不住寂灭一方之边，故称“不住涅槃”。如是不住寂灭界一方而常住时方所摄一切世间界中，成为利乐之因，然而佛之自性于三世平等法界或真实际中毫无动摇，故称“住真实际”。

己三、作用

## 【安住遍观一切有情之地。】

如是不住有寂之边的有寂平等性智慧，是为了义诸佛世尊之智慧身或金刚身，对彼从不同侧面分为二身、三身、四身等差别。于世出世间一切坛城恒时利乐无尽之因远离损坏而安住者，常恒周遍、任运自成的如来之相，称为安住遍观凡夫乃至十地金刚喻定大菩萨之间一切有情之地。

以上五句亦表示法界体性智、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及成所作智。

丙三、摄义

## 【是为如来正智殊胜功德。】

上述此等，是为如来正智殊胜功德。“正”即远离增益损减，本来如是。

如是之如来不可思议智慧身，以世俗名言量衡量，即一切时方之中常恒坚固、不可毁坏之金刚





自性，任运利乐无尽之藏，以胜义量衡量，如来不可思议智慧身，远离常与无常等一切戏论，正因为真实义中超越一切戏论，故如来秘密常恒周遍、任运自成、不可思议，此是以事势理所成立，否则彼不可能成立故。

欲于如来无量功德，以事势理发起胜解信，正如具德龙树在《中观根本慧论》中所说，若通达一切所知法自性本空，则以无量时分及无边方分自性不成立故，一尘一刹那中不能容纳者，丝毫亦无，而时方一切显现无时平等现前者，是与解脱四边智慧身一切诸佛大无二，如是了知后真正作归依。而且，对于以彼加持自现中如来三身事业何时相续不断之功德，也真正获得不退转信，故应如是了知。若对《中论》所说“如来过戏论，而人生戏论，戏论破慧眼，是皆不见佛。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如来无有性，世间应无性”等正理了知的话，随念如来法身，即是一切随念之王。

对如是如来作意之后，下至仅作一次祈祷、一次礼拜、供佛一花，以散乱心念佛一句，或恼乱之时见壁画佛像，善根均无空耗，以所缘境如来三世平等智慧究竟之故，必无欺诳亦无错过，如以猛咒勾召、以七步蛇咬住，或如上钩之鱼，以自力不需勤作而不自在随转。此非黄叶止啼之方便权说，于无欺因果之自性以理引生定解之人，将会产生远离疑暗的定解。

于如是利益无量之如来，应当时时忆念。耳闻如来名号，以及于彼生信，极为难得。如来名号，乃是无量福德无尽之源泉，以法性、缘起、大愿、三摩地、善根不可思议之力，成就诸佛名号，在世間显然是利乐根本，即能赐予今生所欲的如意宝、如意树、妙宝、甘露等，眼前亦难获得，何况如来名号，更极难得，以如意宝等不能开示解脱道，而以如来名号必于某时引入菩提之故。以从如来秘密不可思议加持显现之圣号，赐予圆满安乐，也是万法法性缘起之力不可思议，何时亦不虚妄，若善观察，如意宝等唯微尘聚合，成就之咒唯音声众多刹那之相续，此外并无丝毫谛实，然而不可否认，彼等将对依止者赐予圆满所求，如是若以自性空而对“诸法之力缘起无欺”生起信解，则一切修行都将具有意义。经云：“日日若于有情众，施予恒沙天衣食，一饭供养一居士，较彼出生无量福。如是依次而类推，供养随信之比丘，预流一来及不来，罗汉缘觉福转增。十方尘数缘觉前，常供恒沙天衣食，闻佛见佛画塑像，其人得福尚为胜，况睹金颜而合掌，赞颂一句或供养。若人执持佛名号，心中具信不舍弃，善胜日日供诸佛，满十方刹恒沙宝。复说仅持佛名号，今来获益亦无量，佛赞于彼既如斯，披读作意何须言？”以此为例，详细应从诸经中了知。

乙二、随念法宝功德分二：一、略说 二、广说

丙一、略说

【正法者，谓：善说梵行，初善、中善、后善，义妙文巧，纯一圆满，清净鲜白。】

一般法，梵语为“达摩”，有所知、道等十义，譬如所知之法能持各自体相，十善法等能持不堕恶趣，正道能持远离二边等，需要领取当时别别之义。而此处所谓“圣法”，即是一切所知法中圣、第一、极其稀有者，包括因之道、果之寂灭涅槃二者，及其等流教法，总之教、证称为圣法。

如是圣法，最初听闻产生信解，故为初善；中间以思慧印持法义，决定究竟安乐之道，由此产生殊胜欢喜，故为中善；最后修行时将产生真正智慧，由此彻底远离三有，故为后善。或有依次解释为所詮义三学，即显示戒定慧三学，故相应道次第，说为初中后三善，以是彼彼时主要实修之次第故。

“义妙”者，即无倒宣说世俗胜义二谛的体相，因此，并非如外道毫无意义的观察鸦嘴之论，以及如论述树叶、腹虫有多少的无甚意义之论，而是抉择于一切所知法之境能断无明之义，故称义妙。

“文巧”者，即无当地不说的名字动词积聚，及缀文法错乱、语不通顺等过失，亦即非如有些外典故弄玄虚、晦涩难懂，乃以如来大悲相应所化意乐，易解易持，文义明显，并且动听。

从体性的角度，具足梵行四德：

初“纯一”者，即是宣说不共外道等的细无常、行苦、无我等故，与余者不杂不共之功德。如云：“对治一切烦恼敌，救护众生离恶趣，具救治德故为论，他教无有此二者。”

“圆满”者，即并非仅仅对治如欲界少分烦恼，以及如治病之药般寂灭少分痛苦的方便，而是断尽所有三界烦恼的对治法圆满。如补处弥勒云：“何者具义相应法，能断三界烦恼语，显示寂静之利益，即是佛说余翻此。”

“清净”者，即是宣说所知法界体性清净的自性中本来障垢清净的所詮义，而且是显示，缘彼的能境智慧也相应法界的缘故，寂灭颠倒戏论。

“鲜白”者，即于法界自性清净未如是证悟的诸客尘障垢及习气，以无误衡量实相之道净除之后，实相全体显露的离垢清净，就此而说“鲜白”。





如是“梵”者，即是涅槃，属于其道或行之法，称为具有梵行四德。

如是三善、二妙、梵行四德，如《庄严经论》云：“此法随时善，生信喜觉因，义正及语巧，能开四梵行。不共他相应，具断三界惑，自性及无垢，是行为四种。”

丙二、广说分二：一、所取殊胜 二、真实依处

丁一、所取殊胜分二：一、略说 二、广说

戊一、略说

## 【佛、薄伽梵，善说法律。】

于一切所知慧观无碍转入的量士夫佛薄伽梵，所说法律，唯一是远离一切过失、圆满一切功德自性的善说，其余以痴心染污的外道宗具有众多相违等过失，故非善说。

戊二、广说分二：一、从离过而宣说 二、从具德而宣说

己一、从离过而宣说

## 【正得，无病，时无间断。】

如何为善说？即真正见，有些版本为真正说，即是对诸法实相如明眼者见色法般无误现见之后，如实宣说此义，由此诸所化亦依此法能无误见实相，故称真见，即对此无有迷乱。《大难释》中解释，不但词句，对意义也要由观察获得定解，但这不是忆念法宝功德的角度，而中间宣说一句补特伽罗修行的内容也显得不连贯。

“无病”者，病为烦恼异名，能断尽此烦恼及习气的无漏法自性，犹如日轮前无机会获得黑暗，无有有漏法或烦恼病。因此，世间技能等论典，所有学术都与有漏烦恼不相违而可以相应，圣法则超胜彼等。

所谓“时无间断”，或疑：虽然圣法是离过具德，但对其依止，某时会有以其功德不救护的机会呢？并非如此！虽然如意宝、妙瓶等能作利益的妙物亦非时无间断的饶益，但以圣法，所断断尽不恢复，亦无从圣道所得证德中退失，故称“时无间断”。

彼等应当以事势理成立而信解，此处恐繁不述。

己二、从具德而宣说

## 【极善安立，见者不空，智者各别内证。】

“极善安立”者，即由此圣法，在相续中安立苦集所摄一切所断断尽的究竟无漏安乐，即除此因外，在所知法范围内，再无余法能极善安立 解脱安乐。如何安立？对此以闻思修趣入者，能渐次从三有之处引入于无漏法界。

“见者不空”者，即无始以来在轮回苦海中漂泊的诸有情，若仍未值遇圣法而不修行，必将无自在沉溺于无边无际的难忍痛苦之中，而得遇此者，则如大海中央遭遇航船一般，智者们即依此而趣向于大苦海的彼岸，不再退还而行，因此见或了知此者即此者具有殊胜空”。对此应知，轮回本为痛苦之自性，其治唯有圣法，依彼之后即能减弱轮回之苦，因此，生起信解的诸明眼者将会如是发起“希有！此语极为真实”的殊胜定解，其余诸患者值遇圣法，则仅显现文句、未领受意义而舍弃。

所谓“智者各别内证”，是说极为甚深，并非寻思、世间平凡识之行境，即彼现于照见实相的圣地智者各别自证智境前，此为现量，而能圆满作为所境者，唯是究竟智者——佛陀，以总相方式衡量，亦属具有极细智慧的智者之行境。所谓“各别自证”，其中“各别”是与余法不杂之义，“自”是彼等境的体性无误，“证”是见，合即：此法并非以其余了别宝瓶等的眼识等观现世量所能了知，而唯一是自知之心——不共识之境。故其义为：是具有各别自证智智者行境之故，诸出世间不共功德以修慧觉受而触，则成为不变信解之处。

如是已说，一切所知法范围内，所取或所判定的殊胜者，即是圣法。

丁二、真实依处分二：一、略说 二、广说







戊一、略说

## 【法律善显。】

法律善显者，或疑：佛陀圣法有说蕴等有，有说蕴等无，有说亦有亦无，有说非有非无等，说法无量，故难依托。并非如此！以量士夫佛薄伽梵极善了知所化界、根、意乐后，如擦拭如意宝一般，从二谛展开之法粗、细、极细、究竟诸义，随其堪受而宣说的此等一切，唯一成为所化相续烦恼的调伏，并是趣向究竟菩提，无一句别义，无一句违逆，无一句不说真实义，一切皆不相违而同归究竟菩提，故称法律善显。

有些版本翻译此句为“法律善说”，意义相同。有些注释解释此句为为了爱惜佛制戒律学处，其实若从对字与意义两方面观察，便可了知是否为经典之密意。

戊二、广说

## 【决定出离，趣大菩提，无有违逆，成就和顺。具足依止，断流转道。】

所谓“决定出离，趣大菩提”者，或问：一切圣法同入唯一究竟胜义之相，其义如何？从轮回粗大乃至无明习气地之间的一切所断，无余出离的种种方便，悉皆具足，能作断德圆满之因，就此称为决定出离，断尽二障的同时，获得所证究竟的无上圆满菩提，故称趣大菩提，此即宣说一切所断断除、一切所证证得的大菩提降而趣入，故为究竟一乘。因此，一切圣法的所诠义无有丝毫取此舍彼的相违，一切均无违逆，无不是圆满道的支缘，故由所化意乐的差别，佛说无量法无有违逆。不仅无有违逆，且以下下一切功德分，于上上中含摄而无分别故，此等一切于一关要中具足，称为“成就和顺”。若圣法为种种别义，或是相违，或一者中不含另一者，虽不能作真实依处，但并非如此的缘故，法之大小以自己能受持多少，于彼亦可成为真实依处。未通达如是关要而视声闻法为下劣之人，心中容纳不了如来深广妙法之理后，自趣舍法之衰损。

“具足依止，断流转道”者，一般依止此种彼种的一切有漏有为法，最终无不灭尽，是故虽获转轮王、帝释、梵天之王政，却无依止，纵然获得者自己于彼未舍弃希求，然从所得角度，必将成为无有依止或不可取。圣法并非如此，依止者自己若未舍弃圣法，圣法不能作为依止或信赖之处，何时何处也不可能。

所谓依止，应需了知，正法作为所依后，其上的依止者何时亦不乏依止，亦即以导师亲见一

切所知相而宣说作为根据后，具足依止。有些仅解释为正法依于佛，或依于如来藏，尚未开出数句之含义。

对此或作是念：如是圣法，虽可称为无欺信任之处，此世界中于一切妙事妙果受用，唯一是妙，然而妙者穷尽，现在再无作为，并无一概的信任之处，故正法也是如此。

并非如此！若依圣法，则具有安立善妙究竟之处——所作已办、负担已弃的无学道果位，此时不再从一种作业转至另一种作业，或者从一者至另一者相续不断而流转的情形真实已断，故称“断流转道”。《释明论》云：“无上即断流转道，趣于究竟为流，至此真实尽故为断。”

各家注释中，此句解释为断除心与心所之流转，或断除轮回中流转等，然仅为一面之言，尚未解释圆满，此后二句意义深奥，故唯此处开显。

如是了知所知法的范围内，能信任不变的有事，唯有圣法，并对“三世所有诸佛菩萨、声闻缘觉及诸众生的安乐善道，一切唯从圣法光明出生”生起信解之后，应当发起住持圣法之愿，以经云此愿涵摄佛子无量诸愿之故。

如是随念法宝功德之后，心想：今日能遇法宝光明，何等庆幸！理应随分随力受持圣法。弥勒云：“谓书写供养，施他听披读，受持正开演，讽诵及思修。”如是应勤修十法行，以成就人身大义。如是圣法，下至于一偈义听闻受持开演思惟，亦能成就无量利益，广于经中应当了知。

乙三、随念僧伽功德分二：一、宣说僧宝功德 二、胜赞具彼功德无上福田

丙一、宣说僧宝功德分二：一、相续清净 二、胜田功德

丁一、相续清净

## 【圣僧者，谓：正行、应理行、质直行、和敬行。】

僧者，即以千百万魔众不能令离正道之故，具有不夺信解之名，即圣补特伽罗之义。圣或大者，即由内道佛乘超胜世间，或者具有所缘等七种大，故称圣僧。

安住于如是的圣众，以离一切过失相的戒学庄严相续，故称正行；具有了达诸义的三摩地定学，故称应理行；以不住常断等边的正见智慧解脱相续，故称质直行；所有僧伽见、戒、利





他等无有不同而共趣涅槃，称为和敬行。

或者，所谓正行，若按略说解释，行于遮止一切衰败的正道，即是正行，间接亦说外道无正道，故非正行。广说即是：“应理行”者，“理”即涅槃，“行”即入彼，是从果而言；“质直”为圣道，经云“质直即是圣道”，是从有学道而言；“和敬”即所有入圣道僧伽，同趣涅槃城不退而行，故是从无有不同行者而言。

或者，就远离舍弃、错误、歧途及退转，依次称为如是四行，亦即于远离邪行等四倒的无误正道中实行者，是世上相续清净之人。

丁二、胜田功德

## 【所应合掌，所应礼敬，清净功德，净诸信施。】

僧伽深证法性而相续清净，故余者于彼应当恭敬合掌；僧伽为殊胜引导，故于彼顶礼具有大义，故应礼敬。以胜功德庄严相续，即是吉祥福田，“吉祥”为妙好、圆满之总称，僧是福德亦是吉祥，故依彼将出生一切福德的吉祥圆满，故称为田。

此等离过具德者，纵然以三千大千世界财富供养，于彼亦不成为障碍，是故于彼，诸信施即是净诸信施，非但无有享用信财之过，更是能令圆满大资粮的大净信施。

总之宣说以合掌等承事及礼敬等方式，所应皈依，亦是利他无尽的吉祥胜田，并以信施不成障碍。如云：“所应承事，胜恭敬处，所应礼敬。”故由僧伽自相续清净，成为他人应供等。

丙二、胜赞具彼功德无上福田

## 【所应惠施，普应惠施。】

“所应惠施”者，即如良田中生长庄稼，于彼供养有大利益，故能产生无量、第一、最胜利乐之果。“普应惠施”者，即一切时处堪为所有世间的大供养处，亦即无与伦比的供养处，世间凡夫是以烦恼染污相续，僧则从彼解脱，故如无垢如意宝王。对以上六句，有注释对应解释为：于资粮道者所应合掌，于加行道者所应礼敬，于预流者清净功德，于一来者净诸信施，于不来者所应惠施，于无学道阿罗汉者普应惠施。

总而言之，正道圣法若以理成立为真实，则于学修圣法之僧及学修究竟之佛，将会产生信

解。因此，若以对如来具有四谛甚深缘起之理产生真实定解的方法，励力精勤，对三宝将会产生不退转的坚固信心。

如是于真实僧伽及仅持僧相，亦了知为圣法宝之功德后，应尽力承事供养，以生无量福德之故。如是经云：“恒于月月中，百千大供施，若于僧净信，福胜十六倍”，以此为例，广于经中应当了知。

甲四、未义

随念圣三宝经圆满。

如是十方一切世间界所有利乐之源泉——共称三宝，乃至虚空及轮回未尽之间无尽之自性，万千善相吉祥之源，此是仅仅忆念亦能从一切衰败中解脱。《圣幢经》云：“若心有恐惧、怖畏与惊慌，则应忆念佛宝；若未能忆念，则应忆念法宝；若未能忆念，则应忆念僧宝。以此将会从一切怖畏中解脱。如与修罗交战之际，帝释告天众言：‘若战争中恐惧时，应念我能胜胜利幢，若未能忆念，应念具自在天子胜利幢，若未忆念，应念水天天子胜利幢。以此遣除畏惧。’”如是应随念三宝，以此获得无量福德。《抛石经》云：“依佛所植善根，于轮回中无尽、无边，亦能获得无尽涅槃，依于法、僧所植善根，亦复如是。”又说南瞻部洲纵广七千由旬，东、西、北洲分别纵广八千、九千、一万由旬，皆能以步衡量，然依三宝所植善根终不可量。如是须弥山王，及其周围一切山峰，逐两称量亦能计算，大海之水亦能以瓶称量，依于三宝所植善根，终不可量。仅以此等为例，实则三宝功德过于虚空，量无边际，无垢殊胜，无上无等，故对此信解等的利益亦无量无边。因此，一切真实皈依尽摄于三宝中故，诸具慧者若忆念三宝功德后，承诺其为真实、永恒之皈依处，从此便能开始断尽三有，且有了恒时安乐的开端。

如是一切诸佛虽然密意一味，但由发心与大愿的无量游舞，不可计数的三世诸佛中，每一尊佛一毛孔、一微光的功德，纵以如来尽虚空际演说亦无穷尽，于彼一切诸佛功德无一遗漏，能于一时之中忆念，又于一偈圣法听闻、读诵，功德无法衡量，于彼十方三世所有圣法，了知为真实之道而作意，又于十方三世安住的无量圣僧中，一位圣僧安住慈心三昧，所生善根业已无量，况以所有僧伽作为信解之境，其功德无量更不必言！于此处信解之后，仅念一遍此经，亦成为以三宝展开宣说的所有一切善根的源泉，何况演说等的功德，更是无量。应知，谛听一遍此经，仅以此亦令人身成为具有大义。





具德万千吉祥之胜源，三宝悦耳飞扬五彩幡，  
乘骑善说香风飘动时，流唱无尽吉祥之妙音，  
截断所有世间之衰败，亦于常享圆满诸吉祥，  
缘起善道光明之要门，以彼吉祥法藏而开启。  
增上意乐皎洁满月轮，恒时安住胜慧虚空界，  
利乐银光遍洒于世间，祈愿增胜安乐之吉祥。  
吉祥拉则殊胜圣地中，吉祥上师弟众聚会时，  
吉祥种种祥瑞妙相故，吉祥不灭语言胜幢立。  
愿依此善具德师久住，僧团增胜事业亦究竟，  
众生利益安乐之吉祥，何时不退恒常而增上。

此文由对具备稀有智尊妙三德之圣喇嘛扎西劝请之语顶戴受持，四大紊乱病触虽于体内如汤涌沸，然而心中作意三宝甘露之月，未讲究修辞文法而善释要义之注释，麦彭南嘉九月上旬八九二日中撰著。以此愿成所有众生善愿如意成办之因！







2762  
28

சிவசுந்தரி

॥ श्रीगणेशाय नमः ॥

५. निम्नलिखित कविता पढ़िए।

三

108

ॐ नमो भगवते वासुदेवाय

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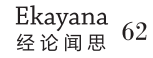
卷之四

4

ॐ नमो भगवते वासुदेवाय

අනුරාධපුරය





13

14

11

18

2

1

10

家

15

22

5

24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49

50

15

12

53



一、

1

5

8

59

30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 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意义

慈诚罗珠堪布







## 一、为何要区分生存的方式和意义

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意义虽然是最简单、最基础的道理，但要做起来却不是很容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最需要和最缺少的，并不是密宗、大圆满，而是这些基础的修法和认识，因为最基础的也是最关键的。

虽然密宗大圆满是很高级的法，但以我们目前的状况来看，现在还不是修的时候。如果我们在目前的情况下修大圆满或是其他的密宗，效果不一定很好。这并不是说大圆满和密宗有什么不好，大圆满和密宗当然是很好的甚深之法，但修者的根机必须与法相配，我们需要的是效果，并不是大圆满、生起次第、圆满次第的名声。如果根机不配而提前修大圆满、修密宗，效果就不是很理想。

整个佛法，尤其是藏传佛教特别讲究次第。修行人的层次也是参差不齐，有些人修了很长时间，修行也比较好；有些人又刚刚开始，连佛教的一些基本道理都不太了解。但总的来说，基础的问题仍然是最关键、最需要的。现在我也是在基础的方面努力，并没有去修大圆满、生起次第、圆满次第等等。我相信，只要基础打好了，其他的都说好；基础不好，修什么法都不会有效果。所以，在基础上面我们一定要下功夫。

基础是什么呢？你们都知道，基础是出离心和菩提心。虽然每个人都会说，但是做到了没有？以前我们讲过“佛教的定义”，对一个修行人来说，怎样衡量自己修的是不是佛法呢？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们在很多论典中对佛教下了这样的定义，很简单，就一句话——修任何一个法，能够断除烦恼的叫做佛法；不能断除烦恼，或者对断除烦恼没有什么帮助和效果的，就不是佛法。

很多人学佛的时间比较长，既修完了五加行，又念了很多咒，每年也听了很多开示，现在我们回头自我检查一下，

我们在修行结果——断除自身烦恼方面有没有明显的效果和进步。如果没有的话，虽然不能说以前的修法都是白修，当然有善根，至少在我们心田里播下了很好的种子，但谈不上是真正地断除烦恼。如果是这样，就需要调整，看看问题在哪里，究竟是我们的修行方法不对，自己与所修的法不相应，还是自己不够努力。我想，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基础没有打好，或者没有巩固好。有一点基础的人，需要巩固基础；没有基础的人，就要打好基础，所以，我们应当从出离心开始修。

为什么要讲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意义呢？我觉得掌握这一点很重要。现在很多人，包括不少学佛的人都把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意义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除了生存的方式以外，没有生存的意义，就像愚昧无知的畜牲一样。

对一个动物来说，如果因前世的因缘能够活到十年、二十年，它也顺利地活到了十年、二十年的话，这就是它的胜利。对它来说，这就是生存的意义。

很多人也是这样，生存的意义当作生存的方式，生存的方式当作生存的意义。不学佛的人是这样，居士当中的部分人也是这样。这两年学佛的人越来越多，但有些人的所谓学佛，只是为了追求人天福报，既不特别地强调下一世怎么样，更不寻求解脱，主要是在现世生活中能够过得好一点——健康、长寿、发财，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点目的去烧香、拜佛、念经等等；从外表上看是在学佛，但实际上是把佛法当成了一种生存的方式。不信佛的人，将努力工作作为生存的方式；信佛的人，将去庙里烧香拜佛作为生存的方式。这种所谓的学佛，根本没有涉及生存的意义。我们应当分清什么是生存的方式，什么是生存的意义，这是基础的基础，是学佛的第一个入口。



## 二、生存的方式

生存的方式，是指衣食房车等生活的条件。修行人的生活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佛的要求又是什么样的呢？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像米拉日巴尊者那样放弃一切到山洞里面去修行呢？能够这样做当然是很好的，但很多在家人做不到，因为做不到，所以佛也没有这样要求。简单地说，佛对所有佛教徒只是要求四个字，就是少欲知足。对于出家人和在家人来说，少欲知足四个字的含义不尽相同，作为在家人，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这四个字的意思呢？

我见到的有些人中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拥有三四套别墅，但这些人却并没有住这些房子，而是很多时候都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还有很多人有三四辆车，但是只用一辆车，其他的又闲置于车库……这样的生活，就不是少欲知足。另外，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说，过度地开发能源、过度地砍伐森林等等，这些都是错误的生存方式，也不符合佛的要求。

该怎么理解佛的要求呢？虽然人的生活离不开金钱，如果根本没有钱，现代人便没办法生存，佛也没有说这些生活的基本条件不能有；但佛要求我们，在一般的情况下，个人的生活应当尽量地简单一点儿、朴素一点儿，只要能够生

存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生活得太优裕。这不是说一定要吃不好吃的，一定要穿很旧的衣服，一定要住很破的房子。佛也说了，如果因前世的福报，自己在这一生当中不需要太多的辛苦，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就能过上很优裕的生活的话，也不一定去过很朴素的生活。少花一些精力来追求物质财富，过简单的生活，也就是说不能太奢侈，这样就可以节约很多时间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这是佛告诉我们的生存方式。

但我们往往会为了一些没有必要的生活，而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痛苦。譬如说，现代文明病的三大根源——肉、牛奶、鸡蛋，都是根本没有必要的食品，但这没有必要的食品，我们却不知杀了多少生命，给众生带来了多么大的痛苦！我们以前都不知道，都在依照一种不正确的模式生活，以致于给很多众生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这只是一个比喻，其他方面我们也可以依此类推。

佛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特别讲究不要堕两边，不要走极端。如果生活太穷，就走极端了，只有像米拉日巴尊者那样的人，才能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修行，绝大多数人不行；但是，如果生活太腐败，吃多了、睡多了、电视电脑看多了，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病。很多医学博士也讲过，





因为美国人吃肉吃多了，所以百分之五十的美国人得了心脏病。因而，佛给我们制定的生活模式，就是尽量地简单一点。

另一个关键性的原则，是不能以杀盗淫妄等十不善作为生存方法。在不违背这个原则的前提下，如果生活过得好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只有极少数福报很大的人，才能一生当中既不太费力，生活也能过得很好，一般而言，生活过得越好，付出就会越大，所以，佛要求我们尽量地选择比较简单的生存方式。

大家想想：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自己有没有将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意义分开过？我想应该没有。那个时候我们一般会认为，吃喝玩乐就是生存的意义；但佛告诉我们，吃吃喝喝只是生存的方式，而不是生存的意义。

譬如说，一辆汽车的生存意义是不是燃烧燃料呢？当然不是。汽车生存的意义，就是交通运输，燃烧燃料只是它的生存条件，因为有了燃料它才有活力，才可以做事情。人也是这样。衣食住行等等，是人生存的方式，至于生存的意义，学佛的人与不学佛的人在认识上会有很大的差别。

现在我们懂得了佛讲的道理，也在跟着佛陀学习。佛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尽量地去做。虽然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地达到佛对我们的要求，如果百分之百达到了，我们就成佛了。但我们可以做到百分之三十、五十，能做多少就有多少。做的时候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区分生存的意义和生存的方式开始。

吃好吃的食物、穿漂亮的衣服、住豪华的房子不是生存的意义，以后我们只能把金钱等世俗的东西当成维持生命的条件。

不学佛的多数人就没有这样的概念，包括世间的哲学，也根本分不清生存的意义与生存的方式，真正能够懂得什么是生存意义的人只有佛陀。

曾经有一个有钱的人告诉我，他做一桩生意可以挣几百万，但这对他来说只是在银行存折上面多了几个数字而已。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有吃有穿，一个人能用的就只有这么多了，再多几百万、几千万也用不着。我觉得他说得很不错，事实就是这样。当然，如果他把这些钱财拿来作慈善，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不做这些事情，只是积累很多金钱，这是不是生存的意义呢？不是。



## 三、生存的意义

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关于生存的意义，虽然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但最终的意义，就是要为解脱做一些准备。现在大城市的人都买了各种各样的保险——生病了，有医疗保险；年老了，有养老保险……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这些保险也能起到一些作用，但死了有没有保险呢？没有保险！真正大难临头的时候，很多人就没有任何保险了。当然，如果确定后世不存在，人死了就一切结束了，那么，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也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为死亡以后考虑。但从人类有史以来到今天，任何一个哲学家，任何一个科学家，都不能真正推翻轮回学说，证明后世不存在；相反，轮回存在的如铁一般的证据却越来越多，这不是什么猜测，而是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回避现实——后世一定存在，既然如此，那我们该怎么办，需不需要为后世考虑呢？当然更需要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往解脱方面去想，通过轮回过患、死亡无常等修法来培养出离心，走上解脱道，就是生存的意义。因为真正能够走上解脱道，就彻底地解决了我们的生老病死。如果是大乘佛法的话，不但解决了自己的生老病死，而且也可以逐渐解决所有众生的生老病死，所以，我们要高瞻远瞩，不能只看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蝇头小利，这样我们会彻底失败。很多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充满悲伤、充满嗔恨地离开了人世，因为他们生前没有区分生存的意义和方式，所以导致了这些问题。如果我们现在仍然做不到的话，将来也会像他们一样，这种失败不像世俗间争权夺利的失败，那些失败是小失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在我们一生结束的时候还是以失败而告终的话，那就是最大的失败。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来弥补呢？很难说。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在行动上分清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意义。

修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健康、顺利、发财，而是为了解脱。只有断除烦恼以后，才会获得解脱。虽然在三年、五年当

中彻底断除烦恼不太现实，但减少烦恼没有？即使没有明显地减少，但往减少的方向走了没有？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就从点点滴滴去做，没有必要谈佛的境界是什么，菩萨的境界是什么，《现观庄严论》讲什么，中观讲什么，月称菩萨说什么，龙树菩萨说什么，这些太多了，一生都说不完，寻根问底地去追究这些佛的境界、菩萨的境界没有用。

我也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学《现观庄严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讲菩提心，讲得非常复杂，每一个字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我都设法去掌握。比如说：菩提心有什么样的分类，分开以后有多少，归纳以后有多少；世俗菩提心是什么样，胜义菩提心是什么样等等，天天研究这些；对一个观点有支持的、有反对的，反对的人用什么样的逻辑、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教证去驳倒对方，对方又怎么样反驳等等，在菩提心上面花了很长的时间。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没有菩提心，这是多么令人汗颜的事啊！但有些人不是这样，他不管菩提心的若干观点，只是去修菩提心，结果人家修成了，我们却没有修成。

作为居士就更不能像我这样。本身居士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短短的时间内，又去听这个法、听那个法，如果一个都不修的话，就像一个人吃东西，吃完了之后却不能消化，结果全部吐出来一样没有任何意思。

我这几年没有讲太多的逻辑，除了针对目前居士容易有怀疑的地方，或必须要说清楚的少数问题给了一些解释以外，其余都是真正的修法，但你们修了没有？当然，如果你们反过来问我，你修了没有？那我很惭愧，我也没有修。从现在起，我们都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大家要一起修，所有人都要修，我要修，你们也要修，这是最关键的。





我们在理论上早就知道什么是生存的方法，什么是生存的意义，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跟没有学佛的人一样，还是把金钱当作生命的意义。从此以后，我们应该将二者区分开，把金钱看得淡一点儿，没有以前那么执著。实际上，“金钱”这两个字，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内容，所有的身外之物，都可以用“金钱”两个字来代表。

我见过很多生意做得比较大的企业家。据他们说，他们的事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扶贫，为了弘扬佛法等等，如果真的是这样，也不需要放弃金钱，只是内心不能那么执著。

我经常听到很多居士对我说，希望佛菩萨能给他加持，让他的生意做得更好，能挣更多的钱去供养三宝。虽然这个发心不错，但实际上我们不需要用钱来供养三宝。真正的佛菩萨不希望我们有更多的钱，他们更希望我们有出离心、菩提心。对佛菩萨来说，我们有钱没钱无所谓，他们希望我们的是，只要生存没有太大的困难，就一心一意去修行，竭尽全力地把握住自己的生死，这是我们目前的工作。

寂天菩萨在《集学论》中通过引用教证也阐述过一个观点：如果菩萨自己一个人到静处去修行，耽于减少烦恼的幸福、禅定的滋味，而不去度化众生，这是菩萨的堕落。所以，如果有了菩提心，事情还是要照样去做，但做事情的目的就不一样了。

有一个比喻可以说明这一点。你们每个人肯定都知道飞蛾，但你们知不知道飞蛾为什么投火？挡都挡不了，冒着被烧死的危险，一定要投到火里面去，它是不是要故意自杀呢？不是，它就是很喜欢火，所以一定要投到火里面。

这不是上帝的安排，也不是无因无缘，蝴蝶对火就不那么敏感。也许从现代生物学或医学角度来说，有一些物质方面的解释——在飞蛾这种昆虫身上，有一些对火非常敏感

的物质。现在的所有事情都是用科学来解释的，但最关键的原因却不是这个。

所有事情都有因缘，因缘有远的因缘和近的因缘，也叫做远因和近因。远因是很早以前造成的一种因，近因就是当下的因，现在我们从物质方面所作的所有解释都是近因，它的远因是什么呢？是飞蛾的上一世非常执著自己的相貌，或是非常喜欢漂亮的人，特别地执著色蕴；无论是男的女的，无论是对谁，下一世就会投生为飞蛾，飞蛾投火身亡的原因就是贪心。

我们都是凡夫，死了以后一定要投生，非投生不可，连佛都挡不了。如果佛能够阻挡，今天我们肯定不会在轮回里，佛已经把我们全部度完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作为凡夫，谁都不能选择一定要投到哪里——一定要做人，一定要做天人等等。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反反复复、不由自主地投生呢？这肯定不是我们的本愿，如果出于自愿的话，那绝对没有一个众生愿意投生为畜生，更没有愿意投生到饿鬼、地狱道的，但地狱里面却充满了无以计数的众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轮回有贪心，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对不太了解佛法的人来说，怎么样走解脱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解脱在哪里？解脱的路线怎么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通过地球仪、地图来查找路线；但解脱的路怎么走，就似乎显得很麻烦。但是，依靠佛的教诲就不是很难。就像一条街上的所有人都在往前走，其中一个人一下子掉头往回走一样，在轮回的道路上，所有的众生都是往前走，往前走走到哪里呢？走到地狱、旁生、饿鬼道等处，但修行人却往回走了，往回走，走到哪里呢？就是要回归自然。

现在不是很多人说要回归自然吗？但世人所回归的“自然”，不是真正的自然。真正的回归自然，就是走解脱道，



放弃对轮回的贪欲心。目前我们需要的，就是出离心。从今天起，我们不能把金钱当成生存的意义，也不能把传统观念当中的儿女家庭、天伦之乐等等当作生命的意义。

对一个凡夫来说，生命轮回非常痛苦。也许有些人不一定承认，他们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痛苦，拥有一些暂时的幸福生活，就自以为是地说，我的生活已经是人世间最顶峰的生活了，什么极乐世界、解脱，我根本不需要！但他们看错了，他们目前的幸福生活并不是永恒的，这是他们对轮回的认识不够造成的。具体的道理我不讲，在人身难得、死亡无常，尤其是轮回过患里面讲得很清楚。通过观修我们就能知道，如果这样一直往下走，前途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必须回头！

从现在起，为了获得解脱，我们必须放弃那些世俗的金钱、名利。当然不是全部放弃，释迦牟尼佛在显现上也天天托钵化缘，天天要吃饭。当然，佛吃不吃饭肯定是无所谓的，但在众生的眼里，佛也会如此示现，凡夫就更做不到彻底放弃世俗生活。但除了生活以外，我们还要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决心——走解脱道。在此基础上，哪怕念一句咒，就已经开始回头了，走一步是解脱道，走两步也是解脱道，走得越多，离解脱越近。依照我们以前的方式生活，不回头一直往前走，就会离解脱越来越远。

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不是很容易。出离心比菩提心容易一些，所以我们先易后难，能做到的先做，释迦牟尼佛的方法也就是这样。不能把最难的东西先推给你，否则所有的人都会灰心失望，能做到的先做，做完以后再做其

他的。出离心生起了，就修菩提心；菩提心有了，就修空性；显宗中观的空性了解以后，就提升到密宗大圆满的层次：这是最踏实的路。

虽然我讲的这些内容，是针对刚刚学佛的人而言的，但我想很多人还是需要的。让你们讲什么是出离心，什么是菩提心，你们多数人都讲，考试能及格，但是在实际行动上不及格？我想我不及格，你们不及格？如果不及格的话，那我们还是需要实实在在地修。

前几年我讲了出离心和菩提心，去年又讲了很多空性的修法，今年又回到最基础的地方，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从头开始学。你们是不是有点不理解，但我认为这是需要的，你们可以想一想：自己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在实际行动上，你们是不是把最基本的修法修好了？空性、大圆满离我们还很远，所以你们不要要求修最高的法。

我不给你们布置其他的作业，你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文字上的作业，再不能多了。但是我也给你们安排一个作业，你们要认真地思考一下，这两年修行的进步是什么。过一段时间，我要考试，考试的内容，就是问你们有没有菩提心、有没有出离心，在出离心、菩提心上面有没有什么进步、收获，内心深处有没有获得什么佛法的利益，这是修行人最基本的成就。

注：此文乃大堪布慈诚罗珠仁波切授权刊登



# *The Way of Living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Khenpo Tsültrim Lodrö





## *The need to separate the way of living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The way of living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may seem to be the most basic things that we should all know about, but to separate the two in practice is not so easy. I personally feel that it is rather important to be able to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Nowadays, many people including quite a few Buddhist practitioners think that the way of living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mean one and the same. However, what they have in mind is just the way of living, which less intelligent animals also know, never 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life.

For an animal, to be able to successfully live up to ten or twenty years as a result of the causes and conditions engendered in past life which allow him or her to live this long means victory already. This after all would be the meaning of life for this animal.

Many people also mix up the two. Among

them, there are non-Buddhists and some lay practitioners of Buddhism. Although increasingly more people are becoming interested in learning Buddhism, some of them seek only the benefit of the god or human realm in this life.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next life or the question of liberation from samsara are not at all their concerns. They burn incense and read sutras only to get a better treatment from this life. On the surface, it may appear that they are practicing Buddhism, but in fact they view Dharma practice only as a way of living. To non-Buddhists, working is their way of living; for some Buddhists, the way of living means going to the temple to render worship to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The so-called Dharma practice does not touch upon the meaning of life whatsoever. To make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way of living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is the most basic step to entering the path of Dharma.



## *The way of living*

The way of living means how one goes about sustaining oneself, essentially how one manages to live. What is the proper way of living for a Dharma practitioner? What did the Buddha say about this?

Should all practitioners give up everything and retreat to the caves to meditate like Milarepa did? It would be great if one can do that, but most laypeople cannot and so the Buddha did not rule this way. In a nutshell, the Buddha only asked all Buddhists to be content with fewer desires, which means differently to the monastics and lay practitioners. How then should lay practitioners interpret this request from the Buddha?

I have seen that someone who owns three or four villas but hardly ever lives in any of them. Very often this person just spends the night on the office sofa. Others own three or four cars but only use one; the rest just lay idle in the garage. This kind of lifestyle does not comply with the Buddha's request for a life filled with fewer desire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world as a whole, over-consumption, be it of fossil fuels or trees, is also a wrong way of living, which does not meet the Buddha's request either.

In today's world, one is basically unable to survive without money and the Buddha also deemed reasonable means for living justified.

What he requested is that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one should live a simpler and modest life. There is really no need for fancy stuff as long as one stays in a livable condition. But that is not to say that one must eat lousy food, wear old clothes, or live in a run-down place. The Buddha also said that it is not necessary to live too modestly if one can afford a comfortable life with relative ease, thanks to good karma from the past life. To live a simple life, as opposed to a luxurious one, means less energy need be spent on acquiring material wealth and hence more time and attention for really meaningful matters. This is the way the Buddha told us to live.

However, we often bring much suffering upon ourselves for inessential things in life. For example, we kill so many lives and cause great suffering to other beings to get meat, milk and eggs, the three major sources of modern illnesses, that are basically inessential food for our survival. We did not know any better before, just following a wrong mode of living and hence resulting in great pain for many sentient beings. This is just one example. Other aspects of our lives can also be reexamined this way.

The Buddha particularly wanted to avoid taking a dualistic stance toward any issues. To lead a poverty-stricken life is an extreme. Most people cannot maintain a contemplative life under such harsh condition except for someone like



Milarepa. On the other hand, a life of indulgence may cause all kinds of physical problems. For instance, many doctors suggest that over-consumption of meat could be the cause for heart disease. Therefore, the proper way of living set by the Buddha is one of simplicity and modesty.

Another rule is that one must not live by the ten evil actions such as killing, stealing, cheating and so forth. On the premise of not violating this rule, it is all right to live a rich life, but only very few with extremely good karma do not have to work hard for it. In general, the richer the life is, the higher the toll it would take on one's well-being. So the Buddha's suggestion of a simple way of living is actually a better choice for all.

Did we separate the way of living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before learning the Dharma? I think not. At that time, most of us considered eating well and having fun the meaning of life, but the Buddha told us that those are just the way of living.

Is burning fuel the purpose of a car's existence? No. Its purpose is to transport. Burning fuel is just a way to sustain itself. Only with fuel can it have enough power to fulfill its purpose. Likewise, food, clothing and housing are what we need to maintain our existence. As for the meaning of life,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in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ose who have learned the Dharma and those who have not.

Now that we have learned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we should do our best to follow his advices as much as we can, if not one hundred percent. We would be Buddhas ourselves if we can comply one hundred percent! And the first step is to begin with distinguishing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the way of living. From now on, having good food, pretty clothes and a fabulous place to live in no longer denotes what life is about. Material wealth and other worldly things are only necessary for us to maintain a living. However, most of those who have not learned the Dharma do not think the same. Even in philosophy,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the way of living cannot be clearly separated. Surely, the Buddha is the only one who truly knows the meaning of life.

A wealthy man once told me that he could make a few million bucks from just one deal, but to him it only meant that more numbers were added to his bankbook. One only needs so much to live. He could never use up all his money in this lifetime. I think what he said makes a lot of sense. Such is the reality. Naturally, if he were to use the money for charity or something meaningful, it would be a different matter entirely. If not, just accumulating great wealth should not be deemed the meaning of life.



## *The meaning of life*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views on this, but ultimately the meaning of life is to get oneself prepared for the liberation from cyclic existence. In China today, people in the large cities have bought all kinds of insurance for health, old age and what not, which in certain time frame and to some extent can serve their purposes, but none for afterlife. When disaster hits and life is in danger, people discover all of a sudden that no insurance can guarantee them a safe passage in afterlife. If it can be ascertained that there is no life after death, then we need not care what would happen afterward; normal insurance will suffice. But so far no scientist or philosopher can completely refute the idea of cyclic existence or disprove next life. Rather, the evidence of a cycle of death and rebirth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more abundant, which is based not on any assumption but facts available in everyday life. We cannot evade reality and the reality is that next life does exis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we have no excuse not to prepare for its coming.

From now on, we should direct our thoughts and actions toward the ultimate liberation. Through contemplation of impermanence and the woes of samsara, we can begin to cultivate renunciation, then gradually move forward on the path to liberation. This is the meaning of life for us Buddhists. The path to liberation, once taken wholeheartedly, can fundamentally resolve the issue of cyclic death and rebirth. Moreover, taking the path of Mahayana can not only help oneself but also all other sentient beings to liberation from samsara over time. Therefore, we ought to be forward-looking and strive to set higher goals. Otherwise, we may fail this life miserably perhaps not in material terms but in essence, like so many others who have died with great sorrow and anger because they did not know to distinguish the way of living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when still alive. Failing to realize what this life really means is a huge loss as opposed to losing out in some worldly competitions, which is actually insignificant by comparison. Whether we get another chance to amend this later on is hard to say. So now is the time to make that distinction particularly in our actions.

Three years ago, I asked everyone in the class to write me a note telling me how and what each one would arrange for daily practice. Now I would like to know what, if any, progress you have made in these three years. In other words, have you learned anything concrete from your practice? The Buddhist logic holds that regardless of what phenomenon, if it does not move in as short a time as one-ten-thousandth of a second, it will not move in the subsequent one-ten-thousandth of a second either even until the final one-ten-thousandth. If no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all these time, I am afraid that none ever will given another six, nine or twelve years!

I gave many teachings in the past few years, but none from the Vajrayana tradition. It is not for a lack of ability to teach on my part but to avoid confusing you with the more profound teachings at this point of your learning process without additional benefit. In your current condition, those teachings would not help you find the right path or gain a real taste of the Dharma. So I decided to cut off all the complex details and gave you instead the concrete and practicable instructions for actual practice. However, did you practice accordingly? What have you learned if you did?

As there are quite a few of you in the class,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you may progress at different pace. Still, if most of you only know

the dharma theoretically rather than practicing it in daily life, the teaching would not be as meaningful. Asking you to write me a note can also serve as a kind of reminder that perhaps it really is time to take one's practice seriously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no progress has been made aft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purpose for practicing the Dharma is not to gain health and wealth or be trouble-free in life but to attain liberation. In order to reach that final goal, all defilements must be eradicated first. Although it is somewhat impractical aiming to accomplish that in three to five years, one can still check if defilements have been reduced or at least have tended downward over time. This is what we should be concerned with, not what it would be like in the realm of the Buddha or the great bodhisattvas. There is simply not enough time for us to explore and argue all the points presented in, say, *Ornament of Clear Realization* or *Madhyamaka*, In other words, we cannot hope to reach the same height as Nagarjuna or Chandrakirti by way of discussion only.

For example, when I studied *Ornament of Clear Realization*, the first subject was on bodhicitta. It became very complicated as almost every word could be interpreted variably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hich confounded me to no end. Questions like how many categories of bodhicitta there are, what relative or absolute bodhicitta means and the like were discussed over and over again. A viewpoint usually had people both for and against it. As a result, much time was spent on either defending one's own or refuting other's position. It is really a shame that I have yet aroused bodhicitta after all these years and so many arguments. Whereas some of my fellow classmates who rarely engaged in this kind of



discussion, only focused on the actual practice of bodhicitta, have by now successfully engendered bodhicitta.

Lay practitioners like you should be even more careful not to repeat the kind of mistake I made as you have limited free time to begin with. If all your time was spent on learning different teachings while little on actual practice, you would not be able to retain any in the end, just like someone who has to throw up due to over-eating and indigestion. It is all so pointless!

In the last few years, most of the teachings I gave were relatively short on theory and logic, except for a few easily confusing questions laypeople had that required further explanations. The emphasis was primarily on the way of actual practice. But did you do as taught? By the way, if you ask me the same question, my answer would probably be no as well. We cannot continue like this. From now on, everyone must take up one's own practice seriously.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eory, we all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ay of living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However, in practice, we often behave like the uninitiated making wealth accumulation the meaning of life. We ought to know better now to separate the two and be less attached to material wealth than before. The word 'money' can mean a lot of things in addition to its traditional definition; in fact, it can be used to denote all worldly possessions.

I have met many successful businesspeople who are running large corporations. They told me their goal is to have the means to help the needed or to spread the Dharma. If that was true, then perhaps it would not be necessary to give up the pursuit of wealth, but the

attachment to wealth must be checked.

Many lay practitioners often told me that they pray for the Buddha's or the bodhisattvas' blessing to help them succeed in their jobs or business so that they can afford to offer more money to the Three Jewels. This is good motivation, but in fact we need not offer money to the Three Jewels. Real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would not care for us to have more money. Rather, they would very much like us to have developed renunciation and bodhicitta. As long as we can manage to live a reasonably decent life, they wish we should concentrate on the practice of Dharma and do our best to take control of our own cyclic existence. This is really what we should be doing now.

In *Training Anthology*, Shantideva expounded a viewpoint based on teachings from the scriptures. If a bodhisattva, undertaking to practice alone at a quiet place, immerses himself or herself completely in the bliss of meditation and cannot be bothered to deliver other beings from samsara, it is deemed a bodhisattva has fallen from grace. Therefore, once having aroused bodhicitta, one should still get involved in certain activities, only with different purpose.

Take the example of a moth. Do you know why whenever a moth sees a fire, it must fly directly into the fire even knowing that it will surely be burned to death? Does the moth intentionally want to kill itself? No, it simply loves the fire.

This phenomenon is neither by God's will nor causeless. Butterflies, moth's close relatives, are not so sensitive to fire. Perhap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modern biology or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it can be explained by a certain substance that moth has that is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o fire. Nowadays, everything can be explained by science anyway. But it is not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All phenomena are the effects of causes of which there are two kinds —proximate cause and distant cause. Distant cause is the one committed long time ago while proximate cause is formed at the present. In the case of the moth, all the explanations we mak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physical matter are considered proximate causes. The distant cause is that the moth in its last life was a being much attached to form, one of the five aggregates, who cared strongly about its own look. With this kind of attachment, one will likely be reborn as a moth. The cause of the moth’s desperate tendency to fly into fire is actually greed or desire.

We are all ordinary people; all must be reborn. No one can stop this, not even the Buddha. If the Buddha were able to end death and rebirth, we would all be out of samsara by now.

Unfortunately, that is not the case! No ordinary people can choose what to be in the next life or not to be reborn. If we were to come back to samsara willingly, no one would choose to be animal, let alone hungry ghost or go to the hell realm. Yet, there are innumerable sentient beings in the hell realm, all because of the stubborn desire for samsara.

To those who know little about the Dharma, it is quite complicated to explain the path to

liberation. Where is liberation? How to get there? One can always find a way to go to any place on earth from a map, but the path to liberation seems not so straightforward. It would be much easier if one follows the Buddha’s teachings, however. Imagine that all the people on the street are moving forward, but one of them suddenly turns around and starts walking back. On the road of samsara, most sentient beings are moving toward the realms of hell beings, hungry ghosts and animals, whereas Dharma practitioners are heading back to the natural, pure state.

Isn’t it kind of fashionable now to talk about ‘going back to the nature’? But the ‘nature’ that worldly people go back to is not the real thing. The true meaning of going back to the natural state is to give up all desires for samsara and take the path leading to ultimate liberation. So the first thing we should do now is to generate renunciation. From now on, the meaning of life for us should never be merely having money, children, family and so on.

Some people may not think of samsara as suffering because they themselves have not been through too many miseries so far. The seemingly happy life they are having now already makes them feel on top of the world. Any talk of Pure Land or liberation is basically useless stuff for them. But they are wrong. As they are ignorant of the nature of cyclic existence, there is no way they could know that the good life hardly ever lasts long. Without delving into the details here, one should be

able to see clearly the nature of cyclic existence through contemplation of impermanence and especially the woes of samsara as specified in the ordinary preliminaries. It is plainly obvious if the same ignorant way of living is continued, what lies ahead in the future could be very dreadful indeed. So we must turn around.

In order to attain liberation, we need to forsake material wealth, fame and those fulfillments associated with secular life. However, it does not mean that all must be abandoned as even the Buddha needed to beg for alms every day. To the eyes of the ordinary people, the Buddha manifested as someone who also needed food, clothes and other necessities to live. So for us it is even more unlikely that we can completely give up worldly life. But in addition to managing everyday life, we also need to have unshakable determination to take the path to liberation. On this basis, even one single recitation of mantra can begin to turn us around. The more steps we take on the path, the closer we are to liberation. Conversely, to live life the way we used to would take us further away from it.

All these are easily said than done. Since generating renunciation is easier than arousing bodhicitta, we should begin with the former. This is also the Buddha’s way, for fear of discouraging people to continue if they run into trouble doing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first.

Thus, having generated renunciation, we then go on to develop bodhicitta and lastly to practice emptiness. Having sufficiently comprehended Madhyamaka of the exoteric school, we can advance to the profound practice of Great Perfection. Such are the most reliable steps for the path.

Although this teaching should be for the beginners, I feel that most people still need to hear. On renunciation and bodhicitta, you can all say a thing or two and pass exams. But can you pass in actions? I don’t think I can pass. If you cannot either, then let us all work hard at it.

I gave teachings on renunciation and bodhicitta a few years ago, on emptiness last year. This year the subject is back to the very basics again. You may wonder why, but I think this is necessary. You should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heck in terms of real action if you have completed the foundational practice satisfactorily. That is, whether you have made any progress toward the generation of renunciation and bodhicitta, or been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the Dharma in any significant way. To be able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of foundational practice is the very basic achievement of any practitioner.

**Note: The above passage has been personally authorized by Great Khenpo Tsültrim Lodrö Rinpoche for publication.**





# 末法凡夫，积福为重

北川



积累福报，是修行道路上重要的一个环节，从凡夫位，直至等觉菩萨，只要没有彻底成佛，就一直需要福报的累积。因为究竟的佛果，需要圆满福慧二种资粮，若福报不圆满，则无法成佛。如《中观宝鬘论》云：“诸佛之色身，由福资所成，法身若摄略，由慧资所生。”又如《月灯三昧经》云：“为求菩提修胜因，积聚福德及智慧。”菩提的殊胜之因是什么呢？就是福德和智慧。如果想成佛的话，这二种资粮就不能缺少。很多修行人认为学佛修行，只需要开智慧，不需要积累福报，这是非常错误的。

其实不用说成佛，小至获得世间的幸福，大至修行道路上的种种进步，没有福报，都是无法达成的。很多三宝弟子，在世间法上不够圆满，很多心愿难以达成；而在修行上，也是障碍重重，难以进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积累福报不够重视。

就世间法而言，如果要做一件事，达成一个心愿，如果没有福报，则无论外部条件如何优秀和成熟，最终也无法获得成功。比如很多人都希望发财，为此做了种种努力，每日辛苦奔波，但因为内在福报不够，所以最终依然不能发财。有些人想在职场获得升迁，自身能力也很强，也很得上司的认可和赏识，但由于内在福报不够，所以总是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障碍，无法如愿升迁。其他诸多找不到伴侣、没有孩子、名声不广等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内在福报不够。古语说有些人“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指的就是因为福报不够而不能得偿所愿的情况。

而在世间，要想躲避灾难，除了要忏悔业障之外，就是要多积累福报。俗语说“一福压百祸”，又说“吉人天相”、“福人居福地”等，都显示出如果一个人福报足够大，那么就能消除很多灾难、障碍和不顺利。

就出世间法来说，福报更是尤为重要。因为修行佛法的最终目的是要证悟空性而成佛，所以很多修行人都很重视开智慧。但是，殊不知如果没有福报的累积，开智慧也是非常渺茫的事情。在《金光明经》中说：“福资粮圆满，生起智资粮。”就体现了福报和智慧之间的关系。又如民间也有“福至心灵”这样的说法，可见福报对于开启智慧的重要性。大家所熟知的大乘菩萨的六度，布施度为第一，其密意就是如果没有布施而累积的福报，则后面五度都无法达成。由最初的布施度，而能引发后面的五度。如《解深密经》中记载：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宣说六种波罗蜜多如是次第？”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能为后后引发依故。谓诸菩萨若于身财无所顾吝便能受持清净禁戒。为护禁戒便修忍辱。修忍辱已能发精进。发精进已能办静虑。具静虑已便能获得出世间慧。是故我说波罗蜜多如是次第。”

为了告诉后世弟子们福报的重要性，佛陀本人也亲身示现过一个重视福报的案例。佛陀在《佛说国王五人经》中讲了自己前世的一个公案，内容是：佛陀有一世转生为一个王子，以福报巨大著称，名为“福德”。福德王子有四个哥哥，也各有所长。后来兄弟五人各自出国，以自己所长



维摩诘居士

谋生，以检验谁的特长更有用。前四位王子各自以自己的特长，在他国过得很好，但福德王子以其巨大的福报，则成为了那个国家的国王，后来四位兄长都成了福德王子的大臣。在故事的最后，佛陀告诉大家：“尔时智慧者，则舍利弗是；工巧者，则阿那律是；端正者，则阿难是；精进者，则输轮是；福德王者，即吾身是。此等尔时各自称叹己之所长，以为第一，于今亦然。昔尔时世皆不如吾，而各自嗟叹。吾成佛道，三界之尊，今皆归吾以为弟子，依佛得度。”

不仅是佛陀，后世的祖师们也非常重视福报的累积。汉传佛教的寺院传统，一般刚出家时，需要先为寺院大众“作务三年”，以此来积累福报，消除未来修行的违缘，成就顺缘。净宗九祖满益大师，晚年时曾示现对自己初出家时，急着要让心地工夫成片，没有依照剃度师“要先作务三年”的训诲而表示悔恨。又如净土宗十一祖省庵大师，曾经长期在阿育王寺举办佛陀涅槃法会。对于法会的供品，大师要求力求精洁，食须三德，不干不湿；菜须六味，非生非冷；果须珍异，非贱非粗。足见大师对于积累福报的重视程度。

印度的大瑜伽士帝洛巴尊者，曾给他的心子那若巴，传授过一个极为简单的窍诀，让他终身受益。他说：“吾子那若巴，显现此缘起，未证无生义，莫离积二资。”意思是，我的儿子那若巴啊，你要知道，显现都是缘起法，是从因缘而生的，因此，在你尚未证悟究竟的无生空性意义之前，千万不要离开对二种资粮的积累。

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大堪布益西彭措仁波切在《菩提道次第广论讲记》中说道：“敦巴仁波切云：‘恒时精勤积福德，未积不生贤善心，积者能生贤善心。’经中亦云：‘未曾积资欲成就，好似搅水欲得油；积累资粮欲成就，恰似搅乳得酥油。’因此，不积资粮欲成就，恰如榨沙出油般，如

何勤作亦不得；相反，积累资粮欲成就，如榨芝麻得油般，尔许芝麻尔许油。如是以教证成立积聚资粮即能生道之顺缘。”

综上所述，福报的累积无论对于获得世间幸福还是获得出世间的成就，都极为重要。作为末法时代的佛弟子，本身都是属于福报比较浅薄的，如果再不重视积累福德，则个人生活和修行，都会遇到很大的障碍。所以我们而言，积累福报几乎可以算是实修的第一步了。唯有具足福报，生活中也会顺利，修行上也能够有种种善缘，进而获得成就。

具体积累福报的方法，则有多种。有以三宝等殊胜对境进行供养的修法，如在三宝面前点灯、供水、上香、献花等，乃至举行千供、万供等大型的供养法会；有抄写、读诵殊胜经典的方式，如抄写、读诵《妙法莲华经》，佛陀说其福德“以佛智慧筹量多少不得其边”、“亦于现世得其福报”；还有持诵密咒的方式，如持诵准提密咒，经中说，准提咒为世尊专门悲悯我们这些末法时代薄福众生所说的，若能持诵，则能积累大福德。

总之，积累福德，是极为重要的修行，望诸位三宝弟子，依靠各种佛陀所传授的法门，精进修持。



净障集资万供法会





## 关于准提密咒的功德，可以根据以下经论来做了解：

在《佛说七俱胝佛母准提大陀罗尼经》、《七俱胝准提大陀罗尼法》、《七俱胝独部法》、《佛说持明藏瑜伽大教尊那菩萨大明成就仪轨经》等很多经典中记载到，释迦牟尼佛特别悯念末法时代薄福恶业众生而传授准提法门，所以这是一个特别适合我们末法时代众生的修法。

这些经典中记载，持诵准提咒有不可思议的功德。比如：灭除十恶五逆一切重罪；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诵此陀罗尼，一切的罪业都可以灭除；(持诵心咒的具体数字各经典记载略有不同，有说八十万，有说九十万，有些没有说具体的数字。) 未来所生之处，常遇诸佛菩萨；所生之处财富丰饶；要想出家，就有出家的福报；具足戒律，迅速获得证悟；不转此生获得菩提，有大功力；现世所求世出世间悉地全部现前；圆满速证无上正等菩提，等等。

在家菩萨修行准提陀罗尼，可以成为国王、王子；若无福之人，想要做官，却得不到升迁，十斋日中常诵此咒，就可以现世得转轮王位，所求官位无不称遂；消除一切的灾难；得到众生的爱敬，家里人经常吵架，念准提咒，家庭以后就会和谐；持咒人外出办事，人们都会对他生起欢喜心；在路上念准提咒，不会碰到盗贼、恶兽；渡过江河湖海，不会碰到水难；如果陷于王难，念准提陀罗尼马上就解脱；被蛇咬了，念准提咒，不会中毒；念诵准提神咒，还可以增加寿命、消除疾病，念诵一百零八遍，可以让短命的众生增加寿命，很严重的病都可以治好；念诵陀罗尼咒的人与别人打官司，一定获胜；没有衣服的人念诵就会得到衣服；意中所求，念诵得如意，想求什么就会来什么；如果念满二十万遍,或者四十万遍，或者六十万遍，世出世法无不称遂，世间求财求官，求妻求子，出世间要获得证悟，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初地到十地，乃至成佛，都可以实现；薄福众生，没有善根的众生，没有根器的众生，听到这个陀罗尼法，速疾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在家人饮酒吃肉，有妻子，修准提法，无不成就。有些人不能断饮酒吃肉，又想成就，就需要修持准提法了，依法修行，不转肉身，转生十方净土。还可以出现神通，消除妖魔鬼怪的恼害，有些孩子晚上一直哭，可以让童女搓线，念二十一遍准提咒加持，再把绳子戴在孩子脖子上，晚上

就不会哭了。

佛陀说：“准提大陀罗尼大明咒法，过去一切诸佛已说，未来一切诸佛当说，现在一切诸佛今说，我今亦如是说。为利一切众生故，为得无上菩提故。”这是一切诸佛都非常注重的一个非常殊胜的密法。又说，持尊那大明（即准提神咒），就是一切如来及菩萨同所宣说，能与众生作大利益，乃至获得无上正等正觉。

一切的密法，可以分成五部，每部又分成五部，一共有二十五部。准提密法是总持二十五部的。就是修诵准提密法，所有的密法全部修完了。佛言此陀罗尼有大势力，至心诵持，必当自证。又，《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云：“此准提咒，一切诸佛菩萨等同说，独部别行，总摄二十五部真言坛法，准梵本有十万偈说文，龙树菩萨以偈赞曰：准提功德聚，寂静心常诵。一切诸大难，无能侵是人。天上及人间，受福如佛等。遇此如意珠，定获无等等。”又云：“准提总含一切诸真言故，准提能含诸咒，诸咒不含准提，如大海能摄百川，百川不摄大海。”又云：“于密部中，虽五部有异，而准提一咒，最灵最胜，是诸佛之母，菩萨之命，具包三密，总含五部。”又云：“上来供佛利生诸真言等，若不能都各诵持书写得，皆用准提真言亦得，故《持明藏仪轨经》云：此准提咒似如意珠，若有行人，处处用之，皆得成就是也。”

可见准提神咒总含一切诸真言陀罗尼之功德。因为准提神咒总含一切真言陀罗尼的特殊功德。

人生在世，追求幸福是永恒的话题，古往今来，无一例外。这甚至不仅是人类的追求，而且是一切生命的追求。佛陀以其无与伦比的智慧与慈悲，为我们这些苦恼众生宣说了准提法门，以帮助我们消除业障、增长福慧，进而今生幸福圆满，来世解脱成佛。了凡先生因之而快速改变命运，就是准提密法殊胜性的明证。对于如此殊胜、如此适合现代人修持的妙法，希望诸位有缘佛弟子万勿轻忽错过，当起大恭敬心和大信心，依止具德善知识求取此殊胜妙法，进而如法修持，方为不负此生。

# 准提密咒与幸福人生 《了凡四训》的启示

智广阿闍梨



## 顶礼准提观音！

《了凡四训》是中国明朝的袁了凡先生留给子孙的家训，里面讲述了袁了凡先生如何通过自身努力而改变命运的真实经历，因其传奇性与实效性，数百年来流传广泛，被誉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励志书籍。从明朝中期至今的几百年间，发行量据说超过一千万册，影响了几乎半个亚洲的人。日本著名的企业家稻盛和夫，就是依靠此书而获得商业乃至人生的巨大成功，成为《了凡四训》受益者中的典型。

袁了凡先生是中国明朝时期真实人物，少年时曾被一位命理高人算定一生的吉凶祸福。因其前半生的经历与所算完全吻合，故曾经一度变宿命论者，相信一切皆已经注定、不可改变。中年时，袁了凡值遇云谷禅师，禅师对他开示了佛教揭示人的吉凶祸福是因果规律决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宿命论，而是命自我立、福自我求，人能从内心去做努力，力行仁义道德，广种福田，积德行善，自然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得到好的结果，所以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是自己身语意的行为决定的。从此他开始断恶修善、修行佛法。之后袁了凡的命运得到很大改观，在寿命、功名、子孙等诸多方面均远胜于早年的推算。晚年时他为教育自己的孩子，就写下了《了凡四训》作为家训传世。

对于这段故事，很多人都已经耳熟能详，大家也都知道了凡先生是通过积德行善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其实，除了积德行善以外，袁了凡先生之所以能快速、有效地改变命运，最重要的就是他修持了准提密法，关于这点，重视的人就很少了。但这恰恰是《了凡四训》中的关键要点。

云谷禅师除了教了凡要断恶行善之外，还教他持诵准提咒。这是在中国古代广为流传的一个密咒，属于佛教真言密咒法门，是诸佛的心要，也是诸佛成就的结晶，威力巨大、感应迅猛。一般人也知道要积德改命，也有一些实践，但往往都觉得效果不明显或速度缓慢。之所以会这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重视依靠佛力的加持，仅仅依靠自己有限的努力，没有配合殊胜佛法的修持。而袁了凡既努力断恶修善，又坚持修行准提密咒，以自身努力加上佛力加持，故改命之效果显著，得到了幸福圆满的人生。





# 提升创造力的秘诀

若水

初来新加坡时，常常听到一些当地的朋友对我说：“老师，我们都很忙，让我们拿出三个小时来上课可以，但是三天很难！”

现代生活节奏很快，繁忙的工作、没完没了的应酬、永远学不完的各式各样的课程……越是大都市的人往往越忙。但是，难道“忙”是成功的因吗？我见过太多的人，一年到头，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不一定有成果，甚至竹篮打水一场空。

会驾车的朋友都知道：要想把车开好，一定要在该加速的时候踩油门，在该减速时踩刹车。其实，人生未尝不是如此，越是忙的时候，越是要懂得知止，踩踩刹车，反省自己，以找到更好的成功的方法。但凡在某个领域有所成就的人，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擅长反省总结，有很高的智慧。

阿里巴巴的前总裁马云是中国商界的传奇人物，2012年他所创建的阿里巴巴零售总额已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但在十多年前，他还不过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英语老师。

1999年，他正式辞去公职，以50万元人民币开始创业，开发了阿里巴巴网站，发展企业与企业间电子商务（B2B）。2003年开始，他先后创办了淘宝网、支付宝。2005年收购雅虎中国。2007年阿里巴巴上市……

每一个出乎大家意料的idea无一例外很快都给他带来了可

观的利润，构筑起了他的网购商业王国。人们把他视为中国电子商务的“教父”，更把他视为一个“奇才”，他那个看起来比普通人大了一号的脑袋里似乎永远充满了奇思妙想。

究竟是什么让马云灵思泉涌呢？

很少有人了解，马云在做重大商业决策之前，都会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过上一段与世隔绝的生活。手机关闭，电脑关闭，互联网关闭，每天把大量的时间用在静坐及用毛笔抄经上，甚至很多时候还会禁语。马云说过去都是他在说，别人听，其他人的思路很容易被他带动。禁语之后，能够让他有更多机会倾听和思考别人的话。一位阿里巴巴的高层透露马云从此迷上了禁语，就在一次前往日本之前，他在海南的一栋别墅里又沉默了三天。

定能生慧。当心安静下来，创意也就产生了。

在西方，有一位同样伟大的领袖，比马云更早了解到让心宁静下来的好处，他就是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前行政总裁——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他推出了一个接一个的改变世界的唯美产品，而他本人一直到去世前都保持有禅修的习惯，有的时候也会去一些在深山中的寺院参禅。

这些伟大的人们已经通过宁静的



方式获得了伟大的商业成就，您还不打算停下匆匆向前的脚步，从繁忙中抽离出来，给自己的心过个“心灵假日”吗？

“心灵假日”的传统起源于古印度，从释迦牟尼佛起，僧众在每年夏季三个月结夏安居。在古代的华人地区，从北宋起，读书人便有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传统。也有一些汉传佛教的修行者，于悟发之后，由善知识嘱其到水边林下，山间洞窟，单独过木食涧饮的修行生活数年，避开世俗事务的纷扰，精进禅修或潜心于经藏。终南山是古代颇有名气的修行圣地，据说那儿有七十二家茅蓬，原先都是个人修行，其中也有些后来渐渐成为一个个的寺院。

慢慢地，古代的人们给这种暂时离开世俗纷扰提升自己的行为起了一个名字——闭关。从中国元朝起，开始有了关于闭关的文字记载，如《禅林象器笺》中说：“自入元，始有闭关之说。……自入明，乃有闭关学道之事。”在藏传佛教中，很多修行人在一生当中都会经历一次至少三年三个月零三天的闭关实修。闭关的字面意思是关起门来修行，但它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逃避世俗，而是为了提高智慧和生命境界，以便未来更好地自利利他。

在当今时代，我们也称闭关为“心灵假日”，它是一种快速、有效、强有力地、综合地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

首先，它让我们有机会反省自己的人生，反省自己的企业，反省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因为只有当我们跳出来旁观时才能看得更清楚。哪些是应该忙的，哪些是不应该忙的，哪些是有意义的，哪些是没有意义的。

其次，它会帮助我们产生大量的灵感，这些灵感甚至可以改变我们的整个事业，甚至人生。有的时候，一个灵感可能为企业增加几百万元的利润。

再次，它会让我们迅速获得改变，帮助我们脱离原有的错误习惯，培养全新的正确习惯。

最后，它让我们懂得如何调伏自己的烦恼，获得轻松、自由与快乐。

总之，心灵假日会令我们的生命品质越来越高。它是生命中稀有难得、不可取代的时光，让我们的生命和思想暴露

于创造力的源头。

“心灵假日”时间有长有短，短则一日、三日、七日，长则二十一日、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乃至多年，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我们想要达到怎样的效果，以及客观条件的允许范围。

“心灵假日”做些什么呢？是学习、读诵经典还是禅修静坐呢？这取决于每个人的阶段以及想要达到的目的。一般来说，第一要学习古代经典，这是“闻”，因为智慧来源于古圣先贤，让自己的心灵和古代伟大智者交流很重要，创造力除了来源于内心的宁静，还来源于智慧的提升；第二要自己思考和反省，去推敲与辨别，这是“思”；第三要把从书本上学习到的智慧完全融入于血液中，让它变成自己的习惯，这是“修”。

此外，“心灵假日”一般还需要具备以下三个要素才能收效良好。

第一，一个相对与外界隔离的环境，最好是环境优美、山清水秀的地方，尽可能减少或者切断世俗事务的打扰，回归自心；

第二，有足够的经济基础，不会为食宿担忧；

第三，有一位有着丰富心灵假日经验的有智慧的老师指导，这是心灵假日能否有成效的关键。

如果您确实希望能够为事业带来创造力与灵感，确实希望自己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中令心自由与快乐，那您所需要做的，不只是把心灵假日当作偶尔服用的药物或治疗，而是把它当作每天都要喝的白开水、吃的白米饭一样，它是生命不可或缺的原动力。如果您一直很忙，没有空，那您更需要它了。做大多数人都在做的事情会带给我们安全感，但滑稽的是，成功的人往往是极少的一小部分。

迈出与众不同的第一步很重要。

# 《在家居士修行之道》 连载「二」

智广阿阇梨



印光大师法相

《在家居士修行之道》主要讲解印光大师所开示的关于在家居士如何修行、工作及生活的教言。

印光大师是民国高僧，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公认的大势至菩萨的化身。大师一生中宣讲了很多针对在家居士的教言，对今日之学人亦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段教言。

**【原文】**  
学佛一事，原须克尽人道，方可趣向。若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事，一不实践。虽终日奉佛，佛岂祐之哉？良以佛教该世出世间一切诸法。故于父言慈，于子言孝。各令尽其人道之分，然后修出世之法。譬如欲修万丈高楼，必先坚筑地基，开通水道。则万丈高楼，方可增修，且可永久不坏。若或地基不坚，必至未成而坏。语云：“选忠臣于孝子之门。”学佛者亦复如是。昔白居易问鸟巢禅师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欲学佛法，先须克己慎独，事事皆从心地中真实做出。若此人者，乃可谓真佛弟子。若其心奸恶，欲借佛法以免罪业者。何异先服毒药，后服良药。欲其身轻体健，年延寿永者，其可得乎？



在本段中，印祖首先讲到“学佛一事，原须克尽人道”，意即若想修行有所成就，首先需要把人做好，如果人都做不好，想要成佛那是不可能的。

“若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事，一不实践。虽终日奉佛，佛岂祐之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华人古代儒家所提倡的八个纲要，是我们做人必备的八条原则。这句话的含义是：如果没有力行与落实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哪怕我们每天都求佛、拜佛，也不可能得到佛陀的护佑。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佛陀不慈悲，而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与佛不相应，佛陀的加持自然无法来到我们的心中。

很多人都会在初一、十五吃斋念佛，到寺院拜佛敬香，希望以此得到诸佛菩萨的加被与护佑，但如何才能得到佛菩萨的加持与庇佑，快速得到感应呢？首先需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要力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做人的基本原则。

随后印祖说：“良以佛教该世出世间一切诸法。”佛陀的教法既包括了我们在世间如何获得幸福圆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也包括了出世间如何获得解脱、证悟成佛的

方法。在佛陀的教法里全都圆满，全都涵盖了。

“故于父言慈，于子言孝。”在佛教中，对父母的要求是对子女应有慈爱之心，对子女的要求是要孝顺父母。

“各令尽其人道之分，然后修出世之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分和应尽的义务，做子女有子女的本分，做父母有父母的本分，做丈夫有丈夫的本分，做太太有太太的本分，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本分，佛陀教导我们首先应尽好本分，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这就是儒家所讲的“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孟子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关系就是每个人的本分。在佛教里讲的是六种关系，在《善生经》当中有具体的阐述。

我们只要尽到本分，自然就天清地宁，一切都吉祥如意；如果违背本分，就会出现不吉祥的事情。

因此，印祖首先教诫我们要把人做好，然后修出世之法。出世之法是教我们如何解脱、证悟、成佛的方法，即从出离道、菩提道到空性见的教法。（详见宗喀巴大师《三主要道论》）





“譬如欲修万丈高楼，必先坚筑地基，开通水道。则万丈高楼，方可增修，且可永久不坏。若或地基不坚，必至未成而坏。”在这里，印祖作了一个比喻，就像我们要造万丈高楼，首先要把地基打好，要把水道开通好，则万丈高楼才能平地而起，才能永久不坏。

如果我们基础没有打好，万丈高楼造了一半就会倒掉。前面的基础都打好了，开悟成佛都是必然的事情。所谓的基础，印祖在这里所指的就是贤良的人格。语云：“选忠臣于孝子之门。”学佛者亦复如是。我们在世间法里面，在哪里找忠实的下属？从孝子中可以找到。学佛也是一样，如何才能解脱成佛呢？首先要成为一个贤良的人。昔白居易问鸟窠禅师曰：“如何是佛法大意？”过去，白居易请教鸟窠禅师：“什么是佛法的大意？”师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鸟窠禅师回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当时白居易马上回答：“三岁小儿都道得。”三岁的小孩子都会讲这个。鸟窠禅师又说：“三岁小儿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虽然三岁的小朋友都会说，但八十岁的老人都不一定能做得到。虽然每一个人都会讲，但是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欲学佛法，先须克己慎独。”从这句开始，印祖就开示了具体的修行方法。

“克己”就是我们修行佛法的人要对治自己的我执，削弱乃至断除我执。学佛的人不能总是用佛法的教义去对治别人，而应对治自己。如果是在对治自己的我执、自己的习气、自己的烦恼，这就是佛法。如果相反，总是对外嗔恨别人，找别人的毛病，去战胜别人，这并非佛法。佛法最重要的是“克己”。

“慎独”就是在没有人在场时，还能时刻谨慎小心，懂得观照身口意三门，不要去种下负面的种子。因为身语意所

种下的所有的因，未来全部都会回到自己的身上。修行不是为别人看而做的，而是为自己而做的。修行也不是为了别人而修的，虽然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度化一切众生，但是首先得度化自己，为此而修行。“先须克己慎独”，这是很难做到的。很多修行人在大庭广众之下，看起来非常相好庄严，但一个人时就会懈怠放逸，甚至会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这就是修行不好的表现。修行好的人，不管有人没人都是一个样，古语云“举头三尺有神明”，不管我们是独处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其实诸佛菩萨对我们的言行举止都是完全清楚明了的。

印祖接下来又说：“事事皆从心地中真实做出。”做任何事情都是真心真意发善心去做，不自欺、不欺人，并能发菩提心去做，这就叫真心。印祖说：“若此人者，乃可谓真佛弟子。”这就是真正的佛陀的弟子。

“若其心奸恶，欲借佛法以免罪业者。”有一些学佛人，为何学佛拜佛呢？是希望佛菩萨免除自己的罪业，因为造了很多恶业，做了很多坏事，杀、盗、淫、妄语、绮语、两舌、恶口、贪、嗔、痴这十恶业做得太多，一边造恶业一边希望通过佛法把罪业免除掉。印光大师在此处讲得很清楚，内心中的恶念不改过来，想要借佛法的力量来消除罪业是不可能的。“何异先服毒药，后服良药。欲其身轻体健，年延寿永者，其可得乎？”就如同先喝了毒药，再喝良药，想要身体健康、绵延寿永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心不改过来，修学佛法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因为我们的心跟佛不相应。怎样才能够学佛得到很好的效果？首先要破迷开悟，要断恶行善。如果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些贪嗔痴没有消除，以此来修行佛法是不会相应的。

我们如何能把过去的恶业消除掉？在佛法中讲到一定要具足四种对治力，哪四种对治力呢？



第一，依止力。首先依止三宝、依止佛菩萨、依止传承上师。

第二，破恶力。要知道自己过去所做的不对。

第三，悔过力。发愿从此以后再也不做了，内心当中的贪嗔痴恶念也好，行为的杀盗淫也好，语言的妄语、绮语、两舌、恶口也好，发愿从此再也不做了。

第四，对治力。不但不做错事了，还要做相反的行为。以前杀生，现在就要保护生命，放生茹素；过去偷盗，现在上供下施；以前邪淫，现在受持清净的戒律，宣扬戒除邪淫的道理。这些都是相反的行为。至于内心中的贪嗔痴恶念，本来是贪心，我们现在要尽量地修舍心；以前是嗔恨心，现在尽量发慈悲心；过去是愚痴邪见，现在要闻思修智慧。这都是相反的心念。

如此，便可以消除罪业，如果不具足这四种对治力，罪业是无法消尽的。

以上所学的是印祖的一段开示，印祖的开示非常地恳切、重要，如果我们没有按照这段教言去做，修行是不会成功的。希望引起诸位道友的重视。



# 略说佛教各派互不相违

索达吉堪布

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为适应各种不同有情之根器、意乐等而宣说种种法门、宗派及解脱之道。诸教派虽暂时抉择的方法、修行的仪轨等不同，而究竟之密意皆成一趣，因为各派大师实则同一故。如宁玛的莲师、格鲁的宗喀巴大师、嘎当的阿底峡、嘎举的达波瓦、萨迦的萨班刚嘎降村等皆为同一化身。此有诸大成就者之语为证，四世班禅乐桑曲坚说：“大智成就莲花生，化身具德燃灯尊（阿底峡），又化乐桑扎巴华（宗喀巴），我无其余皈依境。”二世达赖格邓江措大师也说：“成就持明莲花生，五百顶饰阿底峡，金刚持佛宗喀巴，异身游舞吾顶礼。”文殊化现慈氏公唐仁波切亦说：“雪域开创佛法莲花生，彼义如理修持阿底峡，于彼遣除邪说宗喀巴，三者无二以教量成立。”《莲花生大师传》云：“能仁授记多康山，阿底峡化乐桑扎，彼土出世藏得乐。”《无偏佛教史》引述夏嘎措周让卓之语说：“于前宏时期由释迦佛授记之化身莲花生大士照耀佛法明灯，后宏时期莲师化现燃灯尊者，其化为具德上师乐桑扎巴等出世无数化身。”此外，赛仓洛藏华丹所著《格鲁史略》亦有如是记载和详细论说。大智者土官在智慧品书中亦说：“阿底峡尊者和无等达波瓦，法王宗喀巴皆为莲花生大士之化身。”《莲花生大士略传》云：“尔时上地名萨迦，父名文殊母忠玛，其二所生吾化身，子名刚嘎降村者，彼将重建吾神殿。”此语授记萨迦班智达，是莲花生大士之化身。又藏土诸大德皆证萨迦班智达和宗喀巴及龙青巴（无垢光），三者皆为文殊菩萨化身，华智仁波切亦说：“五明通晓开显萨班尊，显密善说之源宗喀巴，一切佛法教主龙青巴，雪域三大文殊我顶礼。”兹恭证说，莲花生大士亦与诸佛菩萨无别，伏藏大师尔金林巴在《莲花生大士略传》中云：“极乐世界无量光，系舟怙主观世音，达那郭夏莲花生，外形虽显三身相，实则无二各无别。”又云：“法性界中普贤佛，密严刹土金刚持，菩提伽耶释迦佛，实吾莲师而自成。”





上述引证实为说明各教派之大师本性无二，不仅如此，彼等大师所抉择之法要，如大圆满、大手印、大中观、大威德及明心见性等，在已证显空无别的瑜伽士面前也是无有差异的。全知刚夏让卓尔云：“大手大圆中观等，智者之前同密意，愚者对此舍法也。”麦彭仁波切的《定解宝灯论》云：“有说自宗大圆满，已经胜过大手等，无证则无道名言，若证密意一致故。”彼云：“于离戏论大中观，自性光明大圆满，此二一义名不同，其余更无殊胜见。”三世嘎玛巴自生金刚亦云：“远离戏论大中观，远离伺察大手印，此乃诸聚大圆满。”米拉日巴在《胜乐金刚明释》中云：“心性明空无别者，大手印谓无分别，大圆满谓法界性，波罗蜜多谓空性。”《明心见性论》云：“大圆满之前半且却修法，三空相印，即禅宗之见性，其后半之妥嘎，身化虹光，即禅宗之向上，得禅宗唯靠自力修证，无甚方便接引，收效甚慢，而密宗除自力外，复得佛加持力，并且方便接引，收效急速等。”《顿悟入道要门论》亦云：“妄念不生为禅，坐见本性为定。”般若云：“不可言思智慧到彼岸，不生不灭如虚空体性，各别自证智慧之行境，顶礼一切三世如来母。”以及无垢光尊者之《幻化网总论》等论述诸法无别之显密教证，尚有很多，然恐繁冗，故不引述，余论中将广说。

然此诸多甚深法要还与修行者前世因缘亦有关系。如庆哲王修之见歌云：“我学的是萨迦教典，而精通的是宁玛密法，此前世因缘真稀奇。我修习是密咒道果，而证悟是自现大圆满，此前世因缘真稀奇。我祈祷的是瑜伽自在，而唯有莲师赐予加持，此前世因缘真稀奇。”此等诸宗皆不得离开密法，如日本《密教纲要》引弘法大师白帝语云：“诸宗皆好，各有优点，但均离不开密，离密即无诸宗，以密乃诸佛心印，离佛心何有诸宗，故密实诸宗长，为最完善、最方便、最迅捷的法门，为三世诸佛成道必由之径。”此语道出密法之殊胜处。宗喀巴大师在宁玛大成就者业金刚前听闻大圆满，此事《闻录恒河》中有记载，而大师所著阐明大圆满见修之《甘露妙药》，如今在宗大师著作全集中；此外，觉囊派、嘎举派等诸大德听闻大圆满之经历，在各自传记及《格扎佛教大史》里均有详尽记述。

尤其目前以汉地为主，国内外众多高僧大德、有识之士对一生能成就之无上密法大圆满生信且修持者日见增多。

古今藏汉通人证士、圣人贤者对各法门所持不偏袒之见及兼收并蓄之行，实堪为当今后学者效法。各派教法本无差异，但以凡夫之分别心看来犹有区别，也实属自然。若他宗教法与自己想法稍有不同时，不可轻易诽谤，因为凡夫不能直接衡量诸佛菩萨深奥善说之义。《胜乐金刚续》说：“众生根基既无边，如来幻化亦无边，若于自宗不相同，即时不能作诽谤，应当发愿将来知。”《神变经》云：“嗟！如来子，为成熟诸有情。如来现示众多方便，依众生种种根基而说法。有众生以菩萨能调伏，有以声闻，有以缘觉，有以天人，有以龙王，有以神变，有以国王，有以禅定，有以闻法，有以神通能调伏。”等如是广说其义。《华严经》亦云：“善逝幻变既无量，为调伏一切有情众，现示彼色形色等。”《父子相会经》云：“如来显现魔王形象来救度众生。”是故诸佛菩萨之化身在何处，吾等凡夫不可了知，故于一切恒时当观清净心。大恩上师法王晋美彭措亦经常向藏汉两地及国外众弟子引教证、理证，讲授诸教派互不相违之理，并谆谆教诫各宗派之观点虽不相违，但闻思修行时应以自宗为主，如此有传承加持。否则东奔西跑无有定准而行，始终不可获得究竟深妙之正见。

然时逢末世，违诸圣教不乏其人，如藏地有人以似是而非之理妄说汉地和尚教是假的。请问出此言者，您阅读过禅宗诸传承大德的著作和唐代三大译师所译之珍贵经典吗？如果没有，那便成了毫无根据的诽谤。与此相反，有持偏执之见者说藏传密教并非纯正佛法，不可修学。忠告如此说者，首先应闻思通达深广如海的藏密前译十八大续等教藏，不然对所有密续经典一无所知便出此轻率之语，唯造诽谤密法之罪业而已。是故在学道时对所有各宗派的如来教法与证法，生起真实无伪的信心而观清净，此极为重要。相反自己少有某方面的微劣理智，便增上傲慢，贪执自宗，嗔恚他宗，互为嫉妒，显露痴暗，诋毁圣法，造罪无边，唯有堕入金刚地狱，故应谨慎。《宝性论》云：“何者依止恶友嗔恚佛，杀害父母罗汉破僧合，彼若思维



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与清定上师

法性必解脱，何人意嗔圣法无解脱。”《日藏经》云：“宁可吾身碎，不应谤善法。”《月灯经》云：“若于赡部洲，毁坏所有塔，何人诽谤法，此过较其大。若于恒沙数，杀害阿罗汉，何人诽谤法，此过较其大。”《般若八千颂》云：“造五无间罪，不及谤法像。”又经云：“谁人诽谤法，俱胝千万年，感受地狱苦，又生傍生界，生人盲卑劣，诸根不具足，不闻三宝名。”等有极多教证，以明谤法之过失。麦彭仁波切之《三戒立一体论》亦云：“自他偏袒之说法，即如有一父二子，其二子执为异父而争论。”等如是所说也，由此吾等作为佛教徒，纵然无力成办宏法利生之广大事业，但不能故意摧毁诽谤释迦佛传下的甘露妙法。如萨迦班智达说：“虽无能力宏佛法，而不应理损害法。”与其出诽谤之言，不如闭口默言更好，《宝鬘论》云：“愚者少说极佳。”诸大师常说：“愚者少言，佛法无害。”此义相同也。

总之，汉地佛教有禅、净、华严等八宗或十宗之分，藏土亦有宁玛、格鲁等八个派别，而仅宁玛又分嘎多、竹庆、白玉等支派。但无论如何区分，都是释迦牟尼和普贤如来等亲传续经之究竟观点，并经各派传承上师如理修持，时至今日仍有不断成就之大德，故我等切不可武断认定为一真一假进而一取一舍。宗喀巴大师有云：“若知异宗无相违，一切经论知窍诀，则易证悟佛密意。”唯有如是思维，佛教才能有如赵朴初会长所常祈愿那样“佛法住世，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之光明未来。

**注：此文乃大堪布索达吉仁波切亲自授权刊登。**



# 《密宗断惑论》

## 连载【一】

索达吉堪布

顶礼普贤王如来！

顶礼大恩金刚上师！

显密深广虚空中，传承加持集浓云，  
放射教理巨雷声，遇痴邪众当躲避。  
前世宿缘虽成熟，亦于密法具正见，  
无力遮止邪说者，欢喜谛听我宣说。

我等大师如来正等觉释迦牟尼佛为度化无边有情，适合种种不同的根基而宣说了八万四千法蕴。《普作续》云：“为调贪惑之对治，宣说二万一千律，为调嗔惑之对治，宣说二万一千经，为调痴惑之对治，宣说二万一千论，为调三毒之对治，宣说二万一千密。”如是根据所化众生的界、根性、意乐的不同，佛宣说了三藏十二部及密续部等无量殊胜法门，后来以印、藏、汉为主的高僧大德们又在此基础上创立众多教派而饶益无边有情，如雪山之水分流四方，普泽了大地。对各宗各派的如来清净教法本应普皆推崇，然有少数人或基于凡夫情见，除自己的宗派外不承认其余宗派是正教，尤其对无上密宗多有疑惑，甚至诽谤。为了昭明正理，故于此简略阐述涉及到密宗的有关问题。

### 谤法的过失

行文之前，首先有必要来认识一下对佛法轻易评论甚至诽谤的过失。佛法是佛陀从大觉智海中流露出来的度人方便，是芸芸众生离苦得乐的唯一津梁，佛陀甚至把佛法比喻成诸佛的“法身舍利”来显示其重要。不管我们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如果对佛法说一些与其相违的话语，无疑将断送自他慧命，障碍解脱，其果报至为严重。

我们知道，六道轮回是佛为我们揭示的，因果缘起也是佛开示给我们的，在这轮回苦海的对面，有究竟安乐的涅槃彼岸也是佛给我们指明的，出家修道、守持戒律同样也是佛赐予我们的教诲。我们在学佛之前，对这些却完全是一无所知。佛所说的种种法门，凡夫以分别心根本无法揣度衡量，即便是十地菩萨也无法完全测度佛的密意。因此，我们又怎么可以用自己庸俗的分别心，去对远在我们认知



能力以外的佛经论典说三道四呢？即使诸大班智达与诸大尊者著书立说、讲经说法也必遵循严格的规范。比如，以前印度那烂陀寺等有一明确的规定，只有经所有大班智达同意后，才能著书造论，以此来确保所造论典与佛法不相违背。而且，即使登地的诸大菩萨也须借佛力说法，而无完全凭自己说法的能力。历史上龙树菩萨等亲得佛的授记，显现了甚深的证悟、无碍的神通与辩才，也是依靠圣教正理而宏扬教法。藏地直到如今仍然保持着这一良好传统，凡堪布们讲法时要陈述一个观点，必定引用经论作为依据。而没有传承，没有圣教依据的论点根本不可能受到大众许可，因此也确保了藏地佛法的纯正性。

在显宗经典里，佛陀多次强调了谤法的过失。如《宝性论》中说凡以嗔恚心诽谤佛法的人，无法得到解脱。《涅槃经》云：“迦叶，世间众生有三种病，极难消除，一谤大乘佛法，二造五无间罪，三生邪见。此三病，于此世间，极难对治，声闻、缘觉及菩萨亦不能除之。”《诸法摄要经》云：“文殊室利，若有人思维佛说之法中，或为胜妙，或为不胜妙，则彼舍正法也。若说此法为应理，彼法不应理，则彼舍正法，并已诽谤善逝，诋毁僧众也。”《般若八千颂》云：“何人若造五无间，不及相似谤佛法。舍利子，

若以舍法心云：‘此法非为汝与吾等应学，因此法不应理，此法非能调伏，此法非本师之教，此法非佛说之语。’如是说已，自己舍法，令他人不起信，毁坏自他之心，扰乱自他之心……舍利子，吾不愿闻彼人之名，况复与其相触。”及“其谤法者，舍弃一切三世如来正等觉智，又舍一切种智，是故损毁诸正法。以此业感，于地狱中焚烧俱胝万年也。其后虽从彼地狱中解脱，又转移他方世界之地狱，此狱坏时，又迁往他方世界之地狱而受焚烧之苦也。复次转生傍生界与阎罗世界，彼等处尽业已，一旦转人生，然以往昔种种谤法、舍法之罪成熟，无论生于何处皆成盲者、粪扫者、劣种者、竹工者、瞎眼者、鼻舌手足不全者、麻疯病者、癰病者、驼背者等，或生于不闻三宝名之地也。”

谤法罪中，相比之下，诽谤密宗则更为严重，因为密宗是成佛的最大方便，三世诸佛心血的精华。诽谤密法的人因为前世福报浅薄，今世又没有获得灌顶、修行密法的缘份，或者形象上虽然好像是在修学密法，但其实密法的法义并没有深入其心，因此，往往轻易作出了结论，这样不但摧毁了自己的善根，同时也损害了无量的信众。

如果人们听到一位法师讲法时说“密法不殊胜，现代人修不出来”后，便不加思索，贸然接受，那就显出那些人如墙头的芦苇，就像《格言宝藏论》中云：“智者自己能观察，愚者总是随声行，如同老狗狂乱吠，群狗也是随声奔。”这样他们学密的善根就因此而中断。而且因为让他人退失信心并转学相对低等的法，讲法者也违犯了菩萨戒。若原来已进入了密乘的人，则违犯了密乘根本戒第一条“不舍无上”、第四条“不间断密咒手印”，而破了密乘根本戒又不忏悔的人则必定会堕入金刚地狱，那时即使再修显宗的念佛坐禅等什么法门都是无法挽救，即使十方诸佛现在他面前也无济于事。佛法与世间法不同，世间上工作不适意了，可以改行，而佛法则自有其原则，学了密乘后，则不能再舍弃上师和密法。智慧光尊者说：学密者的未来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解脱，要么堕入金刚地狱。密乘之所以特别强调在学密法或依止上师前进行观察也就





是上述这个原因。那些抛弃了密宗，以为学显宗更适应、更有把握的人，其实是很危险的。但接受了密宗灌顶，进入了密乘的人，如果因条件所拘，一时无法深入修行密乘，也可确立以修学显宗念佛法门等为主，同时守持密乘戒律，不断增上对金刚上师与密法的信心，这样一方面增长了显密的善根种子，另一方面也不至于犯舍法罪。诽谤显密佛法的罪过无量无边，而其中诽谤密法的罪过更是无法揣测，如《空边平等续》云：“若于胜密之密法，何人舍弃并诽谤，则彼舍弃佛胜密，永时远离解脱道。”《智慧深圆续》云：“心违密法造恶者，定堕地狱真可愍。”《意护续》云：“若谤普贤密意法，乃至虚空之边际，死后堕入金刚狱。”《眼珠续》中云：“浊时众生增盛烦恼及邪见，以嫉妒心舍弃佛法，尤其诽谤密法者，尽管此人已对轮回生厌离心，趣入佛门并恒时修法，然以彼舍法罪，堕入无间地狱、金刚地狱等无边恶道受大苦楚。”《文殊根本续》云：“此乃殊胜最妙法，胜者所供之法藏，世上若人舍此法，则彼堕入无间狱”。《金刚萨埵灌顶续》云：“曼殊室利，未来有诸恶业深重之有情，于此理不起深信……彼云此法非佛陀之说，彼等损毁自他二众，吾言彼等之人，定无密宗之成就也。”《毗卢遮那菩提续》云：“将来诸未证心性而迷乱者或云：此法并非佛说之语，乃由臆造者所造。秘密主，彼等愚人，将入二道，一为地狱，二为傍生。秘密主，吾言彼等无有稍许善根也。”

经常有一些法师，在受到一些弟子的恭敬供养承事后，便飘飘然自鸣得意，似乎所行所为都已不必再受因果的制约了。有的还因此刻意诋毁密宗，其实他还是原来的他，既未经过广泛的有传承的闻思，自相的烦恼也未曾减轻过多少。佛曾说精通佛法的人说法，唯有造业而已，如《龙王鼓声经》云：“愚人说法者，摧毁诸善法，甚多有情众，地狱受痛苦。”此有诸多教证理证，此不赘述。

我们要评判密宗，首先必须对此有一定的研究和了解。而了解的依据应该是浩瀚如海的显密经续和祖师大德们的论著，而不应盲从对密法一无所知人的话，也不能依据没有传承，经多方抄袭拼凑而成的书籍。

密宗除了十七大续部及其注疏等无量典籍之外，还有后代祖师所著的大量论著，如《无垢光尊者全集》、《全知麦彭仁波切全集》、《珠庆仁波切全集》、敦珠法王汇集的五十六函宁玛教藏等等（遗憾的是很多典籍至今尚未译成汉文）。假如获得了灌顶，并有缘深入密续，必定会认识到密法的殊胜性，那时便无论如何也不敢诽谤了。太虚大师在《斗争坚固中论时轮金刚法会》中说：“密宗之经咒及仪轨，缘为佛地自受用法乐之事，皆为如来果分不可说之说。”当年律宗大德弘一大师已经为我们做了这方面的示现，他曾说：“大乘各宗中，此宗之教法最为高深，修持最为真切。常人未尝穷研，辄轻肆毁谤，至堪痛叹！余于十数年前，唯阅密宗仪轨，也尝轻致疑议，以后阅《大日经疏》，乃知密宗教义之高深，因痛自忏悔。”

我们平时不应该以嗔恚心来否定他宗他派，他宗也有甚多不共殊胜的窍诀值得我们学习；同时我们也不应以贪心来赞扬自己的宗派，如果我们没有如理如法地修持，尽管法很殊胜，自己也不一定能开悟。因此学佛的人，首要的是经常观察自己的过失，而不能轻毁其它的宗派。续部中云：“何人偏执自宗派，轻易诽谤诸他宗，罪障之中最深重，彼人不得诸果德，死后堕狱感痛苦，此乃等同无间罪。”若自心不清净，也不应对他派作辩论，如布顿仁波切云：“自欲得胜毁他宗，狡诈行为恶心语，种种绮语焚他续，今此辩论地狱因。”无垢光尊者在《三十忠告论》中云：“护持自宗破除他宗者，虽思辩论清除教法尘，依彼生起烦恼之因故，禁止自语即是吾忠告。”阿底峡尊者云：“不得诽谤诸正法，何法起信求彼法。”

从《释尊传》中可知道，释迦佛在因地行菩萨道时曾多次以外道的婆罗门、仙人等形象来度化众生。因此若没极大密意，对外道也不能毁谤。《毗卢遮那菩提续》云：“不能诋毁外道宗，若人诋毁外道者，远离毗卢遮那因。”《月灯经》云：“世上其余外道者，不应于彼起嗔心，而应发起大悲心，此乃第一忍耐法。”

以前格鲁派有一位精通显宗，非常著名的帕翁卡巴大格



西，他因前世业力所感，经常诽谤宁玛派大圆满密法，而且还砸毁了拉萨附近的莲花生大师等密宗佛像，后来他和眷属们一起活活陷入地狱。此事五世达赖喇嘛经常引用，并载于《协庆加查佛教史》等众多史书中，其所陷地狱之处至今遗迹尚存。又一位法师常说密宗不殊胜，并对双修法生大邪见，到晚年时，舌头糜烂，遭受极大痛苦，这时他才知道谤法造不善口业的果报。瓦忙格西造论诽谤密法，后堕落成豺狼。此类报应实例俯拾皆是，有智慧的人，自能触类旁通，希望诸位定要郑重谨慎，反省自知。

谤法的罪过不可思量，诽谤说法师的罪过也同样如是。如《不舍佛陀经》云：“曾于阳焰世间，毗婆尸吼佛出世时，有五十位男子，每人造五百个经堂，每经堂各供养一千僧众，尔时，彼等多说，说法师慧积破戒之过失，以此恶业成熟，彼等堕于地狱达九万年，其后，五百世生于人中，或成石女，或生边地，或持邪见，又六百年，成为盲人，或无舌者，再七百年中，虽成出家，而及至晚终，也未得陀罗尼。以彼业障，遮盖彼等善业也。善男子，当应深信，当应了达此理，听闻此法之后，现见说法师破戒，亦不应说之，何况听闻而说。善男子，若人挖出一切众生之眼，何人以恶心蔑视说法师，此过胜过前者，若人杀害一切众生，何人见说法师时，与彼背向而坐者，此罪百千万十万乃至无数倍，亦不及前者。若人诽谤说法师，彼人诽谤一切诸佛故，若欲承事佛，彼应承事说法师也。”

又《大宝积经》二十五会《弥勒菩萨所问经》中，记述了佛在世时，有众多菩萨退失菩萨行，弥勒菩萨起大悲心，将其中六十位菩萨带到佛前，请佛调化。佛于是为他们讲说了下面的往昔因缘：在俱留孙佛时，他们曾出家修道，虽然多闻精进，行头陀行，但执着于这些功德，心生傲慢。当时有二位说法比丘，亲友众多，名闻一方，引起了他们的嫉妒，而诽谤这二位比丘有淫欲事，使其亲友远离，中断了善根。以此恶业，他们已在六万岁中，堕于阿鼻地狱，又在四万岁中，生等活地狱，又在二万岁中，生黑绳地狱，又在六万岁中，生烧热地狱。罪业稍轻后，五百世中转生为人，但常有诸根不具、贫穷下贱等诸多不吉祥事。

此后又将在末世五百岁中生于边地，饥寒交迫，修行多有障碍，虽暂生起智慧光明，顷刻又消失无余。经过如此众多的罪苦磨难后，先前诽谤二位法师的业障才得以清净，那时才能往生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得受菩提记别。

《大智度论》卷六记载，无量劫前，“尔时有二菩萨比丘，一名喜根，二名胜意。是喜根法师容仪质直，不舍世法，亦不分别善恶。喜根弟子聪明乐法，好闻深义，其师不赞少欲知足，不赞戒行头陀，但说诸法实相清净。语诸弟子，一切诸法淫欲相、嗔恚相、愚痴相，此诸法相即是诸法实相，无所挂碍。以是方便，教诸弟子入一相智。时诸弟子，于诸人中，无嗔无悔，心不悔故，得生忍，得生忍故，得法忍，于实法中不动如山。胜意法师持戒清净，行十二头陀，得四禅四无色定，胜意诸弟子钝根多求，为分别是净、是不净，心即动转。”但胜意不能理解喜根的境界，而兴诽谤，后“胜意菩萨身，即陷入地狱，受无量千万亿岁苦。出生人中，七十四万世常被诽谤，无量劫中不闻佛名。是罪渐薄，得闻佛法，出家为道，而复舍戒。如是六万二千世常舍戒，无量世中作沙门，虽不舍戒，诸根暗钝。”这时佛告诉文殊菩萨说，当时的胜意比丘即是佛的前世。文殊菩萨并且赞叹喜根菩萨的说法是“如是等名巧说诸法相，是名如实巧度。”

（未完待续）

注：此文乃大堪布索达吉仁波切亲自授权刊登。





# 佛法宗派大概

弘一大师

戊寅十月七日在安海金墩宗祠讲

关于佛法之种种疑问，前已略加解释。诸君既无疑惑，思欲着手学习，必须先了解佛法之各种宗派乃可。

原来佛法之目的，是求觉悟，本无种种差别。但欲求达到觉悟之目的地以前，必有许多途径。而在此途径上，自不妨有种种宗派之不同也。

佛法在印度古代时，小乘有各部执，大乘虽亦分“空”、“有”二派，但未别立许多门户。吾国自东汉以后，除将印度所传来之佛法精神完全承受外，并加以融化光大，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伟大悠远基础上，更加展开中国佛法之许多特色。至隋唐时，便渐成就大小乘各宗分立之势。今且举十宗而略述之。



## 一 律宗（又名南山宗）

唐终南山道宣律师所立。依《法华》、《涅槃》经义，而释通小乘律，立圆宗戒体。正属出家人所学，亦明在家五戒、八戒义。

唐时盛，南宋后衰，今渐兴。

## 二 俱舍宗

依《俱舍论》而立。分别小乘名相甚精，为小乘之相宗。欲学大乘法相宗者固应先学此论，即学他宗者亦应以此为根柢，不可以其为小乘而轻忽之也。

陈、隋、唐时盛弘，后衰。

## 三 成实宗

依《成实论》而立。为小乘之空宗，微似大乘。

六朝时盛，后衰，唐以后殆罕有学者。

以上二宗，即依二部论典而形成，并由印度传至中土。虽号称宗，然实不过二部论典之传持授受而已。

以上二宗属小乘，以下七宗皆是大乘，律宗则介于大小之间。

## 四 三论宗（又名性宗，又名空宗）

三论者，即《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是三部论皆依《般若经》而造。姚秦时，龟兹国鸠摩罗什三藏法师来此土弘传。

唐初犹盛，以后衰。

## 五 法相宗（又名慈恩宗，又名有宗）

此宗所依之经论，为《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等。唐玄奘法师盛弘此宗。又糅合印度十大论师所著之《唯识三十颂》之解释而编纂《成唯识论》十卷，为此宗著名之典籍。此宗最要，无论学何宗者皆应先学此以为根柢也。

唐中叶后衰微，近复兴，学者甚盛。

以上二宗，印度古代有之，即所谓“空”、“有”二派也。

## 六 天台宗（又名法华宗）

六朝时此土所立，以《法华经》为正依。至隋智者大师时极盛。其教义，较前二宗为玄妙。

隋、唐时盛，至今不衰。

## 七 华严宗（又名贤首宗）

唐初此土所立，以《华严经》为依。至唐贤首国师时而盛，至清凉国师时而大备。此宗最为广博，在一切经法中称为教海。

宋以后衰，今殆罕有学者，至可惜也。

## 八 禅宗

梁武帝时，由印度达摩尊者传至此土。斯宗虽不立文字，直明实相之理体。而有时却假用文字上之教化方便，以弘教法。如《金刚》、《楞伽》二经，即是此宗常所依用者也。

唐、宋时甚盛，今衰。





## 九 密宗（又名真言宗）

唐玄宗时，由印度善无畏三藏、金刚智三藏先后传入此土。斯宗以《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三部为正所依。

元后即衰，近年再兴，甚盛。

在大乘各宗中，此宗之教法最为高深，修持最为真切。常人未尝穷研，辄轻肆毁谤，至堪痛叹。余于十数年前，唯阅《密宗仪轨》，亦尝轻致疑议。以后阅《大日经疏》，乃知密宗教义之高深，因痛自忏悔。愿诸君不可先阅仪轨，应先习经教，则可无诸疑惑矣。

## 十 净土宗

始于晋慧远大师，依《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而立。三根普被，甚为简易，极契末法时机。

明季时，此宗大盛。至于近世，尤为兴盛，超出各宗之上。

以上略说十宗大概已竟。大半是摘取近人之说以叙述之。

就此十宗中，有小乘、大乘之别。而大乘之中，复有种种不同。吾人于此，万不可固执成见，而妄生分别。因佛法本来平等无二，无有可说，即佛法之名称亦不可得。于不可得之中而建立种种差别佛法者，乃是随顺世间众生以方便建立。因众生习染有浅深，觉悟有先后。而佛法亦依之有种种差别，以适应之。譬如世间患病者，其病症千差万别，须有多种药品以适应之，其价值亦低昂不等。不得仅尊其贵价者，而废其他廉价者。所谓药无贵贱，愈病者良。佛法亦尔，无论大小权实渐顿显密，能契机者，即是无上妙法也。故法门虽多，吾人宜各择其与自己根机相契合者而研习之，斯为善矣。



# 一乘显密佛教中心（新加坡）成立

北川

释迦牟尼世尊之一代时教，为度化不同根基之众生，而有大小显密诸多宗派。如《华严经》云：“善逝幻变既无量，为调伏一切有情众，现示彼色形色等。”又如《胜乐金刚续》云：“众生根基既无边，如来幻化亦无边，若于自宗不相同，即时不能作诽谤，应当发愿将来知。”然佛陀出世本怀，诚如《妙法莲华经》中所说：“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此一大事因缘，即是“欲令一切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故佛教各宗形式虽异，然究其实质，无非一乘。

所谓一乘，经论多有开示，言辞虽异，其义却同，即无上、了义、究竟之义。亦即诸佛千经万论、无量法门，虽不乏善巧之说、方便之法，终必畅出本怀，令一切众生汇归无上究竟之道。故究机之巔，唯有一乘；权设之途，不妨多门。于此领会，方知佛教大小显密诸宗非但互不相违，而且圆融无碍。

时丁末法，去圣日遥，人心蒙蔽，斗争坚固。修行人昧于外相，而忽略实质，致使门户之见日深，宗派矛盾炽盛，大小乘互相攻击，显密宗彼此排斥，大违世尊深心，甚为可叹！甚至，有些教法因宗派矛盾、门户隔阂而有失传之虞。若一教法失传，则一类众生难得救度，圣法衰颓如此，佛弟子岂不痛心？

面对如此情景，诸多高僧大德亦曾开示，佛教诸宗其实并无相违，佛弟子需互相和合恭敬，不可有宗派之隔阂。如宗喀巴大师云：“若知异宗无相违，一切经论知窍诀，则易证悟佛密意。”法王如意宝于《怀业时语》中亦云：“切莫偏袒执着各宗派，造下毁坏自他舍法业。修持有缘本尊之法门，净观一切他宗我心语。”法王如意宝又云：“显密本圆融，愚执自他宗，圣法原一味，无偏应普弘。”

面对如此时弊，为了佛陀圣教能广泛弘扬，一切众生普受饶益，2013年5月7日，众位虔诚信仰三宝之佛弟子共同发起成立一乘显密佛教中心（新加坡）。

本佛教中心发心继承、保护一切佛陀清净传承之教法，以期利益不同根基之众生。并倡导佛教诸宗无碍、显密佛法圆融，对于具有清净传承的佛教宗派，佛弟子们首先应该平等恭敬，不生诽谤；进而据自身因缘，修学、护持、弘扬各派教法；最终汇归一乘，明悟自心。如此，则上报佛恩，中称已灵，下济群萌，人生的真正意义，莫过于此矣。

在此，虔诚祈祷诸佛菩萨加持、历代祖师垂怜、龙天护法庇佑，愿佛教各派和合无争，佛陀圣教广泛弘扬，六道有情速得解脱！



仲田顺和大僧正猊下受聘为一乘显密佛教中心导师



仲田顺和大僧正猊下慈悲传授唐密准提观音略修法

## 缘起

唐密是中国唐代汉传佛教的重要宗派之一。

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同时，在唐朝十分兴盛的唐密教法也因此传入日本，一千两百余年以来，在日本传承不绝、兴盛不衰。而中国本土的唐密教法，由于种种原因，却在华夏仅留下很少一部分教法。民国时期，唐密教法虽有回传气象，却终昙花一现，未得圆满，殊为可惜。

本佛教中心指导上师、终身名誉会长智广阿阇梨发愿将珍贵的唐密教法逐步回传至华夏，乃至再兴于世，故于2012年起数次赴日向当今日本佛教界真言密教、天台密教多位高僧大德求法。2013年11月18日至22日，应智广阿阇梨的再三请求，日本佛教界著名的高僧、总本山醍醐寺第103世座主、大本山三宝院第五十二世门迹、真言宗醍醐派第十代管长仲田顺和大僧正猊下不远万里从日本来到新加坡，为有缘信众传授纯正的唐密准提观音修法，将殊胜的唐密教法回传于华人世界。

# 新加坡传法行报道 仲田顺和大僧正猊下

潜居



仲田顺和大僧正猊下给予智广阿阇梨  
唐密准提观音修法的法流传承

## 醍醐寺与仲田顺和大僧正猊下

日本京都醍醐寺，是真言宗十八大总本山之一，为日本真言宗初祖空海大师的再传弟子圣宝理源大师于公元874年创建，后受到醍醐天皇的尊崇，成为天皇的敕愿寺。

醍醐寺的开寺祖师圣宝大师曾修持准提密法为皇室祈祷求嗣，后有两位皇子相继出生，这就是后来的朱雀天皇和村上天皇。故此醍醐寺成为真言宗准提观音密法传承的重镇，是真言宗各派中唯一以修持准提密法著称的寺院，其准提密法的纯正性与权威性是真言宗中所独有的。

后世修此准提法者，于求财、求寿、求官、求妻、求子等，乃至求解脱成佛者，感应甚多，皆无愿不满、灵验异常。

仲田顺和大僧正猊下毕业于大正大学佛教学科梵文系，1968年2月，以破格待遇就任了本山品川寺庙住职。后就任真言宗醍醐派宗务总长，长达25年。

2010年10月28日，就任总本山醍醐寺第103世座主、大本山三宝院门迹、真言宗醍醐派管长，是当今日本佛教界最为德高望重的长老之一。

## 新加坡传法行

11月18日，仲田顺和大僧正猊下一行抵达新加坡。



仲田顺和大僧正猊下（左）和智广阿阇梨（右）

11月20日，大僧正猊下单独对智广阿阇梨进行了一整天的传法，给予了智广阿阇梨完整的唐密准提观音修法的法流传承。传法后，大僧正猊下很高兴地说让他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当天对智广阿阇梨传承的准提观音菩萨的结印方式有18种以上，但阿阇梨却很轻松地学会了。因此，大僧正猊下说他自己能感到这背后有个很大的力量存在着，智广阿阇梨祈祷的力量和深度非常了不起。他也感到传完法后他肩上的担子、责任轻松多了。

11月21日晚，大僧正猊下又向来自于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的近300位道友慈悲传授唐密准提观音略修法，并对大众讲解了十二因缘。传法后，仲田顺和大僧正猊下在大家面前承诺，他一定会回应智广阿阇梨的愿望，把更深的唐密修法传给智广阿阇梨。大僧正猊下也嘱托大家今后在智广阿阇梨的身边，能给予他更多的支持。

11月22日中午，仲田顺和大僧正猊下一行起程回日本。

此次大僧正猊下新加坡行具有深远的意义，是唐密教法回传华人世界、再兴于世的开端，亦必将对唐密教法在全世界的弘扬留下深远的影响。

愿以此功德回向以此缘起促进唐密的再兴，促进所有佛教各传承珍贵教法的继承和弘扬，促进世界各国佛教界的团结与交流。祝愿世界和平、佛法兴盛、众生安乐、速得成佛！



**主办 Publisher**

一乘显密佛教中心

Ekayana Sutra and Tantra Buddhist Centre

**刊号 Newspaper Permit No.**

MCI(P)165/01/2014

**承印 Printer**

中国上海好主意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总编 Editor-in-Chief**

陈超

**策划编辑 Editor and Project Planner**

守愚

**编辑 Editor**

若水 潜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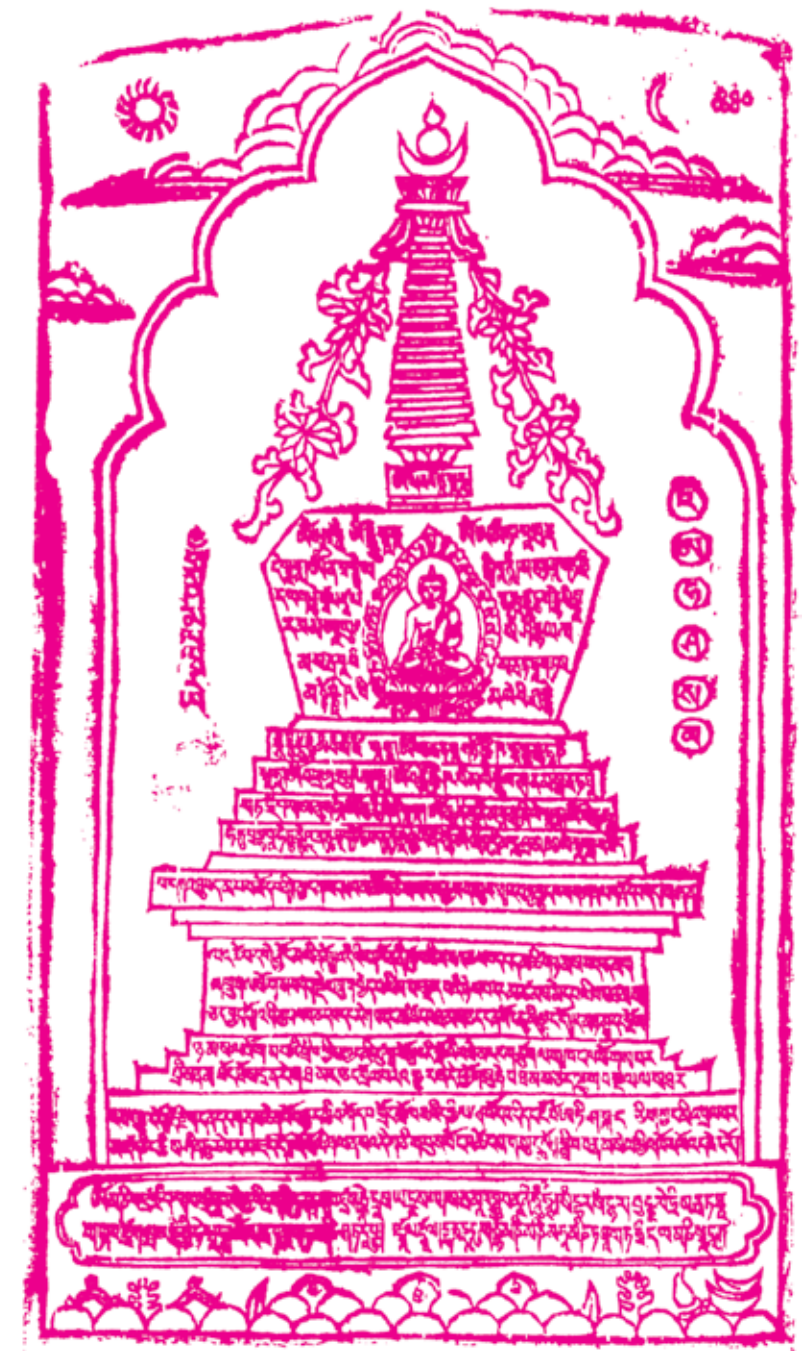
**美术总监 Art Director**

盛韵

**校对 Proofreader**

妙使 孝如 孝永 智胜 赵璨 孝觉 妙愍 蔡茵

党育科 (英文) 石清 (日文) 李佰益 (藏文)



མིག་གི་རྒྱ་ཆ་རྒྱག་པ་འདི་དེ་ཆའི་ནང་དུ་བཞག་ན་དེ་ཆ་དེ་ཅི་འདྲ་ན་  
ལག་མེས་ཀྱང་གི་སེམས་མིའདྲུང་ལ་དཔལ་འཇམ་པ་ལ་ཆ་རྒྱན་ལམས་གསུང་སེམས།  
此咒置经书中 可灭颠倒之罪